SF科學恐怖小說叢書
植物怪人
地球滅亡的末日
J・威恩達 著 劉錦昌 譯
植物怪人
地球滅亡的末日
J・威恩達 著
劉錦昌 譯

SF科學恐怖小說叢書 ●●●•

植物怪人　地球滅亡的末日

J・威恩達著　劉錦昌　譯



故事的開端

在十九世紀末年，一個俄國的植物學者，發見了一種前古未曾有的”植物“命名爲”得利非德“這個植物很特殊。

牠”身上“藏有足於殺死人畜的毒液，而且能”走路“原來牠是「食虫植物」但是經科學家的化驗，得知它的樹脂却是可供人類食用的「質地優良」的食用油，科學者的這一發見，使得他們決定用”鐵鏈“把這”食虫植物“鏈起來，固定在一個地方，長大之後搾油。

但是，…在這地球上，有一個夜裏，來個「天災地變」從天空中下了如雨般地「流星群」。

在地球上看見那「流星石雨」的頓時成了瞎人。

整個世界，陷入恐怖，混亂的深淵……隨著在世界各地，不是起了暴動就是接二連三地發生了不可思議的災禍，到最後……有的人則因感到「盲人生活」而絕望，自殺了

被打破的"陳列橱"立即成個大洞，從那個洞裏，恐怖的植物人—得利非德—狠狠地把鞭子抽下，在最後頭，逃避不及的那個不幸的男人，哀叫了一聲，應聲倒地……

結一生的也不在少數。

因自相殘殺而死的，天災地變丟了一命的，自殺的……之外，人類的眼前更降臨了不能抗拒的恐怖「植物人」攻擊。

科學家用鏈子繫在田園裏的「植物人」—得利非德—自個兒斷掉鐵鍊走起路來，偸襲人類。

這食虫樹變的植物人"鞭"下毫不留情，横衝直撞於地球上……眼睛的人居大多數，失去了抗拒的能力……人類滅亡之日迫在眉睫之間……

在這千鈞一髮的當兒，幸運地保持著「光明眼睛」的人們……到底……

J·威恩達



目次

植物怪人
地球滅亡的末日

第一章　人類的危機



第二章　人類的末日

植物怪人
地球滅亡的末日
THE DAY OF THE TRIFFIDS

J・威恩達　著　劉錦昌譯





第三章　植物時代

第一章 人類的危機

流星羣襲擊地球



壁上的掛鐘，敲了八下！

到這個時刻還沒有一個人來，就平常的情形而言，在七時〇三分，一定有個兩個或三個人……陸續地來到，爲我洗刷，沐浴，敷藥，打針……做早晨必要的準備。

但是，今天，不知怎麼的，敲了八下，還沒見過任何人來到。

不知怎麼的，自個兒湧上不安的心頭，彷彿置身於禮拜天的校園中，孤獨，寂寞……

……甚至引起恐怖感來！

我爲了消除忐忑與不安心緒，我摸索到門鈴把它按下，爲了叫人來，繼續按了三十秒左右……應該出來應對的護士，醫師……都沒有一個露出臉兒來？

門鈴停止了，還是不見有人走動的樣子，靜寂如故，鴉雀無聲……我立即感到，平常感到車水馬龍，水洩不通的公路上，也沒有一點警笛聲，車子飛馳的聲響……

我的腦海裏，立即浮現出”一陣“惡兆頭”，爲了想聽出一些聲音來做個「伴」聳著耳朵……約十分鐘光景，只聽得拖著跛脚走路的脚步聲，五次，遠遠隱約聽來的喊叫聲三次，還有一次是”歇斯底里“型的女人尖叫的聲音一次，……以外沒有了。

我不覺地毛骨悚然，全身不由得，顫抖不已！也許將有”天災地變“或是不能想像的事發生？……

我把「毛氈」一脚踢開，跳下病榻，彎著腰，以匍匐的姿勢，向門的那邊探索去！

我未曾把自己的「病房」給看個清楚，爲此，爲了找個門，費盡了苦心！

門扉，終於找到了，把它打開，探出頭去，喊道：

「喂！有人嗎？請來一下！我是四十八室！……」

沒有一個人回答……但是經過了兩、三秒之後，忽然有個”群聲“響徹了整個醫院裏……那群的喊叫聲，不知喊些什麼？無法聽見！不過可得知那是一群「來意不善」的尖叫聲……

（奇怪！我好像在狂人醫院裏！）

我的身上，被這未曾聽過的“狂叫聲”叫出雞皮疙瘩來，趕緊把頭縮回屋子裏去，把門上鎖之後，又回到自己病榻邊！不知如何是好？

我已感到“這個地方已經發生難予想像的事兒”！這個恐怖的事件將是什麼？不得而知的事態，我的身子，自個兒抖動起來！

我想把被包紮的頭部繃帶拆下來，露出眼睛，把四下看個清楚！

我把双手抬高，想把繃帶的安全別針取下的當兒，不覺地失去了勇氣……如果沒有醫師的指示，隨意拆下來，假使眼睛瞎了怎麼辦？想及此，不知不覺地把放到頭部的兩手放下來！

在混亂不堪的腦海裏，却還有一件事，深深地印在我腦裏，因爲今天是星期三，按照大夫的治療計畫，今天是要拆下令人痛苦的繃帶的日子。

還有一件事，昨天—星期二—這個日子，在普通的人而言，這是個“沒齒難忘”的日子……但是我這個睡在病床上的病人來說，非常遺憾，不能算是個“特別的日子”因爲我的眼睛被繃帶蒙上。

那是五月七日—星期二—的旁晚時分開始的事，那件事的發生，連天文學家也沒有辦法預先測得的，何況是一般人，完全沒有想到這樣的事會發生。

依據下午六時的新聞報導，在美國全土上空，會降下了“流星之雨”而且與時俱烈記得廣播又接著道：

「難以計數的“流星”如雨一般的從空中降下，看去，有如整個天空繞著我們旋轉似地，這雖然是錯覺！」

把晚餐給端來的護士，爲我作一番“詳細的報導”

「總而言之，空中滿佈了流星，說也奇怪，這些流星，不是一般的流星那樣“金黃色”全都是“綠色”大家的臉兒，見了這個東西，都給嚇住了！」

這位護士小姐激昂地，再說了下去！

「醫院裏的人們，不管是大夫，護士，工作人員，病人……都到外頭去看這從來未見的“綠色流星”偶爾飛來了大一點的，它的強烈光線太強了，把附近照得太亮，有如白晝。有人說，看了它強光，眼睛感到一陣疼痛！

大家異口同聲地說，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“飽了眼福”的……

先生！您太可惜了！如果沒有繃帶給繞著眼睛邊，一定也可以看到那”歷史性鏡頭“眞可惜！失掉機會了！」

這個世界有史以來的頭一遭”世界烟火大會“好像只有我沒接到招待。晚上，我爲了聽聽廣播電臺的廣播。但是把”指針“轉來轉過去，始終無法聽到”流星“的消息！所有的廣播電臺都失靈似的！

那是昨天晚上的事，我進了這個醫院住院之後，過著規律的生活，豈有再睡過整整二十四小時的時間，不知醒來？那裏有這麼一回事？

如果是眞的這樣，在這長時間裏，沒有一個大夫或護士或戚友來看我，……這個一定是醫院裏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故？假使是事故！到底是什麼事故？是不是昨個兒晚上的”流星群“掉落地球的事。

我想，既然沒有人來，我只好打開收音機來聽看看！把開關打開，轉動了所認識的週率，但是……一切的努力都枉費了！只聽得「布！布！嗡！嗡！……」這些雜音。這樣一來，我的心底下能想到的是「壞」的一面，沒有辦法想到看看奇蹟能不能出現！

正在思索的當兒，壁上的掛鐘又敲了！共九下！

我在絕望中再試一下「電鈴」從門外聽來啜泣的聲音，夾雜著拖著跛脚走路的脚步聲，跟著一陣騷動聲……漸來漸近！……

那些脚步聲……却沒有一個走進我的屋子裏來。

……

我豈可再等待，決定把頭部的繃帶給折下來（既然大夫預定今日要拆下的繃帶，如果自己給小心翼翼的拆下來！一定沒問題的呀！）

主意拿定，下了病床，走進窗邊，把百葉窗給放下來，依自己的醫學智識來判斷"如果多日不見陽光的眼睛，忽然碰見太陽恐怕有害"這個道理，我這樣做了！

我慢慢地，小心翼翼地，把頭部的繃帶給拆下……緩緩地打開了眼睛……

「啊！我成功了！……」

我不覺地雀躍起來，為了自己恢復光明而慶幸，在黑暗的屋子裏，得以認出窗子的形狀，從"葉"中透入了一絲絲的光線，我為了多日沒見陽光的眼睛給適應……大既經過半個把小時！

終能適應陽光之後，才能「百葉窗」拉上去！得救了！我的眼睛終得以重見天日，痊癒了！

我不由得走到窗邊，看到鬧街去……早晨九時，這個時刻，馬路上應該是車水馬龍的時候……但是，一看，鬧街的情形，給嚇住了，我不得不目瞪口呆，街上竟沒有一輛車子，而且街上的行人也寥寥無幾，仔細一看，那些兩三個走路的行人也拖著跛脚……

決定了！既然眼睛痊癒了！我想出院去，換下睡衣，穿上西裝，……在這個時候，我的"第六感"不覺被一陣"恐怖"襲擊而來！

忽然失去視覺的人們

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門，走出走廊，沒有一個人影……走到拐彎角，突然"冒出"一個男人來。

身著「白衣」一見即知，他是醫院裏的大夫，這位醫師却沿著壁兒，拖著沈重的脚步，一步一步地走！

「早安！大夫！」
我向他打個招呼！
他好像吃驚似地，忽然停住了脚步，問道：
「你是誰？」
「我叫〝美遜〞是這裏的四十八室患者，大夫！到底有什麼事發生？……」
我客客氣氣地問他！
「喂！你有眼睛有看見嗎？……」
「是！現在〝恢復光明了〞托大夫的福，痊癒，沒有人來替我拆下繃帶，所以我就小心地，自個兒拆下它！」
「喔！你有看見嗎？對不起！能不能帶我到我的診療室去！我是〝索姆士醫師〞請你看室門的〝名牌〞……我必須打個電話呀！……」
在這個時候，我才得知〝索姆士大夫〞的眼睛，雖然和平常人一樣，但是完全失去了視覺，沒有看見東西的〝瞎子〞呢！……
我手拉著〝索姆士大夫〞，看了壁上懸掛著的醫院的「平面圖」按圖索驥，帶他到

他的診療室去。我請他坐下來之後拿起話筒，遞給他手裏去！
索姆士大夫，試了三、四下，呼叫總機的小姐，但是毫無反應，大夫的臉上露出一副可怕的臉兒，似乎「一切都休了！完了！」一般的……茫然無知地坐著，筋疲力竭，無精打采……
這樣沈默了兩分鐘光景，索姆士大夫，忽然站起來大聲喊道：
「沒有辦法！連電話也不通了！一切都完了！先生！我現在正向著那個方向！窗戶在那裏？……」
我立即回答他！
「是！在你的正後方！……」
聽了我的說明，索姆士大夫立即轉身回去，以摸索的姿勢，向窗戶那邊走去……摸上窗子的大夫，把窗子摸了一回……然後下了決心似地向後退下了數步。
他—索姆士大夫—退下，站穩了，大大的吸了一口氣，忽然向前衝去！有如跳遠選手般的……他的衝力，一衝，只聽得〝碰〞的一聲響，窗子毀了，大夫〝一躍〞衝出窗外去！

我被這個突如奇來的「閃擊戰術」給發呆了！這個大夫，竟從這個五樓，跳樓自殺！我在眼前看了這種慘狀，却不敢走近窗邊去，看這一幕的「下場」這個「結果」是不用再看的！

我不覺地直發抖起來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大約經過了一刻了吧！我鼓起勇氣，鎮定了精神，走出索姆士大夫的診療室，想摸索醫院的情形。

我的脚，不由得走到「三等病房」前面，從裏面聽來一陣騷動聲，……壯了膽把門打開探頭去看！

這個病房，還是下著窗帘，裏面沒有光線，還是相當昏暗。一個患者似乎感到有人開門，立即叫道：

「護士小姐！……」

我立即回答他：

「我不是！我不是護士呀！……」

「早晨！護士小姐都還沒來過！對不起！先生！可以替我們把窗帘拉上去嗎？……」

那個患者”哀求“似地道：

我當然義不容辭，走進病房去，把最靠近門旁的「窗帘」給打開，燦爛的光線把整個屋子普照著。

把病房一瞥，約有二十來個病患躺著，看樣子，都是外科患者……大部分的人都是”脚傷“的，其中也有兩三位病患，把寶貴的脚給鋸掉的，不良於行的可憐患者！

「先生！不要開玩笑！快一點把窗子開呀！……」

剛剛的患者以敦促的口吻要我快做好！

我看了那個男人，只見他坐上床來，把站在窗邊的我，以奇異的眼光，向我投射過來！兩顆瞪得大大的眼睛，令人可怕，但是，似乎沒有看見！

我把病房裏的患者，一個個地”瀏灠“過去，全部，和剛剛跳樓自殺的”索姆士大夫“一樣的眼光，瞪大了眼睛，摸索著床鋪上。這個時候，我領略到”他們全都瞎了，眼睛雖然開開，却失去了視覺的人們！

「有的窗帘，被鈎住了！我去請個工人來修理呢！」

我說著，掉頭就走出病房外，出了那個地方，不知怎麼的，身子却戰慄不已！這種情景，眞令我瘋狂了！不知手措！

我決心，走出醫院，到街上去”探“個究竟，走到電梯門口，把”按紐“按一看，上下標示燈都不亮了！不得已！順著樓梯而下……走到二樓的樓梯口，一個男人，口吐著口沫，向下伏著！

走近一看，那個人，已經氣絕了！頭破血流，倒在血泊中，由死狀推斷，他一定是由上而墜落而死的！

我走過他身邊，也無可奈何！走下一樓的「候診室」這個慘狀才令人鼻酸熱眶，穿著睡衣的患者，到處輾轉呻吟著，有的却被上了”催眠術“一般，以緩緩的脚步，穿梭於患者之間，有如夢遊病患者之間，有如夢遊病患者……

啜泣聲……呻吟之聲，如撕布條的哀求聲……夾雜在其間，不能令人想像的光景，呈現在眼前。

我被這個悲慘情景却步了！不敢穿梭這些人們之前走出大門去！掉頭走上二樓，打算由二樓的太平樓走到外邊。走出醫院的中院！

我的直覺裏……在醫院裏的患者……不！也許全鎭上的人們都”眼瞎“了的感覺，爲什麼，我的眼前，忽然出現了這種可怕的光景，我就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了！

我｜幾乎被”遺餘“下來的滄海之一粟，毫無依靠，孤苦伶仃的人……但是在這個時候，不知什麼力量，由肚子裏湧上一個”力量“來。這是天上的主，天上的神，要我奮鬥，救人的時候……必須找個地方做根據地，做些有益於人類的事……

想及於此，腦海裏掀起了個”大漩渦“不知如何是好？眞是不知所措！……

得利菲德

我的眼睛，受了傷失去了一時的光明，本來和”得利菲德“是脫不了關係的。說到”得利菲德“這個新名詞，我就得費了一點時間來跟各位說明的必要。

”得利菲德，這個東西，在什麼時候出現於地球上，就沒有人能說出肯定的「說法」來，因爲它本身帶著濃厚的”神秘性“

至目前的情況下，只有一點給人家所知的事實是這樣的，”得利菲德“它本身是一

種植物，似乎以“蘇俄”為原產地。據人家的推測，它一定是在研究某一種植物時，忽然來了“突然變異”的結果。這個植物，對人類好像有價值，所以栽培它，一切守密，絕不輸出國外。

因為“它”本身的價值高，有個“科學家”想把這個當搖錢樹，偷偷地給運出外國“出賣”後來，大家得知“得利非德”這個植物是可以由“它”身上搾出“品質優良的食物油”這個科學家秘密地，和外國一家大食油公司取得連繫，想利用“得利非德”這個植物來發一筆大財。

那個“惡德”的科學家商人，把它偷偷地帶了幾袋“得利非德”的種子，擬用飛機偷運出國，以高價售給外國“食油公司”

蘇俄政府的“特務”—秘密警察是世界聞名的，這個秘密給他們抓著線索，等飛機運送出國的時候，準備給打落下來！……

載於飛機中的幾袋“得利非德”食物油植物的種子，是粒粒上選的優良品種。蘇俄高射砲隊奉命在三萬呎的高空中用嚮導飛彈給打落那“賣國奴”的貨物……

果然不錯，飛機飛走了五分鐘之後，在空中，只聽得「咻！砰！」的一聲響，一架

造價三千萬美金的運輸機開了一朵火花，炸開了，降下來。

載在裏頭的數百萬顆“得利非德”種子，也就由空中，由高空，乘著風，向世界“傳播”了！不知費了幾個星期……甚至幾個月的時間……世界每一個角落都有了這個能採取“高級食物油”的得利非德，植物的種子。

繁殖力極強的“得利非德”這個種子，凡有沙土的地方就有了它，它們在地球上發牙，茁壯……大家起初並不介意，沒有人去關心它，任其長大，繁衍……

但是經半年……一年……它們與日俱大，發現「它們」是奇異植物之一。

如果我們藉“生物學”的話來說明它，它的習性如下：

它成長之後，約一公尺五十公分至二公尺的高度，短而粗的脚形“幹”三枝，鼎立著深深地埋於土中，在六十公分以上的部份却成了「三隻合攏」的球狀軀幹，換句話說軀幹部份及“脚”部份是以長而密的毛掩蓋其身。

在這軀幹上的部份還長個“罈”型的「頭」（請參見封面的彩色版）一見給人的印象是像地球上的人呢！

在植物學家的研究中，最先給知道的事是「它」是食虫植物之一。因為它的頭部成

「鐔」上端平而有洞……如果蒼蠅或其他一些，不知命的昆虫，飛過它的頭上，以爲有”甜“的東西可吃，在此”地“歇歇脚……立即被它捲下，給裏面的”液汁“消化殆盡。

假使，這個植物，只能以「鐔頭」來消化昆虫之類的東西，人類當感激不盡的了！但是……這個”得利非德“的種子，下到地球上一年又半載，……發育快的得利非德，竟拔起自己”三隻大根“走起路來！有個早晨，一個農夫發見了這個情景，給大夥兒嚇壞了！

這個消息，很快地傳遍世界每一個角落，震撼了全世界各國的人們！

據眼見過得利非德的”走路“方法”妙極“了！先把前面兩隻大”脚“以「後一脚」爲支架，向前跨出之後，把後一脚給拖到前面來。這樣，後一脚爲支架，向前跨出之後，身子的重量也隨著向前移，然後，後一脚又給拖過來……

是個奇異的走路法……但是就速度而言，並不輸給人類的”步速“這樣推算，一分鐘，一百公尺是不難的了

世界各地的科學家，聽到了這個消息，非研究它不可了，因爲它又能”食虫“又能

”走路“而且其”外型“有如地球上的”人類“。

特別是生物科學家，非給探求得「它」的秘密不可，他們都放下了現有的研究，立即開始研究這怪異的植物。

英國的生物學家，看其”脚部“三角鼎立於地，把它取名爲”得來非德“（三角架之意）……但是爲了使它”學術化“即把它稍爲改變一下，定名爲”得利非德“了！

但是，世界生物學家的研究，未告一段落，人們已經發見恐怖的事情，發生於它們身上。

這是在「它」的「鐔」頭裏，長有三公尺左右的長而捲曲的靱皮樣鞭子，可以伸縮拍打自裕，而且在其尖端長著銳利的”刺“這個刺帶著猛毒……

如果「它」一高興，伸出來拍、打人畜，給鞭子尖端的毒刺一拍中，可不得了，一刺準沒命的。

世界各地傳來了這種”新聞“與日俱增。

人類既然知道，這種植物，會危害人畜，豈可放著不管，世界各地的人們，瘋狂似地砍倒它，等乾了之後燒燬它們……爲此，地球上的這種”得利非德“減少了！

但是經生物學家的研究，發見了由”得利非德“的身子裏，能採取人類的必需品，品質優良的”食物油“這個消息傳開之後，人們又開始「栽培」它！不管是田裏，山坡地，山間隙地，有了沙土就有了”它“。

不過栽培上生物學家提出一個「警告」

這個警告是這樣的。

「因爲它的頭部是成平頂的”鐔頭型“在裏面有一條鞭子樣，能伸縮自裕，尖頭帶有”刺“的東西，這個似乎爲了保護自己而長的”武器“

因爲它要「長大成”樹“」大約要兩年的時間，所以發芽至滿一年的時候，如果把這一條”毒刺“拔去，對人畜是”無害“的，而且是孩子們的最好「玩件」

我—本人也是服務於”得利非德“生產的農場擔任技師，作”增產研究“部門的工作。

得利非德的田園，到處可見，但是因品種，管理之差別，收成土也隨著有很大的差距。

因爲它長大之後，才能由它身上採油，所以爲了防止不要襲擊人類，爲此在「三隻

脚」的部份，用粗大的鏈子給鏈起來之後，釘牢於地面上，以策安全。

生物學家的「研究」與日俱進，已往，爲了安全，把「鐔頭」裏的”長鞭子“拔去，會嚴重地影響”油質“所以栽培的人們就在第二年初，不再給拔去這條「蕊」了！人們採取的對策，便是以「鐵鍊」鍊住脚。

爲了安全起見，研究者或農夫則必須戴上「堅固無比」的”防攻面具“這種面具是由堅牢的鋼絲編成的。

身上並沒有必要穿上特製的衣服，因經驗得知，它們的攻擊，似乎限於人類的「頭部」。

不過，我們研究者之間，有一個不可解的部分，那大大的「軀幹」裏，長著三枝有「接力棒」樣的東西……

這三隻”突出“於身外的東西，碰上了軀幹，它就發著”卡啦卡啦“的聲響……這個卡啦卡啦作響，並不是風吹動了它，而去碰它發出的聲音……似乎由內往外發的聲音……

宛如互相在談話一般地，卡啦卡啦叫……

我們的研究所，在有一次機會，把”得利非德“解剖來看，它的”罈頭“裏，並沒有人類或獸類的”腦“一般的東西，但是由它們的”所作所為“來推論，好像有思考力，而且利用它的這個”智力、魔力“來監視人類似地……

我邊研究邊覺得其可怕的”習性“

所以到這個醫院來住院，坦白說近因也是導於”得利非德“的呢！

那一天，我在研究所的田園裏，正為它們除草，施肥，測量發育的情形……在看著下面作施肥工作的我，並沒有注意其防止它的這一擊……種在我左方斜對角的一棵”得利非德“一伸了它的”有毒長鞭“狠狠地向我的臉兒拍打下來！我的防禦本能，很機警地躲過去。

好在，我戴著「防攻面具」但是「尖端」的「毒刺」小囊破了，毒汁泡沫向我的臉兒飛來……或許因泡沫作祟，我的眼睛感到一陣疼痛，從此無法打開。

因疼痛關係吧！終於倒於田裏，同事們，聽了我尖叫一聲倒地……立即把我用救護車送到本地有名的醫院去。

也許因我，自己在工作上，對這種”毒液“雖然沒有免疫力，却似乎有超人的抵抗

力……加之，大夫們的悉心治療，不但挽救我的一條命，並且沒有變了瞎人。

我後來想想，我因一時，失去光明，在流星群攻擊的當兒，沒有看見它們的攻擊，所以很幸運地”保住“我的視覺，還能看到東西！

用手摸索的市民

我自個兒想了這樣，情緒也幾分穩住下來。但是既然眼前看見了這樣的恐怖情況，不由得想廣泛的探查一下各地的情況……

我在心底下想，這也許是我的責任，也是義務。

「家」我已經沒有了！雙親，在年前因老邁而相繼死亡，又沒有兄弟姊妹，我自已而言，想在學問上，事業上略有成就，才娶了個「理想」中的內助……但是忽然遇上這種「恐怖的世界」……這也許天的安排吧！為了做事方便多了！毫無牽掛……

想及於此，我不覺地加緊腳步，向前邁進，可是茫無目標地……走著……

我終於走進”倫敦“的鬧街來！這個誇稱人口一千萬的世界大都市，在一天之中變

得如死寂的都市般，鴉雀無聲，雖然已得知，在這世界裏，發生了重大的變故，四下卻一片和平氣象，初夏的天空，蔚藍無雲，偶爾見了兩三隻小鳥掠空而去！不知往那裏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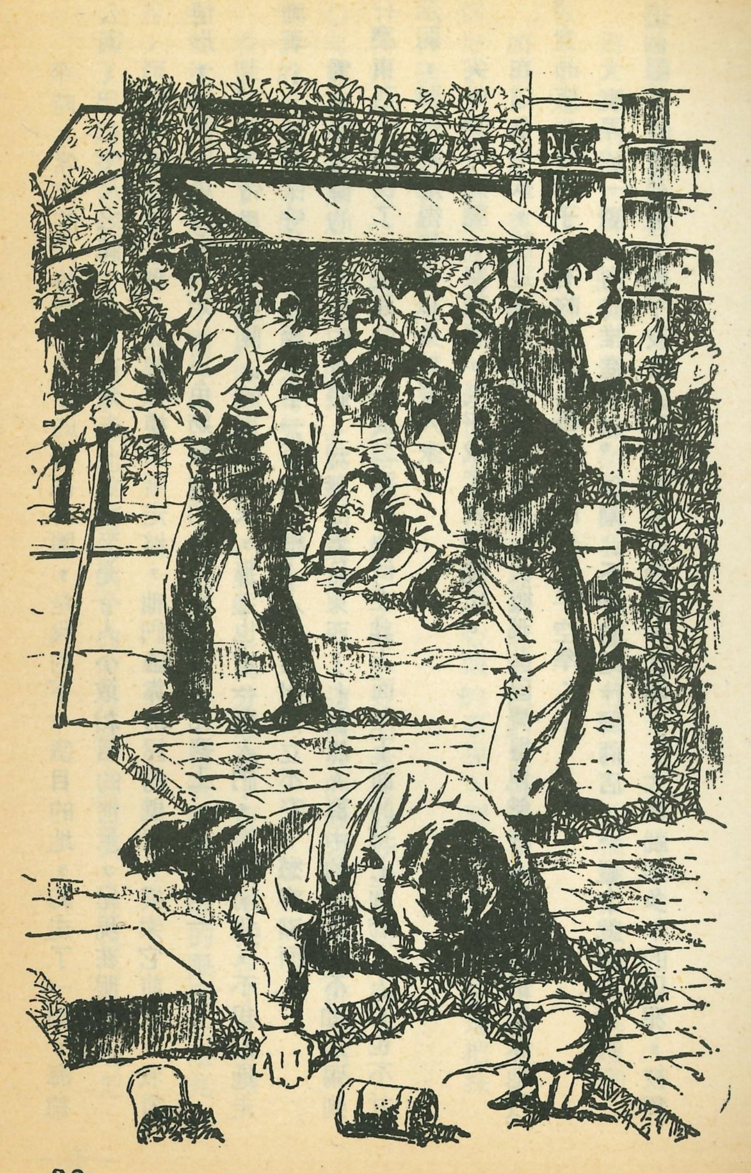
情緒漸趨穩定，肚子裏的”餓虫“感到餓了，我也在頓時感到飢餓了！想找個地方買東西吃……但是……

這個當兒，忽然眼前有一輛小包車，撞上食品店的陳列橱，「砰！」的大聲響，橱裏的食品給飛出橱外，我顧不得「恥」只知如何止飢，我跨了大步走去，撿起了幾塊麪包和幾個罐頭，掉頭走了！

帶著這些”食物“找個地方坐下來吃，右手，一百公尺左右的那邊，有塊林地，我把脚向那邊走，坐在樹下的板櫈就把麪包給狼吞虎嚥了！略遲的早餐，感到無窮的滋味，……

空中有兩三隻鳥，翱翔於空中，看了它們飛翔空中，我緊張，恐怖的情緒、幾分被緩和下來！這和平的氣象多令人憧憬，懷念！

肚子裏的虫兒，似乎”靜下來“我把麪包屑丟給那些麻雀，打算再向前進！



平時，常來的“倫敦”著名的海德公園，是我的下一個目的地，約走了一刻，海德公園，已在咫尺之間……望前看去……這又是令人不敢相信的情景，呈現在眼前。

可憐，眼前的人群，竟都以摸索著走路，他們儘靠房屋的壁兒，摸索它前進。我看情形，只好向馬路中央走。以免妨碍他們的走路，沒法兒遇上「正常人」

到“比卡帝里。馬戲團”的表演場來，那邊也有一群人們，東西南北，不規則地走動著……據最保守的估計絕不下一百人之譜！人人露出焦立不安，愁容滿面。

看去怪可憐的，好好的身體，却無法看見東西……偶然人群中的一個，不知因踢到什麼東西！跌倒了！後面的人也接二連三地倒在其上面，下面的罵上面的，上的也不甘示弱，要他們走得好！以免妨礙人家！

尖叫的叫罵聲，交雜著，幾乎成了人間地獄。

在這個時候，附近聽來一陣騷動聲……大概那些已覺得飢餓的人們，成群結隊地找“食品店”的樣子，有的帶著木棒，有的却赤手空拳……

大家弄成一團，向前推進，這“浪潮”不管它是什麼商店，一碰上就猛敲猛打……這個鬧區的陳列窗，幾乎被敲破了！如果有麪包，食物……大家就如多年的囚犯，被釋

放出來般地，搶著吃！

這人間地獄，看在眼前，也無可奈何的我，深深地感到自己的無能！只好任其他們去做了！這樣的“作孽”到底由何而來？……

如果，在此“親切”地告訴他們，也許反而引起他們的猜疑，憤怒……在衆怒難犯的情形下，說不定被他們揍了一頓也不可料！湧在心頭的事兒，想到這裏，不覺地把採取「行動」的勇氣給斂下來。

我的心底下想（眞的世界上的人類都“瞎”了嗎？是不是還有和我同命運的人？）決心向前走，去找看看我的“同伴”我想到這裏，……這廣大的倫敦市內，也許還有“光明”的人？……我鼓起了三分勇氣，再走了！

看了那些爲了找“食物”傍徨的人們，心裏十二萬分難過！前世，不知作了什麼孽？今世竟遭遇這種恐怖的下場！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……這樣說來，我的眼睛能看見東西，好像有罪愆似地……

爲了不妨礙他們的行動，我小心地躲過他們，向前再去！去那裏？我自己也沒有把握。

正在茫無目標地向前走的時候，前面的拐彎角地方聽來女人的尖叫聲……隨著一個女人出現……那個女的把兩手臂給扭轉在背後，用粗大的繩索綁著……

後面跟著一個男人，手持繩端，有如警察押送兇犯……不知為什麼？

我想（這個〝女〞的不照他的命令行事，生氣的男人，為了給她〝就範〞所以〝潑婦罵街〞似地）……

那個啜泣不已……後頭的男人却又怒氣沖沖，從後面接二連三地給揮了幾拳。看了這個〝違悖人道〞的事兒，看在眼前，憐憫之心油然而去，立卽跑上前去，把那個男人正要揮下的手臂給抓住，同時把它扭到背後。

這個大男人，被我的突擊，又嚇住，又疼痛，大叫一聲〝唉！〞不自不覺地把拉那個〝女〞的繩子給放下去，我順手把那個男人給推倒到女人相反的方向去！

眼睛了，也許重心不穩，我的一推，竟使他倒退五六步，掉進了水溝去，把下半身〝塡〞在溝裏，動彈不得！

我立卽為那個〝女〞的解開綁住的繩子，半身塡入溝壑的大男人，大嚷大叫，罵個不休……我在這個當兒所能想到的是〝儘速〞把這個女人使之脫離「虎口〞了！我把這

個〝女〞的把右手擁於她的背部快步向相反的方向跑！

跑了一百碼左右了吧！我們把脚步給緩下來，認為他無法再追來了！這個女的—小姑娘—淚雨滿面，哭著道：

「先生！你的眼睛，還有看見！是吧？……」

她好像不相信。

「當然呀！我的眼睛可以看東西呀！……」

「這樣呀！太好啦！我以為這個世界上，只有我是〝光明〞的呢！……」

說著，興奮的她……却忽然變成了洩了氣的氣球一般，抑不住心中悲哀的心緒大哭起來……

我本來想上去安撫她，但是她悲從衷來，決心不去「理」她，給痛哭一場，洩了她內心的悲哀……

這種地球史上，前古未曾有的「慘案」發生於此，於今，大男人也幾乎給哭出來……但是「哭」這個，並無補於事……

這位姑娘，到底〝悲從中來〞或是〝遇上同伴〞而喜泣！這個當然，我是不得而知

的，不過，由此推斷，我和「她」之外，或許還可以找到其他的”幸運者“……

這個姑娘，看樣子，二十三、四歲左右，金色的頭髮，臉色似乎”劫後餘生“的臉，但是與人的印象是”不同凡響“的，美麗的臉蛋，毫無瑕疵，明眸皓齒，均勻的身段……一定有不少青年男子，拜倒其裙下。

一股”秀氣“漂溢於四下！

約十分鐘光景，小姑娘也哭夠似地，逐漸恢復鎮靜，露著害羞的微笑道：

「對不起！不顧在人前，痛哭了一陣子！

我本來不是這樣落魄的……我是律己很嚴的一個女孩子……但是早晨一起床，給四周的”大變故“嚇壞了！這麼大的冲盪，不得不”休克“！

以為這個世界上，只有我的眼睛，還有看見！全身戰慄起來就失掉一切的力量似地……包括思考力也……」

這位氣質非凡的女孩子說完，男的也急忙接著道：

「這！這！……妳的心境，我是可以體會得到的……我的處境相同，心境當然也相同了！

我叫”比爾·美遜“……」

「我名字叫”喬謝夫·姆蕾恩“……請多關照！……」

我聽了這個名字，在腦海裏，立即反射來一件事。（這個名字，給忘了！不知在那裏聽過？……）但是，現在一時給難予回想起來。

”約夫·姆蕾恩“小姐，看我在思索什麼似地，自個兒道來，她說，她的家是在「帝恩街」我馬上給想到了，”帝恩街“那一帶是一幢，值千萬美元的高級住宅區，全英的富豪，名流都集中在此。

——

從走出醫院到此地，據我的所見所聞來判斷，已經概略得知其答案——地球上的人們——忽然失去視覺，變成了瞎人，這一定是昨天旁晚的慧星作祟的緣故……

為了證實我的「答案」再問姆蕾恩小姐！

她恢復鎮靜了，侃侃而談：

「我！我在前天晚上，為了趕稿子，又思路如潮水一般地湧上水，不知不覺地徹夜寫著我的拙作……一直到昨天中午時分才放下了我的筆……

整整十幾個小時的寫作，疲憊不堪……上床睡覺，一睡就到隔天早晨了！……所以〝流星〞的事，我毫無所知！……」

聽了她「寫稿子」我對她自我介紹的名字，終能勾起我的記憶！我尖叫似地：

「妳！妳就是那有名的作家？是吧？……」

姆蕾恩小姐，赧了臉兒，看了下面，默默不語。

我感到意外，在此時此地竟「三生有幸」能遇上這年青天才作家，在她生動的文筆下，已經寫出好幾本羅曼帝克的，富於情感的〝小說〞付梓問世！

而且都成了〝暢銷小說〞！

「這樣說來！你的大作，我拜讀過了！我的母親更是被妳的小說迷住了呢！……很不幸！去年去世了！……」

「這！這！眞是……」

她的臉上浮現的表情，我是不可解的！到底是高興？或悲哀？我的確沒有辦法去了解她。

突然之間，她的臉上又露出驚異的顏色……

「啊！對！我得馬上回家去！在家裏爹等著我呢！我是出來找醫師……給看父親〝病〞的！……」

她說完之後，自個兒加以說明，事情的經過，道：

「早晨酣睡的當兒，被父親的〝喊叫聲〞打破了美夢，我的爸爸，瞪大了眼睛，叫個不休，要我到街上找個眼科大夫來替他治眼疾！我很詫異！到昨天好好的眼睛，不知怎麼地，忽然沒有看見一切的東西！

眼睛却和普通人一樣，瞪得大大的！

我不由得給這突然的變故嚇呆！立即按鈴呼喚〝女傭〞但是沒有一個人來！

我沒辦法，自己下樓去一看！奇怪！三個男僕，兩個女傭都瞎了！我立即想打個電話，電話也不通！

在山窮水盡的當兒……惟一的辦法是自己去外面找大夫來吧了！

我跳上我的車子，急速馳騁到〝家庭醫師－美爾〞的家裏去……出了街上，感到奇怪的頭一件事是，鬧街上，在白晝裏，竟沒有一輛車子，寥寥無幾的行人却都依牆壁的邊，摸索地走路……我這個時候，發見不僅是我的父親，街上的人們全給〝瞎〞了！

恐怖與不安……襲擊了我，駕車的双手戰慄起來，双脚也不覺地酸軟下來，顫抖起來……在這時候，

我車子的引擎發生了”怪聲“我得知車子壞了，再走不上一百公尺，果然—車子抛錨於街頭……原來，我出門的時候，忘了給車子添了汽油。

我幾乎要哭出來！又父命，重如泰山，不得不想出辦法……我決定下了車”走路“我下了車之後，忽然有個男人叫著！

回頭一看！有了中年男子叫喊，而且走近我的身邊來，看了他，也是瞎的！惻隱之心人人皆有……。

那個中年人問道：

”我到底現在在那裏？能不能告訴我？“…我回答他：

”這裏是「李旋德街」之後，他要我帶他到”人行道“這時候，我並沒有回答他，但是他自個兒走近我身邊來，双手伸著長長地……摸索而來。

他觸上我手臂的刹那，變得好兇，他發了獸性，把我的手臂給扭轉過去，預藏的繩索，拿起來就把我綁得緊緊地……

他喊道”妳既然眼睛沒瞎，要替我做”嚮導“我一時給這暴力嚇壞，只好就範！

那個男人，也許因忽然瞎了眼，已經自暴自棄，瘋狂似的態度，令人恐怖……所以我被他綁著的一小時左右的時間，動輒踢我，揮拳打我……

好在遇見”光明“的美遜先生！得救了！」

姆蕾恩，說到這裏，嘆個大口氣，心猶餘悸。

「如果沒有妨礙，我可同道到妳家去嗎？……看樣子眼睛還得以看見的，恐怕寥寥無幾了！

我想！這樣一來，必須把有”眼睛“的人們集合來，對抗這個危機！不然……我們將滅亡……」

「好呀！如果先生，要一同到我家去！這最好沒有了！……我在這恐怖世界添加了”生力軍“呢！……」

阻擋去路的黑影

我們並沒有惡意，街上雖然沒有車輛的來往，但是馬路邊却停留了好多好多的轎車……我們爲了代步選車了，放在路邊的車子，都一流廠牌的……但是爲了準備“將來”預見的工作，儘量選出，堅固耐牢，而且裝滿汽油的車子給找出來！……

我把引擎試試看！不錯！立卽爆發了！我把車子給駕駛著向“帝恩街”馳去！

在這個時候，街道上的“瞎眼行人”逐漸造成了人潮，緩緩地在移動，漫無目標的！我爲了不要傷害他們，不要去撞上拋錨街道上的車子“徐行”著，費盡了苦心，終能走上李夏德公園的快車道來。我到此，才鬆了一口氣……這廣大的公園，如果是假日，人山人海，車水馬龍，寸步難移的……今天却沒有一個人在這個地方……如死的世界……

這“無人的公園”裏，我却發見了一個令人擔心的情景，……

那是“得利非德”的群體，成了一小撮地，兩個、三個，向南邊緩緩移動著……我記得：這裏的“得利非德”是被“兩層”厚厚的小格鐵網圍住，而且以“鐵鏈”鏈著，釘牢在地面上……

怎麼有這麼一回事……但是定神一看！在“脚部”還繫著鏈子，看樣子，這是自個兒斷了鏈子衝破“鐵網”而來的……我這樣推論之外，沒有辦法去想別的！

穿過了公園，車子在馬路上，再飛馳五分鐘左右，到了姆蕾恩家前面了！下了車，我爲她推開了大門！到客廳的通道，有個高而尖的，假山花園，擋住了視線，圓型的大假山，大廳的那邊是無法看見！必須繞左右道才能走到客廳前面。

我們繞過了小道，將進大廳的當兒！姆蕾恩，忽然尖叫一聲！「啊！……」就跑上前去。

只見沙石路上面，一個人俯臥在地上，側著臉兒，看了這一邊來，他的臉上浮腫的靜脈管，清晰可見。

……一定是“它”“它下的毒手！……

「停！停下來！……」

我大聲喊叫姆蕾恩！她也許因我的雷霆似的聲音，停下了脚步，停止下來！

在這個刹那，我發見一“棵”得利非德，它把身子巧妙地給躲藏在“灌木叢中”這個灌木叢，離那個沙石路，人倒著的地方，相去不到兩公尺！「它」躲在那個距離，要

襲擊”人“是最適當沒有了！

姆蕾恩，現在的位置，正是被攻擊的最好”位置“

「回來呀！……快一點！……」

姆蕾恩看著死屍，還躊躇著……

「可是！……」

說了，她立即掉頭過來！在這個瞬間，接不下，下一句了！把眼睛瞪著大大的，只聽得她的尖叫聲！

我被她的尖叫聲，本能的回頭一看，後面不到一公尺的地方，一”棵“得利非德給站立著，採取攻勢。

我防禦的本能，使我把”兩眼“緊緊地壓下，得利非德把它的”毒刺長鞭“向我抽過來！

「咻！拍！……」

得利非德的這一鞭，抽中了我的脖子和手臂，……說也奇怪，平常而言，我不是暈厥過去，就是被打得神經也麻痺了！但是却沒有這個現象……這是”爲什麼“我也說不

出其理由。

得利非德，看”第一下“沒有成功，採取了第二步攻勢……在它的第二步攻勢之間，這一二秒之時間……我給想起”對付“的方法。

”想到“不如說，反射出來的反射本能，我勇敢地向「它」猛撲上去，作個”肉搏戰“。

這個勁敵被我猛衝過去的力量，給衝倒在地上，我趁著這個”空擋“把它的”毒刺長鞭“中間給抓住，盡平生的力氣，把它「拉斷」。這樣，如何恐怖的得利非德也無法再攻擊了！因爲失去”武器“。

美遜把這猛毒而尖銳的”毒刺長鞭“給「碎成萬段」後站起來，否則”它“是還會作祟的呢！

姆蕾恩，給這個情景嚇壞了！嘴巴開著，瞪大了眼睛，臉色都失了！

「姆蕾恩！回到這裏來！……妳的後面還有一”棵“呢！」

我還是氣喘如牛……

姆蕾恩，心猶餘悸，彎個頭就向這邊跑過來！



「那個”得利非德“向你猛抽過來……你爲什麼身上毫無膚傷，安全無恙？……」

她以不能相信的口吻問。

「這個！我也不知道？本來”它“的一擊，我也該暈厥過去，或者該”死“的呀！它的力量太大的呢！」

我向她回答，邊看那倒在地上的”得利非德“我看危機，還沒過去，爲了愼重起見，從口袋裏取出”水兵用刀“把它碎死萬段，毒刺袋也”粉碎“了！

「哈！我知道爲什麼了！……」

我把刺破的”毒刺囊“展示給姆蕾恩看：

「裏面是空的……如果裏面還有些毒汁的話……」

其他的事，不待贅述了！但是被打中的脖子，手臂上却浮腫起粗大的”兩條紅條“癢起來了！

「奇怪？怎麼？……」

我不想向姆蕾恩說，不如說，向自己說話，但是我的”自問“似乎給她聽見了！……她立卽反問我：

「什麼事？奇怪的？……」

「怎麼它的”毒刺鞭囊“裏的毒汁是空空的，它一定用這個來打死很多人畜了！不然……」

姆蕾恩並沒有把我的話聽得進去，如把全部的精神給集中於倒在沙石路上的男人身上，草叢裏，還有個”得利非德“站著，似乎想相機進剿……

「我到底怎麼辦？……」

「已經不可救了！既然死了，死不能復生！……這個人？妳認識他嗎？……」

「他叫比亞遜公公！是我父親的司機，也是園丁！……做起事來很負責……我小時候就在我家做事的……」

我不知從何說起，使用什麼字眼來”安慰“她，我的確沒辦法要她「節哀」……在這時候必須留意身邊是不是有”勁敵“—得利非德—的夥件潛伏著，相機向我們進攻而來……我依著她走路的方向走。

由房屋的左側通道走去，在通道的盡頭地方，忽然見了穿上黑色長襪，紅皮靴的女人似的腿，從草叢裏橫放於”通道“口……

我們警戒了四下，小心翼翼地向前進，一個穿上黑色衣裙的可愛女孩，躺在花園裏氣絕了！那可愛的蛋臉，被”劃“上一條紅線。

「啊！在我家幫忙家事的”安妮“小姐呀！……」

姆蕾恩的熱淚奪眶而出，心緒幾乎不能控制似的。

「眞可憐！倆人都很好！連一句話都沒有說就……就這樣死於非命！眞是！這個”畜生“此仇不報豈可干休！……」

姆蕾恩悲憤交集……我們從側門走進屋子裏去。姆蕾恩喊叫，似乎在喊叫他的父親……五、六下……但是沒有人回答來！大大的豪華邸宅，竟如”無人世界“

走過走廊向裏面的會客室去，到了門口，我們把它開了！裏面一片昏暗，過了兩分鐘光景，略可看見裏面的情景……定神一看！姆蕾恩又看見什麼似地……

「啊！……」

尖叫一聲，把眼睛給閉下來！用手掌去掩住它，蹲下去！我也給這個情景嚇住了！屋子的樓梯，中腰附近，一”棵“—得利非德—兀立著，向著這一邊來！

它比普通的高大多了！二公尺五十公分綽綽有餘……

它”軀幹“邊，穿著淡綠色大睡衣的老人躺著，姆蕾恩在第六感裏，感到自己父親已被這個可惡的傢伙害死了！姆蕾恩立卽向她父親躺著的地方衝去，我爲了免她再受害，出勁地抓住了她的手臂……

「他是妳父親？……」

我爲了確定其人的身份，問她。

「是！我爹！……」

她依然把兩手給掩住於臉兒……身子的戰慄越來越大，這個”大變故“對她的冲盪太大了？或是剛剛”哭夠“的？她見父親的死屍，却沒再流淚了！

在這個當兒，我發見”窗戶“的那邊，好像有東西在移動著，我囘過頭去……只見一”棵“得利非德，又草叢裏，給現身而來，向著我們這個方向邁開脚步而來！

它的走路，其方法，還是和介紹的方法相同，把兩隻前面的大脚，以後一隻來支撐之後，向前推……

雖然看去，似乎走立不穩，其實一分鐘百公尺的速度是有的。說也奇怪，一走動，身上硬硬的”圓筒型葉子“卡啦卡啦地叫著。

「啊！糟糕！背腹受敵了！……」

面臨險境，我防禦本能，使我立卽把姆蕾恩的手拖著，向外面衝出去……趕緊跳進車裏去！把車門關得緊緊地，坐下來！但是忐忑不安的心緒，還是無法鎭靜下來！

我手抓住駕駛盤，注意「它們」的行動……這個刹那，姆蕾恩不知想到什麼？忽然大哭起來！我在心底下，却想了“此後該如何做法”！任姆蕾恩去放聲大哭……也許這樣，可以消除她的“哀傷”。

——到底，這個大倫敦裏，有多少“得利非德”？在公園裏所見的，爲數尙少，但是“它”的罈頭上都具有「毒刺長鞭」在家庭裏的花園種植的“得利非德”“它們都還留著”武器“……

想及於此，不覺地毛骨悚然了！一種恐怖感，向我襲擊而來。

那個沙石路上，一“棵”得利非德邁開了脚步，步步進逼而來！我的思路被打斷了！

「快！快開車呀！」

姆蕾恩喊到，這個聲音已抖著……

「不會！你安心好啦！我們在此地，絕對沒有問題，看看！「它們到底要搞出什麼鬼來！」

得利非德，向門這邊邁開大步……我提高警覺，隨時準備開車，……它走到門口，忽然站立了！聳著耳朶，好像要聽什麼似的，我壯了膽坐在車子裏，看它的動靜……

我看！那個”得利非德“好像要向我這邊撲來……但是，不知想到什麼，忽然掉頭……似乎看破什麼似的……向屋子那邊折回去……

它身上，那三隻”接力棒“似的棍子，一搖一擺的時候，又出了”卡啦卡啦“的聲響走了！看去，雖然不穩定的脚步……但是很快的步伐，這是人類所不及的。

姆蕾恩，放下了心似地……

「那個”東西“要掉頭走來以前，我們該快離開呀！」

我立卽把車的鎖匙一開，踩滿了油門，向倫敦去！

再見吧!!文明世界!!

「我們要到那裏去？……」

姆蕾恩恢復了鎮靜，向我問話過來。

「我想先到“克拉溫市”去，然後再去搜索些衣服啦！和生活必需品……」

「為什麼要到克拉溫去？……啊！比爾！你看！」

姆蕾恩吞下了一口不小的唾沫，喊到。

前面，又五十公尺的拐彎角地方，一群瘋狂似地群衆，衝著我們這一邊來……因眼睹跌倒的，一個人倒，後面的也跟著倒下……哀叫聲，號啕聲，交叉在一起……幾乎成了人間地獄……

我仔細觀察前面的情況，即時領悟到前面發生的事，……原來，人群的後頭，有一群“得利非德”把鞭子揮得高高……向他們撲了過來！尋仇一般地……難怪，一群人之中有一人喊，萬人就從了！在廣大的馬路上橫衝直撞！

我們想盡辦法，把車子駕到另一條馬路去，躲過這個“危機”！……

「你有沒有看過現在的恐怖情形！好像“得利非德”正把地球“大清掃”一般地………」

姆蕾恩已經陷入極端的恐怖深淵中。

「妳說對了！所以我們得馬上到“克拉溫市”去，那邊有世界聞名的“得利非德鎗製造廠”……」

前面的任何一條馬路，都是人潮洶湧……一個人要穿過去就難，何況是一輛車子……總是得想盡辦法，穿了過來，到了“克羅斯王火車站”的廣場……這個地方也人山人海，把左手壓在警笛—喇叭—的紐扣上面，一直鳴叫，沒有一個人要躲開……

要躲過這一關就難了，但是接著發生恐怖的事情來，我們給追過去的人們，起了一陣騷動，竟想辦法擋住我們的去路，有的坐在馬路上，有的拍打我的車子……鬧個不休！……我感到非為他們解決不可的時刻……

「我們下車為妙！他們想把我們抓下車子呀！……」

我把姆蕾恩坐著的一邊的車門給推開！……

「但是……」

她的口吻，有如不顧下了車似地，

「快一點！已經面臨危險的這一刻！……快！」

我把她輕輕地推，接著我也下了！我們跳出車子的同時，一個大男人，竟把車子後頭的門給打開，似乎在摸索「抓人」的樣子！……

我們雖然走出了車子，但是，却站立於人潮的漩渦中，寸步難行。我鼓起勇氣，把姆蕾恩的右手握緊了，打算一股作氣，衝出重圍去！

又一個大男人，把駕駛座的門打開之後，”暗“中摸索，已知摸索不到之後，他就狂叫起來！

先進去車子的男人，給摸索到”手臂“他以為這個就是”車主“給揪住了衣服。

兩個”賭子“吵起來了！大夥兒愈集愈多，大家集結在車邊，騷動不已。在這混亂的時刻……我們只好想辦法逃避這個混亂的漩渦了！

事情到頭來，只好再想辦法找出一輛車子！我們倆，邁開了脚步，向前走……約一刻鐘，一輛車站的”運輸用中型卡車“停在馬路邊……看樣子，比普通的小包車的空間大得多，我心底下想，這樣，也許可以擔當”重任“？主意拿定，倆人就決定”借“用它！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到達克拉溫市的工場，工廠裏也人去樓空。我和姆蕾恩，到裏

面選擇去……從倉庫裏選擇出十支”得利非德用鎗“及”特殊子彈“六大箱……還給取出”鐵網製“防得利非德用面具十餘支……全給載上車子的後頭。

把這些武器載上之後，感到「天下無敵」了，如果不掉以輕心，一定可以把”它們擊潰“，我得了這些武器之後，膽子壯了！感到添了無限的力量。

這一股”力量“如給我添翼在身上，往後如何做？現在該做什麼？……這些計畫，……都一一湧上我腦海裏來。

我認為目前必須辦了三件事，

第一件是，我認為首先找個安全的地方，休息一下，養精蓄銳，同時計畫我們的行動方針。

其次，就得去搜索一些”衣著“包括內衣、內褲之類，準備”長期作戰“最後就是要搜集「吃」的東西了！

我駕著車，尋找能住得舒服的地方，想來想去，決定要去倫敦市中心區的「高級公寓」三樓為「休息場所」這邊的建築物林立，沒法兒”飼養“—得利非德。

我們發見的屋子，裏邊的佈置，非常豪毫堂皇，一定是大富豪的房屋。裏面的設備

不但齊全，而且盡豪華爲能事……可惜！這些設備，如一盞幾萬美金的大廳的美術燈，沒有電力，這就完全失去效用了！瓦斯，自來水皆同，如果廠方不供給，又奈何？

我們爲了節省時間，各別採取行動，我要姆蕾恩去尋找些，她生活上必需的物品，衣物……我就身邊需要的必需品，衣著之外，爲了準備於一旦，找來了一個“石油爐”和固體燃料，蠟燭等……

我們分頭出發去，費了兩個把小時餘，我把“想要”的東西都給搜集回來，我拖著輕鬆的脚步回到「公寓」的時候，姆蕾恩已經先著一步，回來做「晚餐」了。

說「晚餐」也只不過是把沒有通電的「冰箱」裏的東西，給取出來之後排排餐桌上面吧了！

我看她忙著，有些過意不去，決定把“油爐”點上了火，燒個開水，泡咖啡……好在“自來水”是還有“生命”但是「它」何時要斷水就沒有人可料到的。

我在泡咖啡的時候，姆蕾恩給走到鄰房去，我坐下來等著她出來……約五分鐘光景，她從那邊走了出來，……

我看了“她”這判若兩人的姆蕾恩，給發呆半响，她身著有青色絲絹裁成的長袍似

的薄衣，項鍊是鑲著好多鑽石首飾來配襯著，如從婦女雜誌的封面“跳出來”一般，妮娜多姿的仙女……

我看了她超俗的氣質，不知怎麼說話了！

「我不太合適嗎？……」

她看我一言不發，姆蕾恩失望地問我過來！

「妳這樣說，我不知怎麼說了！美如仙女呀！要我怎麼形容就不知道了！……君的漂亮，眞是和嫦娥、西施相媲美的呀！……」

我這個時候，我頓時領略，所以姆蕾恩要如此的“裝扮”的理由了！她所以如此“裝扮入時”爲的不是要我看，並不是爲我「招枝花展」的，是想“告別文明”而作最後的裝扮，因爲“得利非德”的橫衝直撞，“鞭下毫不留情”的情形而論，往後的世界裏，金錢，珠寶，首飾，及一切的有形，無形財物都對人類毫無是處了！

我們想及於此，覺得這個世界的末日將面臨目前，不覺地走到窗戶邊，眺望倫敦的“暮景”

外面一片紅霞，白色的建築物都輝映成紫紅色，原是漆黑的建築物則成了“濃紫色

〝而浮於空間。

白天裏，我並沒有感覺到，到是在這個時候，發見到處著火而燒燬了！火焰把建築物燒得整個天空都焦紅，清晰地可以看到十數處，冒著黑煙往上冲。

並沒辦法聽到消防車飛馳的警笛聲。

眺望過去，四下的建築物都沒有燈火……但是燃燒中的火焰却益加發揮它的威力，把天空焦紅了！天愈黑，亮度愈增，和空中的星光相互輝映。

我想：如果讓這些火焰任其蔓延，不加以控制，這個倫敦，在不幾天之間，一定成爲廢墟，有如埃及的大沙漠或東南亞的高山叢林一般中〝古代城市〞。

這樣，我們人類，剩下的人們，如果沒有趕緊想個辦法，那些誇稱世界大都市的，諸如美國．紐約，有花都之稱的法國．巴黎，太平洋東岸的美國．舊金山，日本首都．東京，印度半島上的孟買……等等……不僅是這些大都市，地球上的一切都市都被〝得利非德〞攻得「體無完膚」在瞬間，隨時可成了廢墟是無可置疑的。

而且各都市裏徘徊著，無辜而成瞎的人們……沒有一個人〝拿它們〞有辦法，如果地球上僅存了幾百人，幾千人……這也是無濟於事的。不僅不能維持，而且終於支持不

住而自個兒滅亡，這是無待證實的。

我在此以前，曾看過幾本描述「世界末日」的漫畫或小說，電影……雖然有幾次過了，總以爲「它」是人類的〝幻想〞到底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……

但是，今天却自己要去體驗那些小說裏，電影裏所描述的事情呢！

我自己也不能相信的事情，却變成恐怖的事實，呈現眼前，正要考驗我呢！我臻今，始終不能認爲這個將成事實，有如在夢裏的……站在我身邊的姆蕾恩，不覺地嘆了個大大的口氣……我也被誘導一般，隨著嘆了大氣！

——

「我們吃飯去！……」

我爲了給姆蕾恩〝打氣〞催她到饍桌去！

「好哇！……」

她非凡的氣質，在任何危機，還是不會有紊亂跡象。

她向我點個頭之後，看我這邊來，而且變得一本正經地，把我的手拉住，說道：

「謝謝你呀！比爾！我還沒向你道謝過呀！如果，今天沒有你，我不知變得如何了

呢？……」

「我也一樣呀！該謝的是我呀！如果說，今天我沒有遇上妳，得力於妳的鼓勵，幫助……我也許在酒巴裏酩酊大醉之後，放聲大哭，坐以待斃也說不定……所以要道謝的該是我了！是吧！肚子裏，已經嘰哩咕嚕叫著，我們吃飯去吧！」

我們倆，爲了〝表示合作〞來個〝握手〞就位於餚桌邊，吃了一餐，從未有的〝滋養晚餐〞。

一線希望的光

吃過了晚餐，我們倆把碟子，碗具收拾之後，在沙發裏，喝了咖啡……中東，摩加咖啡的香氣漂然於整個屋子裏……眼前坐了個〝絕世美人〞喝杯咖啡，我幾乎飄飄欲仙，幾乎給忘了今天世界將面臨滅亡的事。

過了片刻，忘了我，決心向她提出今後的計畫。我明知不該把這「黃金時刻」給投

下暗影，引起她黑暗的一刻……但是爲了我們自己的〝前途〞決定向她提出明天起的〝工作方針與計畫〞。

「姆蕾恩！怎麼辦？明天起！……我們該……」

很遺憾！這一生曾未過的〝美好時刻〞雖然不顧給這句話打斷……想到安全，救人類，救世界……只好這樣做了！已經不許我們多耽悞。

姆蕾恩開口了，道：

「我們不能在此地再多耽擱一段時光嗎？食物還多的是，而且很安全！……」

由姆蕾恩的說話裏，十分可以體會出她的心境，我只好破膽直陳於她！

「這沒有辦法的呀！我們最好早一刻，逃出倫敦去，妳自己也已經體會得到的……這個誇稱世界的大都市，將會變成什麼樣的情形！

今個兒晚上，雖然還有〝自來水〞可用，但是這在什麼時候要〝斷水〞就妳也不能遽斷的呀！整個倫敦市的排水系統將開始腐臭，加上……街道上，或屋子裏……無數的，沒人收埋的死屍……一旦發臭……妳想……」

我的話題，對姆蕾恩的刺激，似乎反應了！很明顯地看她的身子，正戰慄不已！我

懊悔我尖銳的話題，面對著今朝死了父親的一個女孩兒家來說，冲盪得太大了！

為了冲淡這恐怖，悲哀的一刻……我立即把話題給轉了，道：

「我們必須逃出這個險境……在這種環境下，最容易發生的是窒扶斯（傷寒），霍亂……這些恐怖的傳染病，當然，會不會發生是不可料的，我們為了”預防“起見，必須逃出這個地方……」

「好哇！你說要逃出這個恐怖的地方，那到底要逃到那裏去？比爾！你有什麼好計畫？……」

姆蕾恩的問話帶著十分不安的心緒。

「是呀！妳這樣提醒我，我也不得不注意在這種未曾經驗的環境下，該到什麼樣子的地方逃難去……」

不過，我的看法而言，似乎該逃到高燥，空氣清新，沒有可能被侵襲的地方……」

我在口裏說著，心裏却想著該「逃避」何處？頭一個浮現我腦子裏的是「威爾斯」和「孔渥爾」兩地，但是衡量之下，這距離，太遠了！

姆蕾恩，開口提議了！她說：

「薩克斯，那個地方怎麼樣？

那個地方的北邊一帶是綿延著丘陵，起伏緩和的山巒上有個叫”巴爾波露“的小鎮！那個鎮上，我有個青梅竹馬，現在在那裏過著耕稼生活呢！

我記得那邊有”發電用風車“而且可以自動汲水……這樣的地方正是我們目前渴求的地方？」

「妳的建議，我完全接受，不過妳是不是知道那個地方附近有很多人家住著……如果是人口密集，這就不方便多呢！妳說是不是？」

「比爾！你能不能估計，到底費了多少時間，我們就可以回到街上來？」

「這！這種”估計“我也沒有辦法呀！不過依據環境來推算，也許最少也得費了一年……這當然是我的臆測，兩年……三年……或者是……？……」

我的看法是這樣的，最好不要接近”街上“但是這個到有個困難……因為維持生命的「食物」告罄了，不得不到鎮上去尋找食物來餬口呢！

我為了達此目的，決心想辦法”搜索“一年間”兩人“足用的”糧食“。這才是我們的首要工作。

我和姆蕾恩的”意見“一致了！決定先寫個「一年間生活用必需品一覽表」最先是一些零碎地用品……但是愈寫愈多，幾乎成個”百個公司“的「貨品訂購清單」

兩人竭精殫慮，把”搜索一覽表“寫完的時候，外頭已經三更時分了！

依照計畫，我們是先”尋找“先人遺留下來的卡車，然後靠它來”搜括“生活必需品。如果要把「一覽表」的東西，給搜羅無遺，恐怕一天的時間是不夠的，我決定看看情形，如果不能完成，則順延一天，再多耽擱一天，做搜括工作，不然不能活的呢！

我把一覽表再給瀏覽一番……這當兒，忽見姆蕾恩打個”漂亮“的哈息。到底氣質非凡的她，不輕意地把自己的倦容露於外……我也不覺地，被她”漂亮的呵欠“引”誘“上，不覺地打個呵欠，……發見自己也因一天「忙碌」的工作而疲憊不堪了！

我向她道個”晚安“各自走進自己所喜愛的臥房去，整天的疲憊，躺上軟綿綿的彈簧床上，幾乎立即消失了一天的疲勞……

正想閉上眼睛的當兒傳來了敲門聲……

「比爾！快點來！快點！我看見外頭有一束光線，向上空放出光芒！不知誰放的！」

我聽她的報告，不由得，一股勇氣湧上心頭來，她拉著我的手，走進她的臥房，把我帶到窗戶邊去！……睡意因此一蹴而飛！

我向窗外一看，果然不錯，有如探照燈的明亮燈光，向上空放出「異彩」但是這光芒却只有「一束」

姆蕾恩興奮地道：

「那個地方，也許有和我們一樣，眼睛好好的人們在活動著？你說對不對？……」

我把那「東」光線看在眼裏，想”目測“出它的位置所在，依據”目測“那個地方，似乎離此不太遠，不過，唯一可以遽斷的是，那個建築物是一所”摩天大樓“這一點是可推斷的了！

我們，目前的心境而言，能夠的話，想即時給馳騁而去，那”發光“的塔邊！但是，以冷靜的頭腦來思考之下，這種想法，做法，幾乎是胡鬧……以生命拿來開玩笑的……

在中途有什麼東西，埋伏著的，這絕不可逆料，為了安全，為了愼重，決心以「三角」的定理來，把「發光處」給做個記號於窗子上，作明個兒早上「探訪」之用。

我採取的方法是這樣的。

先把臥室內的桌子給搬到窗子邊，在其上面展開一張“白報紙”然後在紙上，和窗邊平行的部分，畫成一條平行線……（不過這條“平行線”是在最近於窗邊之處）一條平行線畫好之後，把光線的“發光點”及平行線端頭，再畫成各畫一條線，這樣，以「發光點」為頂點的“等腰三角形”就成了。

我就蹲下去，把眼睛持於桌面之高，透視光線方向去，在其交叉點地方，把窗子給畫個記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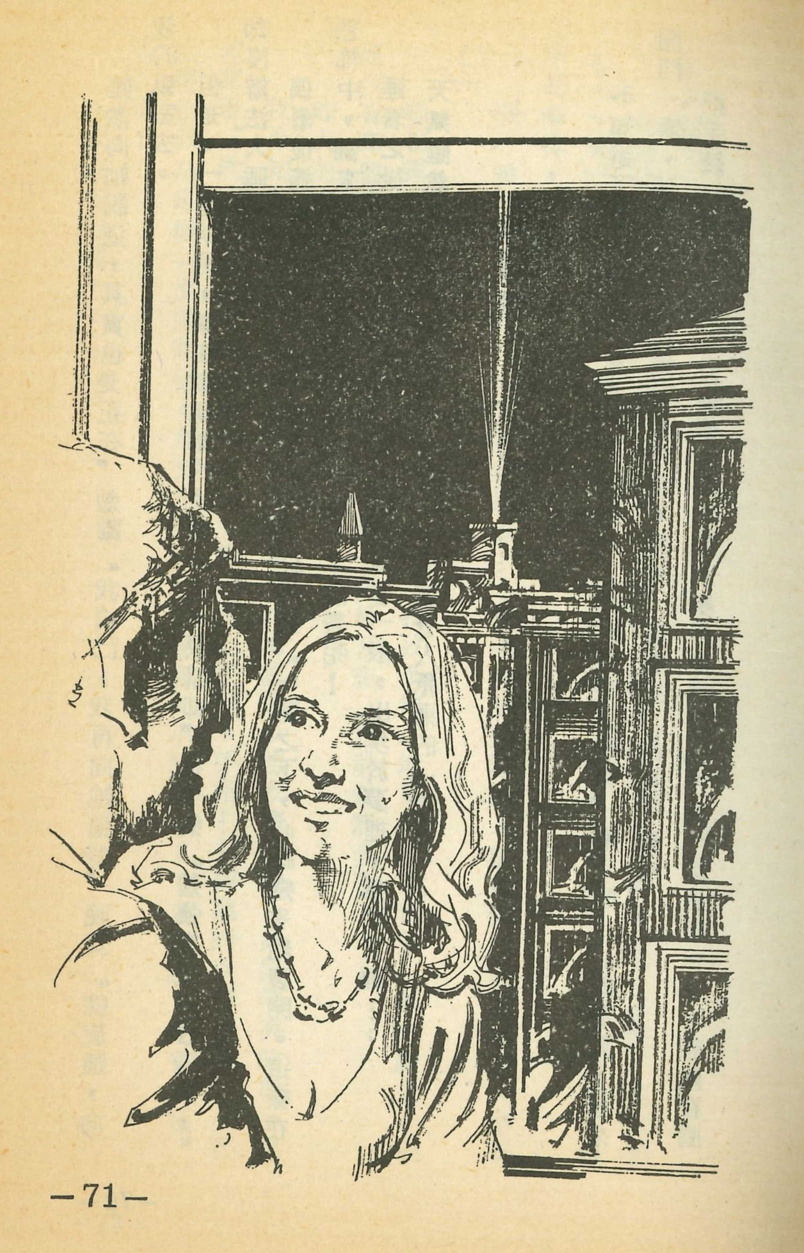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用意，當然不待贅述，在明天要尋找「它」的時候，不致於迷失方向的呢！

我在心底下想，看樣子，這發光的屋子是一所“摩天大樓”大概不致於失去了方向！

——

我不覺地，以「老大」的口吻向姆蕾恩說道：

「明天起，我們的工作是會加倍忙的呢！該早點睡，養精蓄銳，才能應付不可逆料的各種事件！……」



雖然向她說道，其實也是正在“勉勵”我自己，我再向她道個“晚安”就旋踵，向我的臥室去。

但是，一進臥房，躺在軟綿綿的彈簧床上，眼睛却“很爭氣”勉強把眼睛合攏來，却沒辦法入睡。

偶爾從遙遠的那邊傳來令人恐怖的“哀叫聲”一聽之下，心臟幾乎給裂開。這樣在恐怖中，翻來覆去，大概過了兩個小時，才睡着呢！

睡著之後……今天所發生的事，如走馬燈一般，出現於夢裡，無法安睡……

天氣雖然不太熱，我的內衣却濕了！冒著令人厭惡的「冷汗」。

集結地

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算是一覺醒來……從廚房那邊聽來“咯！咯！”的聲響，起來開門一看，那氣質非凡的姆蕾恩小姐，穿著“炊事衣”在做早餐。

把手錶一看，七時五分鐘前，我本想到廚房去道個「早安」給分勞一下，忽然在腦

海裏想了。

在這訣別父親，又失去依靠的她，不如給“活動”一下，也許可以“忘憂”決定把心「一橫」留在臥室裏，剃長長的鬍鬚，換件衣服……從廚房那邊飄來的陣陣芳香，似乎是咖啡，牛排的氣味……

我一番“打扮”之後，走進廚房去……我由衷地感謝她，從後面，向她道個「早安！」

她也露著微笑，向我打個招呼……就“孜孜不倦”地煎個“荷包蛋”她的臉上，已經沒有昨個兒晚上，那「恐懼」的心緒“溢於言表”精神鎮靜多了！

昨天的事兒，如年久的往事似的！

我不知不覺地又“欣賞”這位氣質非凡的姆蕾恩小姐炊事姿態，身段漂亮的她，雖然穿著“炊事衣”但是那露出的小腿，白如雪的手臂，手指……純熟的炊事技術……不由得欽佩她是個「文武兼備，允文允武」的文學家，小說家，……老實說，幾乎被她“迷”了！

「我這樣行嗎？」

她似乎爲了打破寂靜的「空間」向我問話來，我正爲她的婀娜多姿而發楞……我立卽恢復〝意識〞似地：

「這樣太好了！……」

我把自己給看了一下，心裏覺得慚愧……在這緊急的情況下〝打扮入時〞也不知如何去幫忙她……我深深地省察自己，小時候，師長熏陶時，必須把自己鍛鍊成個〝雙手萬能〞的允文允武的人才。

我雖然在治學上沒有辜負父母，辱沒師長，得了生物學的〝博士頭銜〞混著飯吃，……眼見文學家的〝姆蕾恩〞我就遜色多了！

「啊！對！昨個兒晚上的光芒是？……」

姆蕾恩充沛的聲音：……

「喔！對！……那把向上的光束，我〝猜想〞那個是倫敦大學的大學塔放射出來的！

我早上起來之後，把昨晚的〝記號〞測量過了！它的周圍並沒有高出它的建築物：……我想，那個地方一定是大學塔！……還有一個理由是！……」

她邊說，邊把我的手拉上去，帶我到昨個兒晚上，窗邊，說明道：

「你看！塔上飄揚著旗子！……」

我眺望過去，一隻旗桿上，懸掛了〝兩面〞信號旗，這顯然是表示一種〝信號〞的旗子，無可置疑了！

住在那〝旗幟〞下的人們，一定是還「健康」的人們，我能確信了，不覺地心驚肉跳。

——

在興奮不已的當兒，姆蕾恩要我吃早餐，我立卽進入廚房裏〝就座〞以最愉快的心情用了早餐……邊吃邊想，這樣一來，要〝遠離人煙〞孤獨地到空氣新鮮的山丘上享受……這種做法我感到有〝逃避現實，逃避責任〞的！

我決定到〝大學塔〞那裏去看看究竟，再作決定，……我不會舉旗不定的了！

吃飽了早餐，我倆，就把那些搜集來的〝傢伙〞給載上昨天換來的車站用運輸卡車，向著〝大學塔〞去！

也許時間還早，馬路上的〝行人〞還很少，眼睛的不幸的一群，因早晨的寒冷天氣

……都還躲著屋簷下或屋角，還沒有人走出來〝活動〞向我們走過〝寧靜〞的一段路，很快就到達〝大學〞的正門來，一看，校門附近聚集了一大群群衆，我隨時隨地提高警覺，小心翼翼地停下了車。

「好像在騷動！怎麼辦？……要調查看看？或是掉頭回去！三十六計走為上策？……」

我向姆蕾恩爭求意見，有頭腦的她，立即決斷道：

「我想，我們來調查一看！……」

我立即回答她：

「好！我也讚成妳的做法呢！」

我們倆，立即下了車，尋找個能掩護自己而得以安全觀察的地方。大門前的廣場東南隅，有一所房屋……我想那個地方，正符合了這個條件，我們認為可行之後，立即從屋子的側門—鐵製的小門—到裏門去。

這個地方，有很多樹木，枝葉茂密，以樹陰來掩護身子，可以清晰地看正門方面的動靜。

當然，我們先探測得知，那個地方並沒有〝得利非德〞〝這個東西躲藏著……〞

大學的大門那邊，還隔著一道〝大鐵柵〞〝有一群群衆徬徨著，最保守的估計，男女大概不下五、六百人。大門的裏面，有四個大男人，除了最靠近〝門旁〞〝的人之外，三個人都持著鎗，嚴格戒備著。

沒有執鎗的那個男人，好像隔著〝大鐵柵〞〝跟群衆的領導者談判著，很明顯的，在鐵柵內側的四個人，和〝談判〞〝的領袖，眼睛是〝好好的〞〝。

我們從這個遠地方看去，可以由他們的手勢，臉上的表情得知，〝〞談判〝是沒有順利進行的……門外的〝群衆領袖〞〝他的聲音越來越大，幾乎變為吼叫聲了！

「在這裏的人們，和你們一樣，有〝活下去〞〝的權利，眼睛瞎了，這並不是〝願意〞〝的呀！不能怪任何人呀！

但是，如果他們餓死了！這樣，你們就無法推卻責任的，推辭其咎的！……」

但是在裏頭的人們卻噤若寒蟬，不予作答，任其〝領袖〞〝咆哮！

「我是為了這群無辜的人群，不幸的一群，尋找食物的呀！如果說，我一個人，問題倒很容易解決，但是這一群人的食物，我就沒辦法的呀！

我在這不得已的情況下，要求你們伸出援救之手！

你們，看了這些不幸的賭人，還是無動於衷，這也算人嗎？你們是不是已經失去人性了呀！

我再一次求你們！只要告訴我們可以拿到食物的地方就夠了！……」

這個年青的“領導者”喊出來的口號，的確是“言情並茂”有抱負，有理想……他的口吻，已經咆哮的程度。

在裏面的人們，似乎為此，態度也有所轉變，在口裏講了些什麼似的，但是却不能知道，他們竟說些什麼東西？

「什麼？你們自己的糧食，不知能持續幾天也不可料！你們說，給這些正在飢餓的人們分享，你們就會減少了糧食，那絕對不理睬我們的苦境就是吧！……」

鐵柵裏面的男人們，不知向“群衆的領袖”說些什麼？但是外頭的群衆都譁然了！

「好！我們明白了！你們既然膽敢“見死不救”我們也有我們的法子呀！……」

聽了“領袖”的喊叫聲，眼睛的群衆，立即附和上去，立即變成了一陣「暴動」了

這位領袖，把那個手無寸鐵的柵內男人，趁其不意，緊緊地揪住他的手臂，向背後扭轉過來，他為了工作方便，大聲喊叫，請站在他左右鄰的“眼睛”群衆，抓住他的手臂，使之動彈不得，道：

「把他牢牢抓住，千萬不要放開他！……」

眼睛的有力男人，把他緊緊抓住的當兒“領袖”則想把“鎖頭”用石子給砸壞……

被抓得把身子緊貼於鐵柵門的他，雖然渾身解數地掙扎著，但是“兩隻手臂”都給露出門外，毫無辦法呢！

在這兩方相持不下的情況下，忽然來個鎗聲……原來在後頭，持著鎗的一個，開了“來福鎗”他的鎗口，向著上空，顯然是“警告鎗”

在柵外的不幸的，無辜的眼睛群衆，聽到的鎗聲，他們的防禦本能，立即反應了！一陣騷動……

正想把鎖頭給砸壞的群衆領袖，給發楞了，不覺地把鎖頭給放下……那些抓住那個男人手臂的人也給放了！

大夥兒被這個鎗聲嚇住了！毫無防禦能力的他們，似乎看破了局勢，在譁然中……

這一陣騷動的情景推斷之，眼睛的群衆，似乎決定"打退堂鼓"又可看到有些人正在合力推大門！

正在紛入混亂的當兒，忽然又聽來；

「噠！噠！噠！噠！……」的機關鎗聲，響徹了寂靜的空間……定神一看，鎗口還是對準上空……但是眼睛的人們聽來，既不能了解其景，又手無寸鐵，這樣沒有攻防能力……

在這瞬間，鎗聲，在他們的耳朶裏，竟成了風聲鶴唳的田地！一個喊了"哇！"的一聲，可憐的瞎人群，向四下逃散，如蜘蛛之子兒逃散似的！

那位群衆的領袖，勇敢地站立在柵門口，繼續地，不知咆哮什麼？但是已知「無能爲力」了，他帶領的一群散了！逃了！孤掌難鳴了！

他知難而退！掉頭向這邊跑來！

——！

我們倆，只好躱在這個屋角，不敢發出"咳"的一聲，靜靜地看"事情"的演變！

那些值得伸出同情之手的人們，逃亡的情景，盡收眼底……

姆蕾恩把事情看在眼裏，不由得道：

「那個人的主張是對的呀！……」

我對她的自言自語似的"問話"不得不回答：

「那當然！凡是有血性的人……但是，同時他的咆哮，他的主張也有錯處……

他們所儲存的糧食，只能供給這些人們，一些日子，可以維持之用……兩天或三天……如果說儲存的，最多可維持之兩、三星期……但是糧食告罄了以後怎麼辦？要大夥兒坐以待斃嗎？……」

「眞是！想及於此！令人恐怖的呀！」

「沒有比這個恐怖的事吧了！不過我們冷靜地，把事情想想看！我們目前只能採取兩個方法。其一，是專心一意來救濟他們，另一道辦法是好像剛剛的青年一般，爲了延續他們的生命，把自已給奉獻群衆！……在此兩種方法中擇其一實行吧了！……妳說對不對！……」

姆蕾恩，只有點個頭，却沒有回答我。

鑒諸事實的情況，兩種方法都不是最優良的辦法，這事情的演變是不難推想得到的

……到糧食告罄的時候，我們豈有能力養活他們！

我的腦海裏，幾乎混亂了！舉棋不定，進退維谷，到底該把僅有的糧食給大家分享之後，全部坐以待斃？或者是留下我們眼睛還健全的人來重建世界？該選擇那一道方法？我給站在十字路口了！

「比爾！你是不是已經胸有成竹了！」

姆蕾爾問我。

「在這生死的邊緣掙扎，彷徨……我們當然要選擇〝這一邊的〞求生，這是人類的本能！

現在不能就，正與邪，善與惡之間做個抉擇的時候，只要能求生，然後再做打算！是不是這樣才對！」

「我也同感！不過眼巴巴的看了那些眼睛的，無辜地，不幸的人群，任其命運去擺佈，有些不忍心！……」

「但是，把話說回來，我們如果和他們一樣，給他們合流，很明顯地，一定會和他們一樣，同遭〝坐以待斃〞的厄運！能得救的地球，也許眞的！……」

「好啦！我立定決心！同你一道走，共生死呀！」

姆蕾恩的回答聲，簡潔而有勁。

那些可憐的眼睛的群衆，從廣場中很快地消失而去！剛剛的四個人，只剩下三個人吧了！我拉著姆蕾恩的手向大門那邊走去！

那三個人，似乎是受命看守的〝守兵〞〝他們看我們的眼睛是健全的，就很快地爲我們把大鐵柵門開了！引導我們到叫做「上校」官階稱呼的人辦公室去。

〝這位〞上校〝可能是他們一群的〞領導者〝。

〞上校〝先生，一見面之後，在我的印象裏是個五十開外，具有強健體魄的軍人型初老的人，從他的言行，可以窺伺其爲人的全豹，講話，不會拖泥帶水，從問話中可得知他是能幹的〞軍人〝。

他問我們的年齡，名字，職業之後，要我們去見了個名叫〞必得利〝的男人。上校先生告訴我們，一切事宜，他可以群細地告訴我們。

那個看門的〞守兵〝又把我們帶到〞必得利先生〝那邊去！我們倆在一個屋子裏〞拜見〝了他，這個好像部隊裏的指揮官，把一切該辦的事情告訴我們！

這位，高個子，略感到瘦一點的必得利先生，貌溫順，語誠懇，毫無架子，平易近人，使我們倆放下了不少心……使我們有“得救之感”。

「我簡略地介紹我們這裏的情況：

到目前爲止，我們這個地方—收容所—上校以下共有三十五個人，其中二十八個人的眼睛是健全的，餘下的七個人是不幸的”被害者“不過都是他們的家眷。

我們很希望，今天裏再來了幾個”健康“的人們，這就給我們添加了”生力軍“了！

不過我們知道，衡諸目前的情況，這裏並不是我們可以久居的地方。可能的話，立卽完成了準備，要轉移”陣地“移轉到安全的地方去！

我們對他的說明感到滿意，點頭讚成。

「我們也同樣想法！這是不謀而合的！本來嗎！想在今個兒晚上想離開倫敦而去！……」

「你們有代步的車子嗎？……」

我看他們是有組織的，有主義的一個正義的團體，我坦誠告訴他們，我暫時”借用“來一輛車站用「運輸車“而且告訴他們放車的地方。

我認爲他們可以信得過，就把我們身邊的攻”得利非德用鎗“及子彈，防禦面具，……等裝備……都一一向他透露。必得利聽了我的報告，以奇異的眼光問我道：

「你那來的這些武器？……」

我把我的”簡歷“介紹之後，再給說明了得利非德鎗之威力。但是這位”門外漢指揮官“却好像無法了解我的說明，反而露出”這倒無所謂“的表情，把話題轉了過去道：

「我希望你們立卽到各地方去”尋找“生活必需品及糧食來……至於車站用運輸車，最好能找到，大型而性能優良的”大卡車“來！……」

在我身旁的姆蕾恩插上口問道：

「這樣說：我們最好去搜集什麼最好！……」

「對！對！關於這個問題……我想，我們目前還缺乏了”罐頭“這一類的食物，又因這個東西，在運輸上，儲藏上都有莫大的方便……

我這裏有那些東西的”一覽表“所以你們給做好做一件事，最好沒有了！……」

必得利，從口袋中掏出一疊用廻紋針夾住的小型備忘紙寫的「一覽表」他翻了一下，把其中的一張，抽下來遞給我……我看裏面載著“罐頭類”的名稱，茶壺，鍋，煎板等……詳載著很多日常必需用品。

比得利先生，看我在詳看內容自個兒補上了一句：

「最好能依照這個單子上的東西給蒐集回來，不過我希望不要和這個單子的東西太“離譜”了！因爲我們這裏的人，已經分頭去找些其他的“必需品”去。

對！還有一個！希望要蒐集的時候，儘量能得到“高級品”可以用得久呀！……」

必得利先生，邊說又邊翻“單子”集，他又從那個裏面，抽出一張，遞上我手中說：

「這個單子，載明了倫敦市的糧食大倉庫，大批發商的住址，到那裏去，十之八九可以隨心所欲地，可以取到我們必須的東西……

……我希望你們立即採取行動，在天黑以前回來！不然行動是不方便的，而且我們打算在今晚九時半左右，擬於在大禮拜堂集合一下，討論各種事宜！……」

禮堂上的集會

我們“受命”於危機四伏的時候，立即和姆蕾恩把自己運輸車上的“貨物”給卸下來，開了它，向四方“尋找”新車去！茫無目標的……

我小心駕駛車子，一面請姆蕾恩留心「找」車子，已經八時過了一刻，就平時而言，倫敦的街道，現在這個時刻是車水馬龍，水洩不通的時候。

馬路上的行人是寥寥無幾的，顯得很寂靜，在馬路上的行人，其行狀，已經和昨天不同了！手拄拐杖……

但是這個“拐杖”却不是在店頭裏買來的，看樣子，把路旁，林蔭的樹枝給折下來“濫竽充數”吧了！別開生面的「社會」已經形成了！

我把喇叭試鳴一看，他們，不再向我這一邊撲過來，自個兒躲到行人道去……這個“動作”使我不由得心痛了！爲什麼有這個今天？我又無能爲力？……

我的心底下想，我似乎天予我個“神聖使命”把這些無辜的，不幸的人們，盡量給

他們“延年益壽”最好能還他們健全的“身心”

我的腦海，又如走馬燈般地旋轉著……但是這是在目前的情況下“毫無意義”的，我自己心裏明白！

結果，我還是回到現實的世界來……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……這是我目前可以想到的事吧了！

恢復“知覺”似地我，再向一個目標前進，尋找“大卡車”—我在五、六條街頭，緩緩地駕著車子，費了一個把小時了！……還不能遇上“理想”的卡車。

我正在擔心的當兒，姆蕾恩叫道：

「比爾！你看！那前面的一輛！……」

我緩緩的駛進附近去，停下了車子，走出一看，一輛嶄新的「五噸卡車」其外型，一瞥之下，令人喜愛的。

貨物臺上，沒有一點東西，我們回到看那“運輸用車”搭上這部“新卡車”開了引擎就揚塵而去。

我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“單子”上的“食品儲藏庫”了！把堅固的鎖頭砸壞，進去

一看，我不覺地大叫起來。

原來！倉庫的門給一開，三輛卡車停往於裝貨車起重機邊，而且其中的一架，已裝滿了貨“升火待發”了！

我感到自己的幸運……平時而言，這是“強盜行為”不知被判了坐幾年牢，但是在短短的一天裏，却變得不堪回首的世界！

我從倉庫裏再去翻找「貨單上」的必需品……鍋子，煎板，菜刀，暖器機，油爐……盡量把它蒐集來，然後再加以選擇“品質優良”的上等貨……

選擇好了之後，給載上貨臺上，把錶一看，已經午後一時又過了一刻！

精神的緊張，加上心緒的不穩定，生活在恐怖的“社會裏”不知如何形容了！

但是工作完畢，頓時感到肚子的“虫兒”在暴動，嘰哩咕嚕叫個不停，爰之，駕著車找個“飲食店”去……

並沒有費了多少工夫，在第一條街的拐彎角就給找上一家“料理店”這個地方，似乎“經濟實惠”的地方。和姆蕾恩進去之後，隨心所欲地，取了喜歡吃的“食物”給取來，吃個一頓飽！

又免費，又實惠，我們倆把“肚子”裏的餓虫給壓住了！感到很有滋味的一餐！

我們吃飽了之後，又把車子給駕回食品倉庫去！我求得姆蕾恩的同意，請她駕駛那一輛滿載“罐頭”的卡車，我就自己來駕「載有日用品的五噸卡車」……不一會兒，我們把兩輛卡車給停住於大學門口。

能滿載而歸，心底下却喜憂參半，我們眼睛健全的人們而言是“幸福”的，但是那些“貨主”呢！一切的努力都歸於水泡了！想及於此眞令人感慨萬千！

但是，捨此，也沒有其他的好辦法？只好把心一橫，再“蠻幹”下去！

我們依必得利之“命”卸了貨之後，再去載回了兩大卡車的罐頭食品來，在回家的途中，忽然見了一家“獵鎗店”的陳列櫥，陳列著“得利非德鎗”我們停車進店裏去全給取出來，算來是一種“廢物利用”了，我取在手裏，却痛在心裏……我希望“店主”原諒我們的盜竊行爲。

第二趟車，回到大學裏“指揮官”必得利先生走來我們的卡車邊，詳查那些貨物。

他一輛一輛地，逐輛檢查，每一輛的“貨色”看完了之後，似乎很滿意，只見他微笑著，點點頭，但是看到的最後一輛，載有“得利非德鎗”與子彈的一輛，即問道：

「這是什麼東西？……」

我立即回答他：

「這是得利非德鎗和它的子彈！……」

他看我的回答，很自然的，就又露出詫異的眼光問道：

「對！對！你剛到此地的時候也帶來了“得利非德鎗”子彈……還有什麼“防攻面具”嗎？……」

從他的口吻來判斷，他好像認爲我的「作爲」是“瘋狂”似地，他似乎要求“你要帶了這些不倫不類的東西，不如多帶些糧食來的聰明些？……”我感到這位“必得利指揮官”語詞裏帶點諷刺的意味！

必得利先生也沒有再說些什麼，掉頭就走了，我跟姆蕾恩，有點感到身心疲倦，找個樹下坐下來！

我不由得告訴姆蕾恩：

「那位必得利指揮官，似乎把我們的「作爲」特別是“得利非德鎗”給取回來的事，……以爲這是多餘的！把我們當瘋狂的人似地……」

「他們馬上可以得知我們是好人呀！……但是說也奇怪，我們來到此地，未曾看過一棵得利非德呢？……」

「這也許……因爲此地是市區中心，我到這個地方也還沒”看見“過一次得利非德！……」

「但是！我到現在也還不能了解……昨天出現的得利非德，到底用什麼方法，恢復它的自由身？……」

「這也許，它自個兒想辦法，把鏈子拔去了！至於拔去的方法至爲簡單，就是把身子一直給東西，南北搖它，使它”鬆“下來，就拔掉，溜走了！

被”釘牢“在”柵內“的集體的，大夥兒合力來做這件事，就簡單，是個輕而易學的事兒」

「那麼？怎麼不把”圍柵“堅固一點？……」

「原來，不必那樣做的！這個”得利非德“被撒播到地球上來，沒有發生過這種事，它們起來騷動……如果說有了”走動的事實“最多也自個兒走，我們工作人員，可以把它趕回原地，再給釘牢它們！

得利非德的行動，絕不是有計畫性的，我們可以斷言它。由它們的習性而言，必須有”土“才能生長，所以都市而言，這是”它們的沙漠“一樣，由此推斷，它們是會向鄉下地方”擴展“他們的根據地的呢！」

我向姆蕾恩，以輕鬆的口吻說明”得利非德“這個殺人畜。植物人的”發展傾向“

——

其實在我自己的內心裏頭，被有一層烏雲籠罩著……

晚餐過了，有一個眼睛健全的人，來通知要我們到禮堂開會，這個禮堂却很狹窄，……我跟姆蕾恩一道進去。

把會場一看，說也奇怪，大約有一百人集合此地，聚集一堂……仔細一看，幾乎一半的人是眼瞎的。但是這些”不幸的瞎子“好像態度沈著，沒有”新患“的感覺，爲什麼能集了這些人，就不得而知了！

講臺上面的座位上，坐著”上校先生，指揮官。必得利，穿著牧師衣著的白髮皤皤的老人及一位荳蔻年華的小姐，計四個人，……圍著不知談些什麼……但是約五分鐘光景，那位上校先生請各位就各位。

”指揮官“必得利要大家肅靜，同時宣佈開會。

必得利先生站起，把双手輕壓於桌上，以誠懇的口吻，侃侃道來：

「各位先生！各位女士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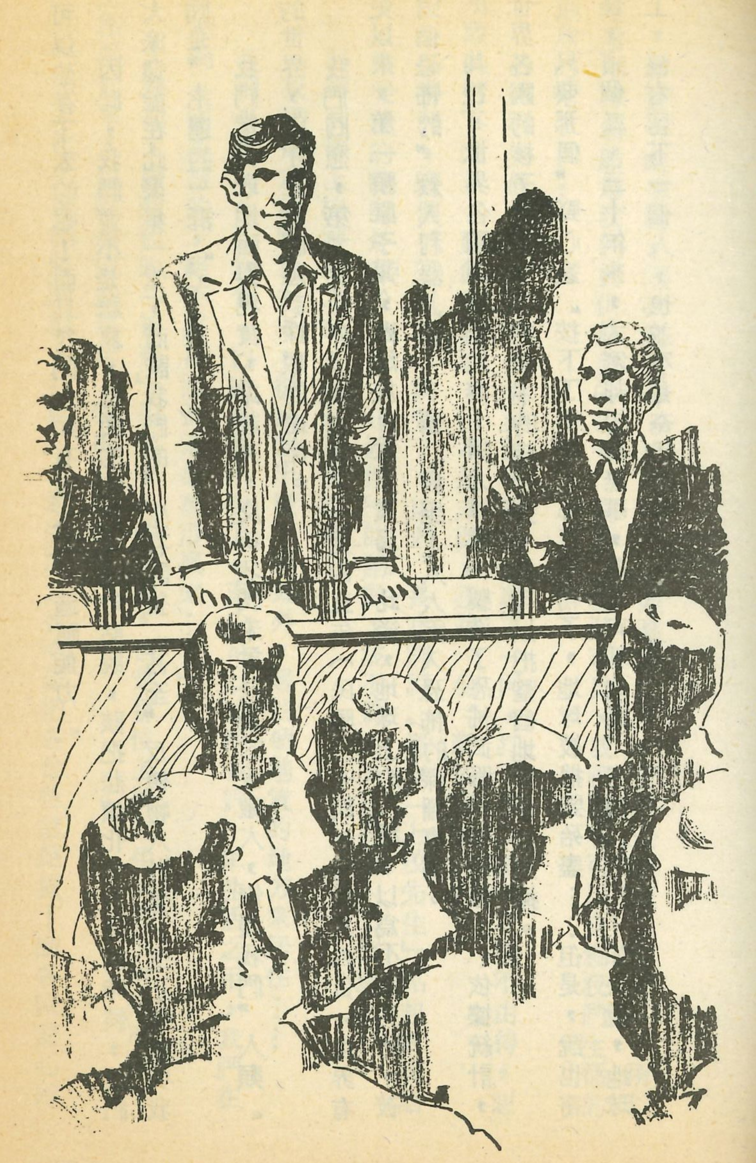
今天集合在這裏的諸君，在前天，忽然被不測的災厄所侵害……失去了健全的身心……大家在此次所受的冲盪，可怕的情景，一定記憶猶新，心猶餘悸……

我們的世界在一夜裏頭，起了前古未曾有的大變故，因此，人人自危，以爲這正是地球的末日來到人間，

但是我們深信絕不會有這麼一回事的，不過大家不顧眼睜睜地看地球上，所有的生物，包括人類在內，亡於這古里古怪的”得利非德“手上，只好待我們去奮鬥，抵抗吧了！

從歷史上，我們可以得到了證實，不管如何大的災禍，我們的祖先也給克服過來的。如使上所記載的無數次的洪水氾濫，瘟疫的大流行，……人類不知幾次遭遇了，不可救的災殃，但是，我們的祖先，却以無比的信心，克服一切的困難，重建家園……

由此可見，我們目前，雖然面臨前古未曾有的大災難，只要我們堅強起來，我們是



可以生存下去的呢！而且我們人類有很大的〝適應能力〞

　因此，我們並不是悲哀，自憫的時候，換句話說，該把悲憤化爲力量的時候，我們大家還能在此聚集一堂，商談我們的〝生存計畫〞甚至〝反植物人計畫〞這正是證明我們是〝幸運的一群〞。

　我們當勇敢地面對現實，站起來，反抗我們未曾見過的大敵人，恢復我們〝人類〞的世界，這才是我們應該採取的途徑。

　我們回想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一九四五年（民國三十四年的八月六日）世界有史以來，第一顆原子彈，轟炸於日本·廣島。此後，地球上的人類，以爲不知何時，被這個恐怖的〝殺人利器〞給一〝類〞殺絕！人人陷入恐怖的深淵裏去。

　其後，世界各國則競相比賽，擴大軍備，製造了恐怖武器。如氫彈……依據統計，世界各國的核子國家，目前擁有的核子彈，就可以把整個地球給催毀掉。

　只要那個〝野心家〞按下了電紐，那可不得了，地球被摧毀殆盡……但是，說也奇怪，這個二、三十年來，大家却相安無事，眞是可稱之爲〝奇蹟〞的呢！如果說，地球上，沒有留下一個人，也並不是奇怪的事。

　從這一點來說，這次的災害，並不是全人類都滅亡了，更不是地球給摧毀了，所以地球本身還能爲我們提供最好的糧食〝資源〞由此可見，我們還有可以自救我們生活的地球的呢！……」

　必得利，他文情並茂的一場演說，給我們臺下一同，打了不少氣，我也不由得，想勇敢的活下去……更使我感到，這不是末路，正是一個〝新的開始〞。

　必得利，這個〝指揮官〞說完了，接著〝長官訓詞〞那位「上校先生」站起來說話了。但是他的說話是關於一些「事務性」的話頭，並不驚人，也沒有人〝反應〞。

　必得利等上校講話之後，再站起來說道：

　「我們擬定於明天中午，從倫敦出發，到郊外，尋找個適宜的地方來居住……我們必要的生活物質，已經蒐集不少了，至少可以維持我們一年生活之用，我們在這期間，回不得的，絕不許再回到這個都市裏來……」

　大夥兒，聽到他的「補充」引起不小的騷動。但是那位上校先生，看了情形不對，立卽站起來，想說服這些將起了騷動的群衆道：

　「明天起！我們將開始，我們的〝新生活〞並不是把各位帶進絕境！請各位安心聽

指揮！……」

大夥兒，果然被他的話〝鎮〞下來，接著開始討論，明天起「新生活」的方式了！

結論是這樣的，從今以後的生活方式而說，也許是因社會結構的變遷，社會道德方面，也許會帶了一陣冲激，不過他們一切呼籲〝互助合作〞〝互爲照顧〞作爲本團體的最高準則。

大家認爲，只要合作，共同貢獻智力，體力……這一定可以由這一百人創造一個〝新天地〞——新世界。

經過一番集會，大家似乎對自己的〝前途〞充滿了信心，溢於言表。

但是，把這些百人，給「職業」分析一看，竟沒有一個〝大夫〞不過有個「護士」聽說，剛剛坐在講臺上的那個人就是了！大會中決定，請這位年輕貌美的護士，爲大家一個個地打了所有的「預防針」以備可能蔓延來的恐怖傳染病。她也很樂意地完成這件工作。

集會散了，各自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。但是我的腦海裏，却旋繞著一件事……這就是上校先生，必得利指揮官都沒有說明，明天要去的〝目的地〞只說明了離開倫敦市，

，那個男人，把一個用鐵絲綁成的小罐子，端在右手，給端進來，左手則直沿著壁兒，較遠的地方……

他們到底，爲了保密或別具用意，或是未定？不管如何，要去的目的地沒有給說出來，如果一旦有了變故，大夥兒分散了怎麼辦？又要如何集結起來？

這雖然是行動上的一個小節，但是這似是而非的「報告」我不由得擔心起來……

果然，不到一個把小時，我的想法，不幸而〝想〞中。

——

這個〝突然事件〞發生的當兒，我正做個甜蜜的夢，浸潤於夢鄉裏，我獨個兒散步於寂靜的街道上，沒有一個行人，從遠遠的那個地方，聽來了令人毛骨悚然的〝鐘聲〞……在這個當兒，忽然有個尖叫聲：

「喂！得利非德！逃了！它們跑了！……」

我從夢中驚醒過來……但是鐘聲却眞地被敲響了，幾乎衝破人家的鼓膜似地，房裏一片漆黑。

在這刹那，不知怎麼的，不能想起自己到底在那裏？這個當兒，從外頭傳來，有人喊：

「失火了！失火了！」

這個喊叫聲把我驚醒過來，我一躍而下，向門那邊摸索而去，終能把門打開走出走廊。

走廊上，已經瀰漫了煙霧，多人在走廊上橫衝直撞，四下一片漆黑，但是看樣子，大夥兒都向〝鐘聲〞的方向跑，我也跟著那個方向跑了！……摸索到走廊的盡頭，上弦的月光投射於大地，在此才發見「樓梯」口，下面有人跌倒的樣子，有人大叫。

我自己，也因此提高警覺，自己警惕自己，不要跌下去，以免受傷，心底下，雖然這麼想，但是爲了〝保全〞自己生命的一念，不得不加快我的脚步。

幾乎下到地面了，我不覺地被什麼東西纏住似地，向前面倒了下去……這個時候，在瞬間又消失了！又是一片漆黑……奇怪！我就從此昏迷下去，不省人事。

第二章 人類的末日

被俘之後



昏迷不省人事之後，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忽然醒過來，首先感到的是劇烈的頭痛。

徐徐地打開了眼睛，忽然遇上強烈的一道光芒，我嚇了一跳，立即把眼睛給閉下來……我爲了「冒險」再徐徐地打開，瞇了眼睛……〝偷看〞似地，窗子在我的眼前出現，從透明的玻璃上射入陽光來。

頭痛一直加劇，稍無退去的跡象，目眩神搖的田地。

想揉揉頭部，把手抬高，在這個當兒，才發見，自己的双手，却被綁在前頭……定神一看，把我的手給綁在一起的，並不是〝繩索〞它是〝吉他〞的絃一般細小的〝小〞牛筋線〝他們毫不講理，把我狠狠地捲了幾十圈，而且把打結處給緊結於「手臂」外側。

這樣一來，要使用”牙齒“來咬斷它，却無能爲力了。

我只好，又躺下來，凝視了天花板……

「我怎麽，被綑綁之後，給丢進這個屋子裏……我是不是在做夢的呀！……」

但是，我自己的四下環顧一下，這並不是在做夢，我被”丢進“的屋子，相當窄小，放了一個小床之外，並沒有其他任何東西！

「喂！有沒有人呀？……」

恢復了”元氣“的我，竭力叫人了！

過了一會兒，好像從走廊那邊，有人的脚步聲，向這邊走來。那個足聲，果然在我的屋子前面停住下來，他並沒有敲門，自個兒開了門，把頭探了進來……他頭上戴了帽子，一副髒兮兮的臉上，鬍鬚也任其長著……

這個男人，好像眼睛是沒有看見，並沒有看我這裏，向別的方向說道：

「喔！先生！你醒過來了呀！等一下！我爲你打了一杯茶來呢！……」

那個令人厭惡的人，說著，就把門”咚“！的一聲，向那邊走去，過了三分鐘光景

徐徐地，小心翼翼的走到我身旁……

「喂！你在什麽地方？……」

那個男人，向我問來！

「我在此地！你可以一直向前面走來！……」

那個男人，把小床踢上了，沿著走過來，摸到我的脚之後，把端在右手裏的”茶罐“遞到我的手裏來，我的手臂被綁住，不容易接住他的”茶水罐“！

我總是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把”它“接過來，雖然不能自由自在地動著，但是還可以勉強喝它。

茶的裏面被冲些”白蘭地“我把它一口氣喝下。

「謝謝！我名叫比爾・美遜！叫我比爾好啦！」

男的也自我介紹叫：「阿爾佛」。

恢復了心緒的我，我向他問過去。阿爾佛侃侃地道：

「先生！您還記得昨天早晨的事情嗎？在大學門口前，有過一陣騷動！……你記得嗎？」

我直截了當地回答他，我在當時也在場。他道：

「那時候，把我們帶去，使你們慌亂一場的是名叫「科卡」的男人。科卡是先用”鎗“先把大夥兒驅散之後，再一次，秘密地把他們的一夥給集合來。

他們的一夥，手段是毒辣的，他們認爲我們對他們是礙手礙腳的，決心把我們幹掉，或是奴化我們！……」

「你這樣說來，那一場火災是”科卡“的鬼計？……」

「那裏有”失火“這種東西？他們要我們在樓梯下層地方張了”牛筋線“之後，然後在大廳裏，燃燒些紙啦！木屑啦！叫一個人去敲鐘！

他們的看法是這樣的，如果喊了失火，眼睛健全的人們，一定衝著門，先跑出來……這個時候，最先上了”當“的人是眼睛好的人們！他們的計畫……說也奇怪！一次就成功！

看有人上了當，躲在兩旁的”科卡“和另一個同夥的，把倒下的，從頭狠狠地打下去，使之暈厥……然後就交給我們去處理！

他就要我們把你們這些”傻瓜“扛到卡車，送到被指定的地方。我們以爲這種方法

，沒法兒得逞……但是，却輕輕鬆鬆地完成了一件”大事“！」

奇怪！這位”幫兒“——阿爾佛先生，笑嘻嘻地把事情的經過全盤”托出來“他的說話聲很輕鬆，似乎忘却了自己沒有前途的”眼睛生涯“對我這「光明」的人，好像沒有嫉妒，也沒有怨言般地……

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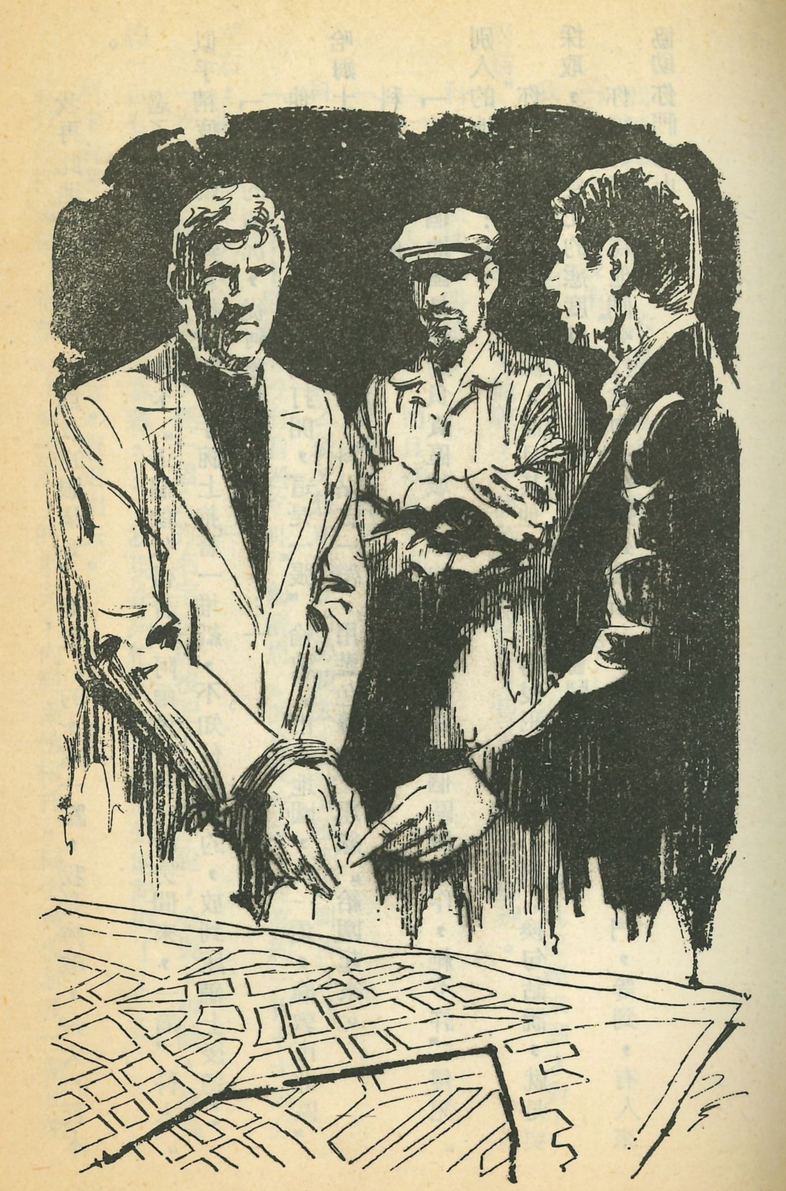
我依據他的話來推斷，在這一次事件，被”逮住“了三十人左右……阿爾佛再說明道，這個叫”科卡“的傢伙，擬定的計畫是這樣的。

「他們想把眼睛健全的和眼睛的分爲兩大組，再給分爲”若干小組“由眼睛光明的人，一人至兩人，給帶眼睛的八～十人……這樣，小組編成了，就要眼睛健全的人領頭去，找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。

換句話說，眼睛光明的人，必須爲眼睛的人服務就是了！……」

我從他的口裏得知他們毒辣的鬼計，……心緒漸漸穩定下來……不由得想起”姆蕾恩“的安危！

我想，姆蕾恩！到底和我同命運，給抓住，被丟進這個附近的房間？或巧妙地躲過



這一場厄運？……

我下了床，走到窗戶邊去……從窗戶探望外頭……給看下去，我的房間，有四樓的高度，……

建築物的外面，貼了”塘瓷“這樣就無逃亡了！

我只好兀立一會，回到床邊坐下來，想想自己”往後到底怎麼辦？……“我想，我的手，雖然被這種東西綑住，有必要的時候，是不是把那個”看守“—阿爾佛—給打倒在把上！

但是……他雖然眼睛，我至少要有個防備，他的身上，也許懷有”利刃“，如尖刀或其他攻人武器……那批人，毫無血性，什麼事都敢做得出手的呢！

所以，決心逃亡，沒有相當的”心理準備“是會把事情弄糟了！所謂「弄巧成拙」是最要命的事。

我想，最好「敵我」倆都安然無恙，能各走各的路，最好沒有了！如果要做到如此”妙“的地步，只有一條路，那是”乖乖地“按照他的命令去行事，等”機會“的到來，捨此並無他法！

我再此地仔細地想，因爲我的眼睛是”健全“的，這一點，我是勝敵，最大的資本。

過了一個把小時，”科卡“這個傢伙帶著”阿爾佛“到我的房間來，一看”科木“似乎精疲力竭，無精打采的，手腕上抱著一堆紙，不知什麼用的，放到床舖上後道：

「一切的情況，從阿爾佛聽到了吧！……」

他邊問，邊把那張紙給打開，這是一張”倫敦“市的地圖，我一看，倫敦市北區”哈姆士提德“的一部份和瑞士．科貼吉一帶，用藍色筆的”粗線“給圍起來。

科卡指著這個地區道：

「這個兩個地區是你的負責區域，你的一個小組在這個區域工作，絕不許”侵犯“別人的地區！……

你們不得侵犯其他小組，而且其他小組也不得侵犯你們的小組“換句話說，就是要採取，互不侵犯的態度就是。沒有這樣做，一定會鬧個不休！

你得好好兒爲他們尋找食物，生活必需品……供給他們，養活他們，等到，有人來協助你們爲止……」

我爲他的”訓話“不覺地無名火冒了！

「如果，以後沒有”協助“的人來，怎麼辦？……」

我的直覺上，已經沒有可能再有人來了！假使說有人會來，老早就已經來到才對！因爲”大英帝國“的首都，倫敦，一個英國的國民，豈有不救它的道理。

科卡卻自信地喊叫道：

「一定會有人來？……」而且補充一句說：

「你好好兒去幹，我命令的事兒就夠了！」

科卡，把那幅地圖再摺好之後，想走出我的房間去。我立即把他叫停了！

「喂！等一下！你們有沒有看過名叫”姆蕾恩“的金髮女郎，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左右，眼睛略帶灰色的……碧眼的……」

「我呀！我到目前爲止，連一個人的名字也還沒記下來，你說，金髮，碧眼，身高約一百七十公分……好像有看過，……我現在夠忙的，無法清楚地記得！……」

科卡說著就連歪頭也沒有，直走出去。

我只好把這個”尋找“—姆蕾恩—的事兒，向阿爾佛相托。阿爾佛告訴我一個秘密

。他說：

「這種找人的事情是被禁止的！不過我會爲你效勞！」

他的態度，算來是誠懇的，我謝了他，請他轉告給她，我在此平安無事，而且希望她能告知我，她的行方就夠了！阿爾佛也不知怎麽的，滿口答應。

我想，如果能得知她的〝監牢〞以後才再進一步，〝設法〞連繫，假使得知〝她〞安然無恙，心底下就感到堅強多了。

但是，把話說回來，我是不是能把眼睛的人們棄之不管，自己溜走？想及於此，我的心又軟下一般。如果沒有被〝拘禁〞起來，現在，一定和上校及必得利先生，站在〝同一陣線〞聯合作戰！

在目前的情形而言，假如心〝一橫〞自個兒逃亡出去，把那些無所依靠的〝瞎人〞置於死地，到底難抗衡了良心的譴責，而遺憾了一輩子！

在心底下想，我的所作所爲是「正」的，「善」的，但是無法拯救那些可憐的人們，於良心是不安的了！

在旁晚時分，阿爾佛來開門道：

「喂！比爾先生！你想找的人，在〝西門士達〞地方，在一個會議室裏頭！……聽說，那一組的任務是〝尋找食物〞的一組，……這個任務，不是簡單的呀！……」

尋覓糧食

他走了之後，我躺下來，但是〝百感交集〞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一直注視著天花板……

……整個腦子裏却〝擠〞得滿滿的，……但是不知過了多少時間，身心俱憊的我也睡着了！

隔天，一大早，有人敲門〝守衛〞阿爾佛把我叫醒過來，他的後面跟著一個看來就令人可怕的，露著〝猙獰面目〞的大男人站立著，以手指玩弄著亮亮的刀子……

那個狡猾的眼光，把我從頭上打量到脚下……這個大男人，顯然，眼睛是健全的。

在這個人的看守下，阿爾佛用剪刀剪去我的〝牛筋線〞但是換來的是〝手拷〞〝卡薩的一聲給扣上了！兩人走了以後，大約五分鐘光景，阿爾佛爲了端飯來。

吃完了早餐，阿爾佛敦促了我，下樓去，不知下了幾道樓梯，終於來到室外了！也

是馬路。馬路邊有兩輛卡車載滿了人停在那裏。車旁站著”科卡“和他的同夥兩個，投以我兇狠的眼光！

科卡看我來了！兇巴巴地喊了我過去。我走近他身邊的同時，他掏出”鏈子“穿於我兩手之間……這個鏈子的兩端還繫著”皮帶“那個一端，已經被繫在他身邊的男人的手腕上。

”科卡“又把另一端給緊緊地繫上另一個人的右手腕去。結果，我被兩個”大男人“夾住於中間。這個科卡的作爲只能咬牙切齒，但是也無可奈何呢！

科卡的”把戲“我只好眼巴巴地看著，他做好了，以嚴厲的口吻道：

「如果我是你們，我絕對不會去動”歪腦筋“的呀！假使你好好兒幹，這些人們也會聽你的！……」

我被推上卡車之後，車子就開了！不到半個把小時，車子就到達”瑞士•科貼吉“區，車子停下來之後，那個兇巴巴的守衞，又把我們趕下車來。

我算來是此隊的負責人—隊長了。回頭把他算一看，大大小小，一共有五十二個頭，其中十四位是女性，可惜的是全都是不幸的”後天性瞎子“

我的腦子裏，首先想到的一件事是，要先給找出”棲身“的處所。如果說，有機會”逃亡“把這些可憐的一群，棄之不管，這是於心不安的，昧了天良的事，到底是做不得的。父母從小的教誨，猶在耳邊……父母的耳提面命豈可忘了它！

想及於此，先給找個地方做「根據地」然後盡我的所能，爲他們服務，這就是我的「義務」！

本部—根據地—我首先想到的是「大飯店」—旅社是最理想的地方。既不必再爲床舖或棉被而操心，又”隔間“方面做得很適當，給這些一群”瞎人“很快地能習慣了，適應之後，就不必太麻煩了！

爲此還得考慮的是房間多，又免爬樓梯之勞的旅社最好，很幸運，這個事情，很快就解決了！

把全體”隊員“給安頓好了之後，大家睡了，我聽了到處打鼾的聲響，不覺地緊張起來”從明天起如何來養活一群沒有生活能力“的人？但是頓時領悟到，現在想了這些也無補於事呀！決心遇了事兒再做打算！……

早晨，五時頃，一部份早起的隊員”卡嗒！卡嗒！“走了！洗刷了！說話了！我也

不得不起來，……

吃過了早餐，我就要大夥兒，準備出發“狩獵”去。我本來想，要給這批不幸的人群適應了“新生活”大概兩、三天的功夫就夠了，但是做起來，毫無進展，因為每一動作都得以指導呢！大約一個星期過去了，他們才能把“動作”做得快些！

我們隊裏，被分配的地方，是個“貧瘠”的地方。如果，這個地區，有食品工廠的“大倉庫”又有人能出來指點的話，最好沒有了！把到處尋找，踏破鐵鞋，只能找到一所小型的“超級市場”。

這樣“貧瘠”的地方，我們的工作當然“吃虧”很多，事倍功“半”，吃力不討好就是指此而說的了！所以每天得出去“打狩”否則明天的“麪包”在那裏，這就無法保證的！

這種“打狩”—尋找食物—工作，假使不是一個身心健全的人，工作是沒辦法完成的。就一端而言，如果說找到“罐頭”還是得由我替他們辦別，而且必須為他們打開……我這個“隊長”要把一切工作給包辦下來。

看了這個情形，一部份的人們，在“摸索”中訓練自己的人也不在少數。

我和他們的生活，一旬過去了！要把他們棄置不管，私自逃亡而去，這件事如果把心一橫，給做下去，感到昧良心，而且憐憫之心油然而生，就目前的情形而論，他們沒有“我”到底無法活下去！

但是一想到，糧食是有限的，因為食之者衆故也。有人吃飯，但是沒有人生產呢！在彼時，我該如何辦？我就說不出所以然來，心頭給一塊大石頭壓住似地，沉重下來，愈想愈可怕：……如果，走上霉運，我也是得參加他們—不幸的一群裏頭去……這是說不定的！

但是，又面臨了突然從天降下來的事件。

第十天的早晨，大夥兒又要一道出去作一天的“作業”—尋找食物去的當兒，大家整隊將出發了，有同伴來報告，在二樓裏，有兩位急病患者，請及時要去看他們！

我心底下想，我去也無補於事，我雖然也是學生物的，但是在這緊急的一刻，却毫無用處，這時候，我感到“學然後知不足”的道理了！

我因“隊長”之職責所在，總得走一趟。

我上去之後，一看，兩個人都和“普通”的病患一樣發著高熱，柔腸寸斷似的絞痛

，正逼他們，痛苦呻吟在床上輾轉著。我雖然在這醫學方面是門外漢，但是一看就知道，他們也不例外，被嚴重的傳染病感染著……

但是應該如何來”治療“他們，我就束手無措了。我的唯一辦法，只能想到的是把他們兩人”隔離起來“防止其”蔓延“吧了！不是我的不對，在這情況下眞是無可奈何？

我自己本身而言，雖然都打過種種預防針，但是看樣子，不能掉以輕心。如果身體衰弱，一定是危險的了！

我不由得焦立不安，也許要比計畫的時間早一點從這裏轉移”陣地“去。

不僅是對抗”瘟疫“還得馬上解決的事情又跟在後頭了！因爲附近的”家家戶戶“工廠，倉庫，商店，市場……所有可能找到”食物“吃的地方，已經”竭澤而漁“這種情形下，非走不可呢！

沒有把活動範圍給擴大，或移轉本部不可呢！

我決定這樣做了！我要”收拾殘部“向另一條街，約距”現住址“一公里的”商店街“去。

我在前面領頭，但是在第一個街上的拐彎角，在前面出現了一個想像不到的景象。在那小型的”超級市場“前，一群群衆，把”痡子“給往卡車上搬。

我看情況不對，他們也是和我們一樣，是可憐的一群。似乎爲了”尋找糧食“而遠征我們「區域」來的。我要我們的隊伍給停下來，採取”對策“首先在我腦海裏想到的是”我們爲了「息事寧人」先打退堂鼓忍讓他們，否則一場打仗是免不了的！何必互相殘殺！……」

我下定決心的當兒，從”超級市場“裏走出一個”紅髮“的男人，他看了我們，臉色都變了，似乎向我們挑釁。立卽從口袋裏拔出手鎗，連看都沒有，毫無瞄準地”盲目射擊“來。

這一顆”盲目子彈“發著吼叫聲，打進我身邊的牆壁上去！聽了這”鎗聲“我的隊員及他的”隊員“都”呆立如木雞“不知如何是好！

那個男人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再把手鎗舉起來，向我瞄準過來，這一顆”兇彈“却打中站立於我左側的男人，可憐的他，尖叫一聲，應聲而倒，臥於血泊中。

我定神一看，那個男人，正是把我”監視“的那個人，我把我身邊的男人和我的”

看守"給連拖帶拉，退到街上的拐彎角去，命令似地向他道：

「喂！事情到頭來，請打開我的手拷好嗎？這樣的話沒有辦法做事呀！……」

他却露著令人厭惡的苦笑，道：

「喔！你想欺騙我呀！……」

我知道了！他既然這一種想法，以爲我會騙他，作逃亡之計，我只好"對不起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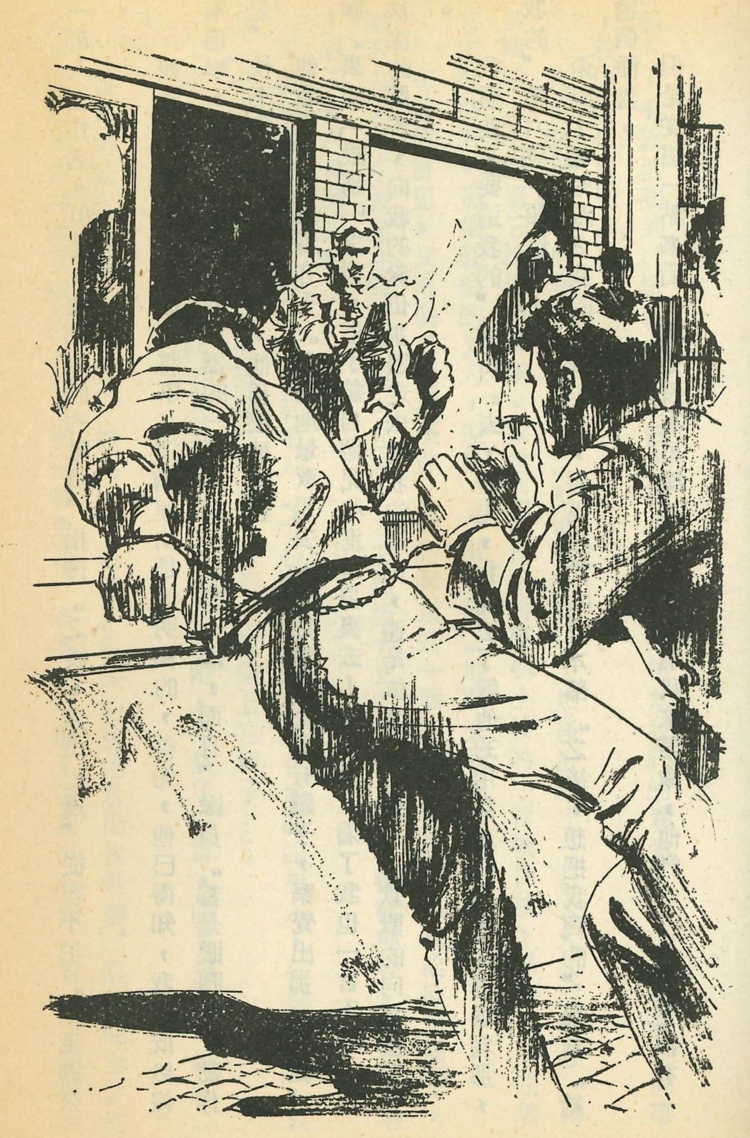
"把双手儘量揮高，狠狠地由他的頭部給"一記"

這位"看守先生"吃了我這不意的一記，連喊叫的"工夫"也沒有似地，把頭碰上牆壁，立卽倒地，暈厥過去。我連忙，從他的口袋裏，搜出"鎖匙"打開我的"手拷"然後向我的"隊員"宣佈：

「好啦！現在要大家向後轉，然後一直前進，但是前後接踵而行，千萬不要脫離隊伍呢！快！快！……」

我立卽爬過那個圍牆，跳下寬敞的院子裏去，這個邸宅的規模相當大。我馬上躱到建築物的大門門柱旁，隱身起來之後，看看裏面的動靜！看看他們到底是搞什麼鬼？

剛剛向我射擊的人，並沒有卽時"追擊"而來，從這裏看過去，似乎在指揮他們的



一群人工作著。但是，他把他們的隊員”指揮“之後，向這一邊”從容不迫“地走過來，……

他所以能如此地”從容將事“這個理由是很明顯的，首先，他已得知，我們既然沒有還擊，所以我們是沒有武器的一群，是可欺的一群，而且”隊員“都是眼睛的，動作是”快不得“的呢！難怪，他那麼地從容。

他看見”兩個看守手“都倒地暈厥過去，而且手臂上鏈有鏈子，察覺出那一個是”隊“裏的「眼睛」之後，把手鎗自個兒收進口袋裏去！但是他，看了我也一言不發，以徐徐的脚步，向我的隊伍那邊走去。我的隊伍，還是依我的”命令“默默的向那邊走去。

我看他，要追我的”隊伍“去，最先，我無法了解他的用意。但是，在這個剎那，我的”第六感“領悟了！

甭說！他是跟著我的隊伍走去，發現我們的”本部“之後，想把我們的”糧食“給搶個淨盡。

但是從這一點來看，這是沒有可能的，如果沒有我來帶隊，他們”一行“是沒有一

個人，有辦法回到”旅社“—本部—去的。所以要搶刼我們的糧食，這不是能做到的事，我自己心裏明白的。

我躲在裏頭，把他們的”動靜“給偵察一陣子，然後折斷了一枝大大的”樹枝“跨於牆壁上，順著它跳出牆外來。我也把樹枝給再斷個小枝的，當做拐杖，學瞎人，拄著它走起路來。那個紅髮的男人，還是”不厭不倦“地跟在我的隊伍後面。

在這個當兒，又來個”偶發事件“我的隊裏的一個隊員，忽然把拐杖給掉下地下，蹲下去，双手去壓在腹部，哀叫起來，……然後，立即倒在地面上輾轉呻吟，痛苦不堪！看了令人鼻酸的呢！

從後頭”跟蹤“上來的”紅毛人“小心翼翼地走近倒在地面的男人，仔細地看”哀叫“中的男人，紅毛人，把脚步往後退，似乎怕被染上的樣子……

約一分鐘光景，這個紅毛人，忽然把我看了一眼，不發了一言，向那邊掉頭就走了！

他走過我的身邊，我有些”膽怯“”緊張“我深怕被他看出我是個”眼睛健全“的人。但是，他却變了臉色，好像被什麼東西”嚇壞“一般，連我也不顧一看，邁開脚步

走過我的身邊去！

我趁機，走近倒在地面上的我“隊員”身邊去。我這幾天來的經驗告訴我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已經不可救了！眞拿它毫無辦法！

蔓延的瘟疫

我只好把“他”棄之路邊走了！痛在心裏，却想不出個好辦法來。我跑到“伍頭”去，領頭帶他們回到“本部”“旅社”來。但是可怕的事兒，接二連三的又發生。

回到“旅社”“本部裏”，有人報告，這邊一個，那邊一個，發著高燒，肚子絞痛的人們增加了！不到十分鐘，計三個人，約五分鐘後，頭兩個人立即“暴斃”了！

我爲了別人的“安全”請隊員來，把他們三個人移屍到別的屋子裏去。想到這裏，我不覺地“憐憫”起來，爲什麼眼巴巴地看了他們“撒手歸西”呢！就目前的環境下，我也無可奈何了！

雖然，我能脫離了手拷，還我自由之身，但是，擺在眼前的情形一看，凡是有血性

的人，豈敢把這些無辜的，不幸的一群，拂袖而去！

我在這此恐怖的“傳染病瘟疫”流行猖獗中，唯一的辦法是留意“清潔、衞生”兩方面的“消極預防”方法吧了！請各“隊員”把身邊，四下的環境，給保持清潔，罐頭也留意，沒有腐敗的，檢查之後，才送到他們的手上去！這是唯一防止瘟疫的方法了！

隔一天，我決定改變“尋覓方向”因爲，如果遇上別的“一隊”爲了生存，爲了爭食物，不免發生一場爭鬥，在求生存的路途上，這種近乎“自相殘殺”的行爲，打鬥是不值得的。

我留意了這一點，我把隊伍給向“哈姆士提德．喜斯”方向前進，盡量躲避他的“一群”來碰面。

我們一行，費了一個把小時到達了目的地。但是一看，附近的情形，未被“動過手”呢！沒有被搶刼過的跡象！不過在馬路上可見到幾具死屍！整個馬路上，沒有一個行人，連瞎子也包括在內，鴉雀無聲！

這個情景，靜得令人可怕，令人不覺戰慄起來，就這幾天的情形而言，街上，還偶爾可見一些瞎人拄著拐杖走路，又偶爾從屋子裏傳來人們在動！

目前可以聽見的是我們一群人的走動聲和講話聲吧了！但是，我們目前而言，沒法兒想到「它」是爲什麼？

最要緊的是趕緊到“食品庫或食品店”給找出來之後，把食物搬回到本部是最重要的。

我們又碰上一次好運，打開一所“食品店”一看，裏面的“陳設”還原封不動，我從櫥中把乳駱，麪包，餅乾，罐頭之類，給一包包，一箱箱卸下來，請“隊員”各自帶好，到馬路上準備“回本部”

十天來，他們的眼睛，眞是值得同情，但是其“動作”却純熟多了！

我利用他們在“搬運”的時間，走到地下室去，地下室有“冷藏設備”我想走進一看，想打開蓋子的當兒。

「哇！……」的一陣尖叫聲，由一樓那邊傳來，接著聽到幾個足聲，衝進屋子裏來似的……一個男人—我的隊員—不愼失足，掉下地下室……這樣，他連動也不動地，倒在地面上。

暈厥過去？或摔死了！我已經沒有勇氣去看他。

我的第六感，又把我引導到“兒”的方面去解釋，一定在上面遇見“他隊”發生“互搶”的結果吧了！我這個“隊長”不得不把陡峭的階梯，跨個大步往上爬！將到梯口處，看見了好多隻脚“站立”著，無法看到前面去！這些脚，把我的視線給擋住了！

我趕緊爬上一樓去，要大家立卽停住，不要“妄動”在這個當兒，前面那三公尺左右，四方的陳列窗被打破！三個“大男人”給丟進來似地，摔倒於地板上，三個人幾乎同時丟進來，却很巧妙地疊著……

在這個當兒，長而綠色的“長鞭子”發著低而利的聲響，向那個倒在地板上的男人給抽過來。被抽打的男人發著未曾聞過的尖叫聲……令人毛骨悚然。

在旁聽到這種聲響的人們，慌忙了！爭先恐後地橫衝直撞了！有的向門，有的不愼失足，掉下地下室的……有的竟向“長鞭子”的方向奔去……

什麼事情發生了！不待我去說明了！那個長而強靭的“毒刺鞭”正是這次大災禍的禍首。這幾天來，爲了搜集糧食關照不幸的“瞎人”生活，得利非德，這個“傢伙”已不在我的腦子裏了！

眼睛的情景得知，得利非德，已經進入倫敦市內來，耀武揚威！……

我只好暫時躲在〝箱子〞的後面，看看外面的動靜，三〝棵〞得利非德，在馬路上站立，似乎再在計畫〝攻勢〞路邊，倒着我的同伴〝四個人〞都死得好慘。

在這個時候，我才領略到，這一帶「寧靜」的理由！如果說，剛來的時候，給察看一下，馬路上的死屍，絕不會有這麼悲慘的一場面出現也說不定，……但是後悔也來不及了！

我爲了把損害欲止於最少限度，趕忙跳出地下室的梯口，大聲叫道：

「喂！全給停下來！不要動！……」

我接着以柔和的口吻〝下令〞道：

「大家不要慌！跟着我的後面來！……」

我想辦法，想從後面的門給帶出去！剛剛騷動不已的他們，這個當兒，已經恢復了〝冷靜〞一個個跟着我的後頭來，……這個〝寧靜〞的時刻，在不到十秒之內，又被打破了！從破裂的隙列窗，又有一〝棵〞得利非德，揮下了它的「毒刺長鞭」來！

這狠狠的一擊，隊伍最後頭的〝隊員〞又倒霉了，上了〝毒刺長鞭〞又哀叫一聲倒地。大夥兒聽到了這恐怖聲，又東奔西跑，……在屋子裏橫衝直撞。

我被後面來的〝衝力〞把後門衝開了！〝用力過猛〞我和幾位隊員給衝倒在地面上。這個利那，從屋子裏，又傳來了，恐怖的鞭打聲……兩下。

我們不敢掉頭了！被衝出院子的人們，給數數看，共七個人，早晨出〝門〞的時候，共二十人，現在已經短少十三人！有的也許掉在〝地下室〞裏，暈倒而未死的，也說不定，……但是爲了他們，回頭去拯救他們，這……我們七個人的命運就沒人敢〝保證〞「福星拱照」了！

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，最要緊的是，先逃離這個地方，維護自己的安全，最爲重要，我走到這個屋子後院的後面打開一看！

「哇！……」我不覺地叫起來。在馬路的那邊，民屋的院子裏，兀立了一〝棵〞得利非德，採取了〝攻勢〞隨時隨地，想進攻人類似地！……

在後面的八米小巷道，並沒有發現〝得利非德〞但是我們的〝卡車〞卻停住於大馬路那邊，大馬路邊有得利非德，想要脫離這個〝險境〞必須有〝卡車〞無法動彈，但是那裏却有得利非德守著！

我拿出勇氣，告訴「隊員」

「你們大家聽著！現在向我們攻擊來的就是“得利非德”我現在想辦法，一個個地給帶你們上卡車去！但是特別要留心，……千萬不要發了聲音，上了車子之後也得保持“肅靜”！不然……」

我的六個“殘留”隊員，要給說服就費了一段時間，他們對於我的“行動計畫”似乎不太“信任”。

我也對他們了解“得利非德”到底有多少深度，不覺地發生猜疑，……但是現在是一分，一秒也得爭取的時候，不待他們的了解，同意，我立即付諸行動。

把在我身邊的男人，給拉住手，我就走了，我低聲向他低語：

「爲了不出聲，把脚步盡量減輕！最好是躡手躡脚地！……」他好像了解我的意思，輕輕地……

我們出了後門，順著「壁牆」一步步地走去，在第一個拐彎角地方給停下來，把頭伸出“牆角”偵察一看，並沒有發見“得利非德”這個馬路，不過也是大約九、十公尺之譜。而且四周都是高高的建築物，在這樣的地方“感到安全多了！”

在不安的當中，終於走進“大馬路”的拐彎角來，我看，最後的目的地到了，小心

翼翼地，謹愼地，把頭給探出去！首先映入我眼簾的是左方的“食品店”。

定神一看！糟糕不糟糕！我的車子十公尺前，有三“棵”得利非德，威風凜凜地站立著！這三“棵”得利非德都把“毒刺長鞭”給伸入破去玻璃的陳列窗裏……

我想，在這極度危險的情景中，我決定把他背上來。七十公斤足足有餘的他，有很輕鬆地背上他就跑向卡車那邊疾奔去！

我躡手躡脚地，邊留心得利非德，終能接近卡車去！得利非德也一點沒有掉上輕心，似乎聳著耳朵，聽了四下的動靜，……把大大的身子給搖幌不已！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終於回到有幌子的“卡車”來，「好在」今天還沒有“收獲”

我把他放到運貨臺，請他盡量靠近裏頭去！而且不要發出聲音！

我的「隊員」還有五位，在那個地方，總是得做，一定得做！我來往於“兩地”之間，背負他們到車子來。

全員計六個人，共費去多少時間，我也不知道，把最後的一個人送上卡車……同時，我的手脚……不由得顫抖起來，精疲力竭，疲憊不堪！

得利非德，好像在“窺伺”附近的情形似地站立不動，我感到，它們似乎“洞察”

我們的行動計畫了，……想及於此，我的疲憊，給恐怖蓋過了！

我爲了爭取時間，開了“車門”跳進駕駛臺就開了鎖頭，把引擎開了……我不由得把“得利非德”看了一眼！

果然！不出所料！得利非德給這“卡咭”的關門聲，醒過來似地！三棵得利非德都向著我的卡車這邊，大搖大擺地走過來，三棵得利非德都加緊腳步似地，……很快地逼進五公尺前面了！

車子已經起動了，但是“引擎”沒有給“暖和”些，一開車是會停住的，我焦立不安的當兒，把引擎繼續地給發動著。

那個身子大得，幾乎有二五〇公分高的“得利非德”逼近三公尺前面來。

已經不能再等待了！我深深地踏下油門，車子向前滑動了。

在這個刹那，「它」把它的武器，毒刺長鞭給向我的車前窗揮下來！「臂咻！……」這個聲響太可怕了！我的防禦本能，使我把臉兒向右邊躲過去！

好在！得利非德的“毒刺長鞭”無法把卡車的玻璃打破！我的卡車掠過得利非德的身邊，加速向前跑！



我的車子跑了！

「啊！……」我的車子前面約五十公尺地方，又出現一個”大型•得利非德“擋住去路，而且揮動了它的”毒刺長鞭“好像在向我”示威“。

我決定「事不成便成仁」了！把油門踩到底，開足馬力，想向前衝出”重圍“而去

得利非德把整條馬路”塞滿“了！我不顧一切向前衝，一個二百五十公分左右的「它」被我的卡車撞倒了！

得利非德倒在地面，我的車輪給輾軋過去，……只聽見「破！破！」兩聲，這棵得利非德，被我的車輪給輾平了”碎屍萬斷“……

我在心底下！不由得喊個”萬歲“！

回到大學裏

那個”夜晚“就我說來是倒霉的一個晚上，受了得利非德的攻擊，失掉了十三個”

同伴“而且，回到家裏－旅社－一看室裏，又有兩人，不知患了什麼病的，倒在床”下“……四個人，開始病了……吃完了晚餐，又有兩個人生起病！

如果說，我有些醫學知識多好，一定會替他們想出些辦法來，現在的我就無可奈何？

我失望之餘，坐下來反省自己，這幾天來，我到底做了那些事？……我果真，盡了我的所能，為他們延日益壽……但是因自己的無能，把自己的同伴給失於其他”集團“的攻擊，死於不知名的”瘟疫“，更有人死於得利非德的”毒刺鞭“下……

想及於此，愈感到我對我的”隊員“歉疚多了！為什麼自己是缺少了”能力“的！

在這面臨危機的時刻，姆蕾恩的臉兒，忽然呈獻在我的眼前……姆蕾恩，現在不知在什麼地方？安全乎？是不是和我一樣，遭了厄運……

不！不！也許因一個女人，纖弱的女人，遭到更可怕的命運也說不定？……想到這裏，很想立即”插了翅“飛到她被分配去的”西門士達“地方去！

但是，又給想回來，現在，想了這些事情都是”多餘的“無濟於事，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，好好兒”照顧“這些無辜，不幸的難人，才是我的”第一要務“睡吧！睡

吧！睡了，可以把一切的憂慮給拋於雲霄之外，我躺下床去！

——

也許昨天一天的工作，夠辛苦了！一睡到天亮，才給醒過來！睡眠足，精力充沛！

但是把四下一看！在我的本能下，發見了“情形”有些不對勁，在這個七時時分，沒有一點兒人家走動的聲音，也沒有到廚房做菜，也沒有人在洗臉刷牙，更沒有人拖著沈重的腳步在走路！當然沒有聽人家在說話的聲音了！

我感到有異，趕緊穿上了衣服，看看情形去，把那一間的房間開了，都沒有人，走到不知“第幾間”開門同時，發見阿爾佛，躺在床上，輾轉呻吟著，沒有一個人走進來“看護”他，看臉上，痛苦已達極點，因痛苦不堪了吧，額上冒著汗！

我趕忙走近他身邊去，喊道：

「阿爾佛！你怎麼啦！提起精神來呀！……」

我這個“隊長”這是唯一的“精神安慰治療法”了！看他的情景，不必尋他“訴苦”也得知，他患的是那“不知名”的瘟疫！他勉強振作精神道：

「你……你……比爾先生……是嗎？我以為你也逃出這個地方去了呢！……大夥兒

都異口同聲地說“已經沒有看守的人”他一定跑了！……」

他的這幾句話，相當吃力，我趁機問他：

「大夥兒到底怎麼啦？……」

「大家以為，你一定一走了之，決心走了，雖然，茫無目標地，但是……人人是……是有……有求生……求生的本能的呢！所以在夜裏……全給逃走了！……」

我……我……也好像……好……好……像，被那個……那……病魔……病……魔……纏……纏……住……了！……」

阿爾佛，為了講了這幾句話，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！反過來說，我！我這個身心“健全”的人，不知以什麼方法來治療他，安慰他……都不知道……很希望為他做個“最後的奉獻”……

阿爾佛，自己似乎其“期”之將至，再勉強支撐著，奄奄一息的身子，喘著氣道：

「比爾！……你……你……是……是……是個了……了不……了不起的……的人……我們……我……們……能……拖到……到……今天……這……這都……都是……你……你的……的功勞，我……我自己……也知道……結……結局是……是這……這樣……的……但是，我們……能……能……多延……

延續……生命…幾天……而…而且……能過著……過…過著……一般…人…人的生……生活！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阿爾佛又被一陣"劇痛"襲擊似的，臉兒都歪了！把身子在地板上翻來覆去……又開口道：

「比……比爾！你…你…可不…不要管我…我們的事……快…快…去…去找…你提……提起的…那…那女人趕快……逃……逃出……這個……可…可怕…的倫…倫敦，你……這…這健全的……人，能…能延年…年益壽……這我…我…死也能瞑目了…不僅……是……爲了…你自己…也是爲了一切……其他的……人們……」

說到這裏阿爾佛，已經幾乎支持不下去！但是還奄奄一息。我看，他是否能再維持一小時……這是沒人可以預料的……我決定爲他守住到最後的一口氣……不管他是否還知不知我爲他……

我到此地，才領悟到自己到此地，所作所爲，還是"對"的，我不覺地感到"驕傲"。雖然，只有短暫的時刻，能爲他們過著"人"的生活。

但是，另一方面，把話說回來，自己雖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但是不能保全他們的生命

，……這就感到莫大的悲哀。

——

我回到"大學"裏來，在大學塔的上面，依然如故，那兩面旗子，飄揚於空中……和以前不同的是，約二十輛在院子的卡車，如今僅剩下四輛……這四輛却還未被人"動過手"似地。

頭一次到此地的時候一群人鬧著，現在却"人去樓空"連一隻貓也沒有。我試試看，裏面有沒有人，盡了最大的"力量"給喊！

但是，毫無反應，我喊啞的聲，落空了！

我看"阿爾佛"吞下了最後一口氣…想依照他的"遺言"到西門士達區，找看看，姆蕾恩是不是還在那個地區……費了一個把小時，把車子給飛馳而去……但是，又一次落空，這個地區的人們，似乎也被那種可怕的"傳染病"襲擊……又是人去樓空！

我不覺地爲姆蕾恩的"行方"給擔心起來，找了幾個房子，敲門進去訪問看看還留在這裏的人，結果，從他們的口裏得知，這樣"長相"的女人，似乎聽過，但是在兩、三天走了！

我聽了他們的報告，心安多了！至少由消息裏得知，她還生存在這世界上。

我所以會回到這大學，原來是想，回到這裏來，可以遇見她。但是落空了，遲了一步。我心有不甘，決定走進大學的各角落去走走看！是不是可以發見新消息。

我拖著“沈重”的腳步，走進會議室。

走進了會議室，前面，可移動的黑板上寫著兩行大字，表示“一個”地方的名字：

「帝夏姆莊（帝夏姆鎮）

威路德夏，帝拜斯近郊」

我看了這兩行大字，給猜測了，那位上校和必得利指揮官，在那個晚上“未宣佈”的地方就是這個地方，這樣一來，姆蕾恩也一定跟他們去？

既然知道，他們的“行蹤”我的心又焦急了，跳出外面，把那被留下來的四輛卡車給查查看，我就不知道，到“帝拜斯”地方，距離此地，約有二百公里的路程，為了載“日常必需品”怎麼會把卡車給留下來。

留下的四輛中，一輛是我“搜集”來的，這一輛裝滿了我蒐集來的“得利非德鎗”和子彈，面具那一輛“武器搬運車”

上校和必得利“指揮官”卻把它留下來不用。在他們的觀念裏，也許這些裝備是“毫無用處”的，所以給“棄之不用”……這個卡車上面，不但有武器，而且載有些算來，為數不少的糧食和日常必需品，我決定駕這一輛車去。……但是看了外面，已經昏暗……要到二百公里外的那邊，也許帶有些危險性……

到此時此刻，再也沒有必要再“冒險”了，決定在此地住了一宿，明天早上纔採取行動。

我為了看，我曾經被“分配”的房間，打開房門一看，剩下的半包煙，打火機……還掉在床邊……

回想起來“那一天”以來，只不過是“旬日”但是這個世界，幾乎走進“末日”了！

帝夏姆山莊

我的旁邊，並沒有人來打擾，我睡得好甜，眼睛打開，把錶一看正指著六點，趕緊

收拾停當，檢査油箱，還有足夠的油量，跳上駕駛臺走了！

要走出倫敦市外，還是沒有那麼地簡單，拋錨在路心的車輛，因相撞橫阻去路的車子……爲了躲了這些〞交通上的阻礙〝整整費了兩個把小時，但是出了郊外，情形就〞逆轉〝了！如去無人之境。

我爲了補足〞市內〝的損失，踩滿了油門，開足馬力，飛也似地疾馳而去，……把路面，給看看，似乎已經有人〞走過〝了！

車子馳騁於〞鄉村〝的公路上，林蔭廣道上的蘋果都熟了，農作物都長得綠油油的。在倫敦發生的〞事兒〝好像是一場〞夢〝令人不能相信！

我看這情景，不由得給想，如果再過了半個把月，沒人整理，這些田園都會變成〞荒涼的原野〝呢！

在蔚藍的天空裏，偶爾有幾朶白雲，在我的車上掠過，要告急去似的……我沐浴在這未崩潰的環境裏，不知不覺的哼出歌兒來。

說也奇怪，偶爾出現在遠處有一些〞得利非德〝在走動，但是明知是〞健全〝的人，駕著車疾駛而過，但是它們毫不在意似地，我也毫不懼怕。

這樣，費了一個白晝，從倫敦出發，在旁晚時分才到目的地〞帝夏姆莊〝眞是一次愉快的〞郊遊〝！

〞帝夏姆莊〝顧名思議，它是借用〞帝夏姆村〝的村名命名的，它位於村子的中心，面積幾乎占了全村子的三分之二大小。過了數間民家，可以看到沿著道路，有一道高牆，在前邊有〞大鐵門〝。

在門口地方有個〞武裝〝的女孩兒家，手持卡賓鎗守衞著，我看了她把車子駕近去問她：

「對不起，這裏是帝夏姆莊嗎？……」

我明知的事兒，故意問她，用意鬲說了！

那個〞守衞〝的女兵，臉兒給扳起來，輕輕地點個頭道：

「是呀！……」

我看她，那持鎗的方法，一見就知道她是〞未曾訓練〝的女兵！在這緊急時期怎不叫人勾起惻隱之心！

但是，這個女孩却以嚴厲的口令問話來：

「你是打那兒來的？你獨自一個人？是吧？……」

我看，情形是溫和的，告訴她，我的卡車上滿載著日常必需品，而且帶來了攻擊”得利非德用鎗“及子彈，……而且告訴她，曾經參加”必得利一行“的行動等等……一一告訴她！

我老實的臉兒，她看了之後，她開門走了出來，但是她並沒有立即”准許“我走進裏面去。小心翼翼地，把我的車子細查了一遍，下來之後，才准我駕車進到裏面。

她告訴我，順著右側的林蔭廣道，直走可以看見一個大大的庭院，庭院的右側就可看見一排排的建築。

到了”指示“的地方，有各色各樣的房子，構成一個小村子，其中有一所，較大的房屋前面停有幾輛”卡車“我就把車子駕到那邊去給停下來！

我想：姆蕾恩”住“在裏面！這樣，不知怎麼的，心臟的跳動加速了！焦立不安！

打開門一看，裏面是間寬敞的沙龍，約十公尺長，寬一二〇公分的大會議桌似的擺在屋子中間兩張。

圍著這個大桌子，有五、六十人坐著，大部分是”眼睛“的，一見他們的動作就明

了！其中只見五、六人是健全的，但是忙著為他們”服務“在這大桌子的那邊，有個小桌子，三個小姑娘，忙著切”雞肉“有的忙著給盛於碟子上。我走到她們的旁邊向她們開口道：

「我是剛從倫敦來的！我來幫忙一下！好嗎？……」

「這好極啦！當然！現在我們正是人手不足的時候！……這就不客氣了！替我們把碟子端上去！……」

一個”老成“的要我端碟子上去。

我義不容辭地，把盛有菜餚的，雞肉的碟子……一一端上桌上，趁著這個機會”尋著“姆蕾恩，是不是混在這”人群“中，……看了四下，到底沒有辦法找出她的”芳蹤“來！又落空了！

圍著桌子坐著的人們，以男人居多，穿的大都是”工作服“女人的穿著也沒有一個”入時“打扮的，……我猜想，這些人都是土生土長的，村子裏的人。從倫敦方面來的人是寥寥無幾的。

我的心底下，起了一陣不小漣漪，在大學裏，會議室的活動黑板上寫著”帝夏姆莊

“……但是一到此地，却沒有一個，同上校先生和必得利指揮官”行動“過的人，沒有一個”老同事“。

更令我失望的是，我所祈望找到的”姆蕾恩“始終不見她的芳蹤，我不覺地由失望轉爲悲哀了！

我也厚著臉皮，混在一群不幸的人群中，用了晚餐，吃過飯後一位牧師裝扮的人站起來道：

「我們處在這個前古未曾有的”大動亂“中，能平安地用過晚餐，該感謝上帝的庇佑……」說完了！大夥兒喝了”讚美歌“才坐下來！

我想！我必須從他們的口中探查出，那位上校和必得利一行是不是有到過這個地方……有個人告訴我，想知道詳細的事情，得去請問”負責人—鄭蘭德女士“我立即去她的”辦公室“找她去！

到她的辦公室，很巧，她正在埋頭伏案，似乎在親自結今天的”賬目“她以誠懇的口吻要我坐下來：她侃侃地談，她所經過的事。道：

「喔！我想到了！說叫什麼”上校“和必得利指揮官的一群……他們曾經來過一次

……但是……

但是他們主張，此後的世界，一定會和以前的世界截然不同了！……什麼，原來的道德觀念啦，法律啦，……都不再適用於人類，……將陷入混亂的世界……

我則坦白地告訴他們，上帝的”教條“不論古今中外，甚至將永垂不朽……雖然世界陷入恐怖的深淵，人人自危，但是”規律、道德“是必須遵守的……」

我聽了她一番話，得知上校一行，的確曾經來過。但是，和她談不來就掉頭走了！到那裏去，這位鄭蘭德女士，當然不知道。

我看，鄭女士，似乎當久年的”老師“由她的言行中可窺其全豹。我的腦海裏，又浮現出姆蕾恩，那氣質非凡的”影子“……決心問她：

「鄭女士，有沒有叫”姆蕾恩“的女孩！……」

但是，她把頭伏下，約五秒光景過了，倏爾抬起頭來道：「沒有！沒有！沒有你說的這麼一個女人！……」

她的回答，很冷酷。

來此，雖然沒有喜出望外的大收獲，但是由此得知，我在大學裏被那”科卡“這個

傢伙襲擊後，事情怎麼演變，我已領略其梗概了！她說的大意是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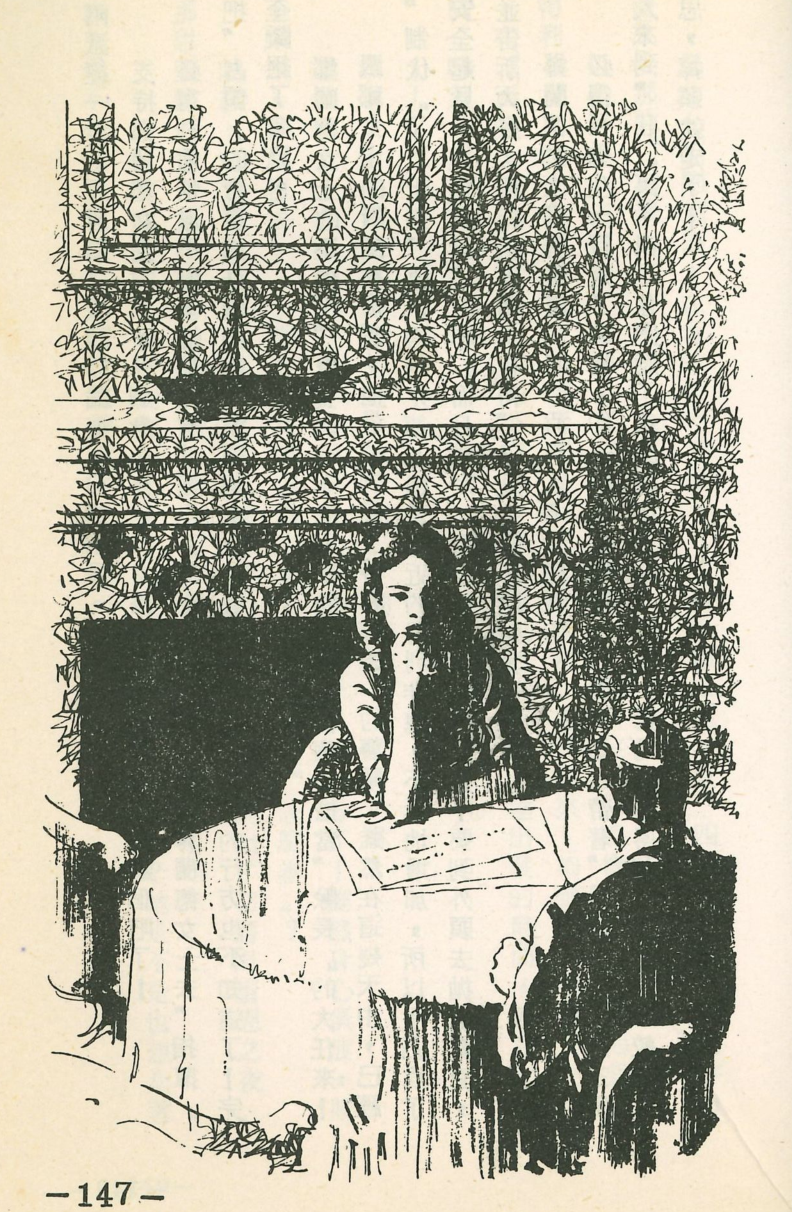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，那個夜裏，襲擊大學的科卡一夥，除了眼睛健全的數個人，以外都給他們”逮住“了！鄭蘭德女士就是這不幸的一群裏的一個！

過了兩天之後，夜幕低垂時分，必得利帶著兩人回到大學裏，到隔一天的中午時候，再回來了三十來個，必得利問那些人，能駕駛汽車的人……竟有十二、三人都能駕車的，他告訴他們，爲了避免”歷史重演“趁著沒人來攻擊的時候”逃離“這”虎口“似的地方。必得利把主意拿定，收拾停當之後，把”回來“的人們，載著就走了！

這樣說來，遲遲回來的人們，包括那位”上校先生“都沒有趕上”班車“到那裏去？並沒人知道。

首先決定的”目的地“是二百公里外的”帝夏姆莊“到了帝夏姆莊的第一個晚上，在”會議廳“裏開會，本來在這危機四伏的時代裏，應該是團結一致，共赴災難才應該。

但是在會議中，却分成兩派。一派是”必得利派“另一派是”鄭蘭德女士派“了。



兩派經一番舌刀唇劍之激烈辯論後，分成兩隊。

支持鄭蘭德女士的是，五個身心健全的女孩兒家和眼睛的男女數個吧了！

必得利看情形不對，就把沒有”健全“的男人的一行，留給鄭蘭德女士去”指揮“把”占領“的帝夏姆莊騰出給”鄭蘭德女士“管理，這樣，他們的行方也不知道了！完全斷絕了消息。

鄭蘭德女士的不得不”瞻養“這一群不幸的人群，自個兒擔當”隊長“的大任來！跟鄭女士的對話來推想，他最怕的是”得利非德“的襲擊。雖然在這幾天中，已經”制伏“了二十來”棵“得利非德，但是附近的得利非德，不斷地增加，所以他們為了安全起見，把窗戶給”釘牢“而且規定，除非必要之外，絕對不要到外頭去拋頭露面，並告訴大家，不得已出門，也得”三人一組“結隊而行。

鄭蘭德女士接著透露一個”消息“這是這樣的。

必得利先生一行走了之後，約一個星期過後，有個小姑娘帶著”眼睛“的姑娘三個人來到”莊“裏。但是他們聽了鄭蘭德女士的”說教“認為到必得利的隊伍去，較有意思，掉頭就走了！

鄭女士說到這裏，在我的第六感裏，立卽給反應出這一行”四個人“裏頭，也許姆蕾恩是那位”司機“……

但是，這一切都是”猜測“又給衡諸實際情形，說不定那位司機就是”她“因為必得利一行，回到大學之後，在隔天早晨就”動身就道“這樣說來，姆蕾恩，被逮去之後，在”西門士達“地方關照那些不幸的一群，所以她從西門士達出發的時間，幾乎和我同一時刻？

——

我想，這些猜測都是多餘的，待時間去”揭曉“了！

這個晚上，我分配到一個”單人房“上床時已經十二時時分了！雖然身心俱疲，躺下床來，翻來覆去，……腦海裏擠得滿滿的……到底明天起”怎麼辦“？

越想，越想不出”答案“來！在這個當兒，忽然在眼前浮現出”初遇姆蕾恩之夜“那甜蜜情景……兩人喝著咖啡，道別”文明“的那個”甜蜜之夜“。

……纖弱的姆蕾恩，現在到底如何？……我想著她的”安全“？她是不是也想念著我？是不是被那可怕的得利非德襲擊了！……

”多餘“的事兒，如走馬燈一般，旋繞在我的腦子裏，……我爲了逃避現實，儘量想做個”甜蜜的回憶“但是思路却一直把我拉到”兇“的一面去！勉強說，喝咖啡的一刻……這一刻才是值得回憶的一刻！

我雖然不能承認我是墜入”情網“的……愈想，愈給陷入”泥淖“……在這刹那，我忽然想起”姆蕾恩“的一句話！我想起來了……

「薩克斯地方的山丘？我記得山丘的北邊有個漂亮的農村，令人嚮往的地方？……」

我的心底下，自個兒決定了！她”一定“跑到那個”農莊“去的，不可思議的力量，逼我這麼樣地想它。我終於決定了！

死亡的村子

翌朝，我的一顆心，已馳騁到”薩克斯“去！起來之後，簡單地洗臉，漱口之後，向鄭蘭德女士道別去，鄭女士，再三要我留下來幫忙，但是我”大膽“地向女士表明了

我的決心！

今天又是晴空萬里，風和日麗”郊遊“的好日子，向薩克斯的一路上，各地方都是”千篇一律“的好天氣！

不過車子到了村子或鎮上，臭氣冲天，一股難聞的臭氣撲鼻而來……未曾嗅過的「死屍臭氣……

我改變了路線，除了不得已之外，不再經過村鎮裏去了！但是有時候是不可避免的。

有一處，過了小橋就進入村子……這刹那，一陣北風吹來，那開始腐朽的死屍的臭氣，撲鼻而來……我不覺地”空嘔“了一下，吐出了不少唾沫。

過了小橋，進入村子裏，這個村子，以”教會“爲中心建築著，建築物的屋頂都是茅草所蓋成，但是……這裏是個”和平、安樂“樂土似地。

那個”惡臭“陣陣撲鼻而來，却不知這個”臭味“到底發自何處就不容易地發現它來？草叢中？或牆角下？

我的車子，走過了村子的一半過了吧！突然間，從右側的二樓上，有個男人，探出

身子來，揮著手喊道：

「喂！救命呀！等一下？……」

那個男人嘶啞了聲音，叫“救命”那個男人立即把身子縮進了屋子裏去。我決定把車子給停下來。因爲想：帶他同道去，雖然平添了“負擔”但是想到“道義”上，我不得不接受他的“要求”呢！

那個男人開了門，向這邊衝過來，在這刹那！只聽得：

「嚳咻！」的尖銳聲！我馬上領悟到“得利非德”呀！它那具有猛毒的“毒刺長鞭”把這個男人的頭，打個正著，這個“不幸的男人”在“它”的狠狠一擊，應聲倒地，不再也“哼”的一聲了！

原來，這個屋子的院子裏躲藏著“得利非德”我不得不憤恨填膺，我抓住了得利非德鎗，下了車，決定接受“挑戰”我看去，它又躲在“樹幹”後，採取了“攻勢”。

我舉起了鎗，瞄準過去，我知道，它們的致命傷是“頭部”我扣了扳機，「咻！」的一聲，它果然「砰」的一聲，被我打碎了“頭部”應聲倒地。

我把它“打死”之後，把四下給小心翼翼地偵察一番……看樣子，沒有“第二棵”

了！

我走近那個“男人”的身邊，給翻一看，已經氣絕身死！我旋踵，走到那個“一鎗即斃”的得利非德邊去。說也奇怪，這種植物，和普通的植物不同，如果“頭部”被打碎，它就死掉了，一如動物！

由它們的“攻擊行動”來觀察，它們—得利非德—似乎具有知能的，不然爲什麼能“對準”跑出來的男人的身子給狠狠的一擊，把他擊斃！

正在想的當兒“軀幹”上的三枝“接力棒”似的東西，突然卡啦！卡啦叫起來！定神一看，把“三枝接力棒”給摩擦著，不如在要什麼花樣？

我爲了“出奇制勝”舉起鎗，很快的扣下扳機“咻”的一聲，這次果真的“倒地不起”了！

我想掉頭走了！又從屋角那裏聽來“卡啦！卡啦！」的叫聲，我認爲防不勝防，想三十六計走爲上策。

望前過去，兩棵得利非德，向倒在地上的“夥伴”那邊，邁開大步走了過來！

我看了“它們”向這邊走來，心底下不寒而慄！剛剛被我“殺死”的那棵似乎向這

個兩人發出連絡”信號“……這個不能認爲，偶然的事。

我自個兒認爲這”卡啦！卡啦！“的棒聲，是一種它們之類中的「通信器」臻今，在我的心底下是謎的，這個像”接力棒“的東西，原來就是「通信用”棒“」？

換句話說：它是發話器，同時也是收話器，我從它們的行動中，只好這麼解釋它了！

如果，我的話，不幸而言中，此後人類（照目前的情況下，不足以說人類，已經少了又少……）之前，產生了另一種”勁敵“來！

想及於此，我的背後，有如通了一條冷水，我從事於得利非德，這個東西研究多年，我深深知道，它們繁殖力的旺盛程度，……它曾爲人類帶來了財富，現在”它們“却成滅亡人類的最大敵”人“此後，我們人類將把”得利非德“爲敵，過另一種日子了！

我的心底下，只能這麼地想著，現在我更進一步地了解「它們」的眞面目，愈了解，我愈陷入恐怖之境。我決定早一刻脫離這可怕的”地方“跳進駕駛臺。

立即開了車，踩足了油門走了！我留意四方，可能來的”勁敵“我一面前進，一面給”看到“了人間地獄，在每一家的院子或樹下，草叢邊都橫臥著，已經腐爛的「死屍

」死亡枕藉……這個附近的屋角，草叢裏，幾乎都有”得利非德“埋伏著！……

過了狹窄的馬路，到了寬敞的馬路，忽然”冒“出一棵，得利非德向我猛抽它的”毒刺長鞭“來。

「嘈咻！……」一聲響，那個帶有猛毒的”刺毛“打在我車前窗，裂開，毒液被撒布在窗上。但是窗子，還能抵得住它的”鞭子攻擊“加上我已留神到這一點，窗子四方都關得緊緊的，我並沒有”受傷“

終能平安地通過這窄狹的馬路。

我的車子進入寬廣的柏油路面，我安心多了！得利非德”它們“那柔軟的脚，似乎不適於這硬石路面。但是我又把它想回來，如倫敦的大都市裏，它們也能橫衝直撞，攻擊人類，從這一點來推斷，如果”慣“了，也能適應了！

我的車子，進入山丘上，我把”双筒望遠鏡“給取出來眺望一下，看看有沒有新情況發見。

這風和日麗，鳥語花香的初夏季節，到處野花盛開著，鳥兒自由自在的翱翔於空中，這不是”和平之世“又要叫做什麼？

但是，這畜牧業發達的地方，牧場到處可見畜牲的死屍，有時可見牛隻在掙扎著，有些羊兒誤撞鐵絲網，“出入不得”作最後的掙扎，……怎叫人不鼻酸，熱眶？

有時看到“活活潑潑”的活動的就是得利非德，有時則二、三棵，有時則成個“大隊”大概五、六十棵是有的吧！以“大隊”正移動著……

以前，在電視裏看到“得利非德”的走姿，大家都捧腹大笑，……但是，現在把它們的形態看在眼前，不覺地生氣起來，無名火不知冒了多少丈。

看它的走路，並不輸給人的速度。

我看了三、四個地方，得利非德，似乎喜歡“腐朽”的東西，……看了它們的態度，不得不咬牙切齒。

我看牧場上的一角落，堆了一堆“堆肥”以牛糞，羊糞之類堆高的。在其上面，坐著一大堆“得利非德”在一直“啄”其上面，……再把眼睛放遠一點，動物的死屍上，有了“幾棵”得利非德，在上面，一直“啄”它，似乎吸收“營養分”

在這此時，我再來個“新發現”得利非德，喜歡吃“人的死屍”它吃了，順便躲在那個後面，準備攻擊人畜，我幾乎嘔吐了！

出了“帝夏姆莊”以來，我還沒看過“活人”不過，剛剛的一個人，雖然算是看見“活人”但是立即被“得利非德”殺了，這又是不算遇上活人了！不能遇上“活生生”的人，竟是這麼的恐怖、寂寞……我再拿出“望遠鏡”來眺望前面。

我在一公里遠的地方發見一縷縷的煙，看了這縷煙，我決定靠近去看看！這原來是一輛“火車”將要燃盡的煙，在這火車附近，仔細查一看，並不能發見任何人畜。

在路旁的房屋，屋頂上有旗桿，有時可看見“旗子”飄揚，但是走近一看，這個“家”都已經人去樓空！

再仔細查看裡頭，有了兩個人倒在地上，我只好把將來襲的“得利非德”給打倒之後就溜走了！

又把望遠鏡轉到田園裏，田野裏站了一個男人，但是用“望遠鏡”那是“稻草人”

一個幸運的少女

我走出了帝夏姆莊的第三天早晨，頭一次遇上〞活生生〝的人，這個人不但是〞活〝著，而且是〞健全〝的人，又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子。

可是，眞是不巧，這時候，我的車子正跑於「林蔭廣道」上，……我進行的方向，有一架直升機，向我這邊飛來，先給聽到了機聲，但是它却飛於上上，隱約可見，我爲了想辦法，給對方得知我的〞存在〝把車子給馳騁於廣道上……

我直鳴喇叭，要它注意我的〞存在〝結果〞落空〝了，我穿出廣道的時候，那架直升機，已經向東南的方向飛了！

我想，雖然給飛走了！但是也有個安慰之處，因爲我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〞同伴〝！想到這裏，我忽然湧起一股不知那來的〞勇氣〝來！

遇上〞直升機〝之後，約過了十分鐘光景，車子的米達表也比剛剛多十公里！前面又出現了一個小村子，看樣子，又因道路的關係，得穿過村子去。雖然知道，又要穿村子是一件〞可怕〝的事，但是沒辦法了！

這個村子，不是草屋就是唐瓷蓋的小屋子居多，鄉村的人們，好像很愛花，幾乎每一個家庭的院子都有〞花兒〝盛開著。這美如畫的風景，我不得不給把車子緩慢下來，

欣賞它的野景。

這樣美如畫的〞美麗村子〝如今已變成了死的世界，因爲看了〞佇立〝在院子裏的得利非德就明白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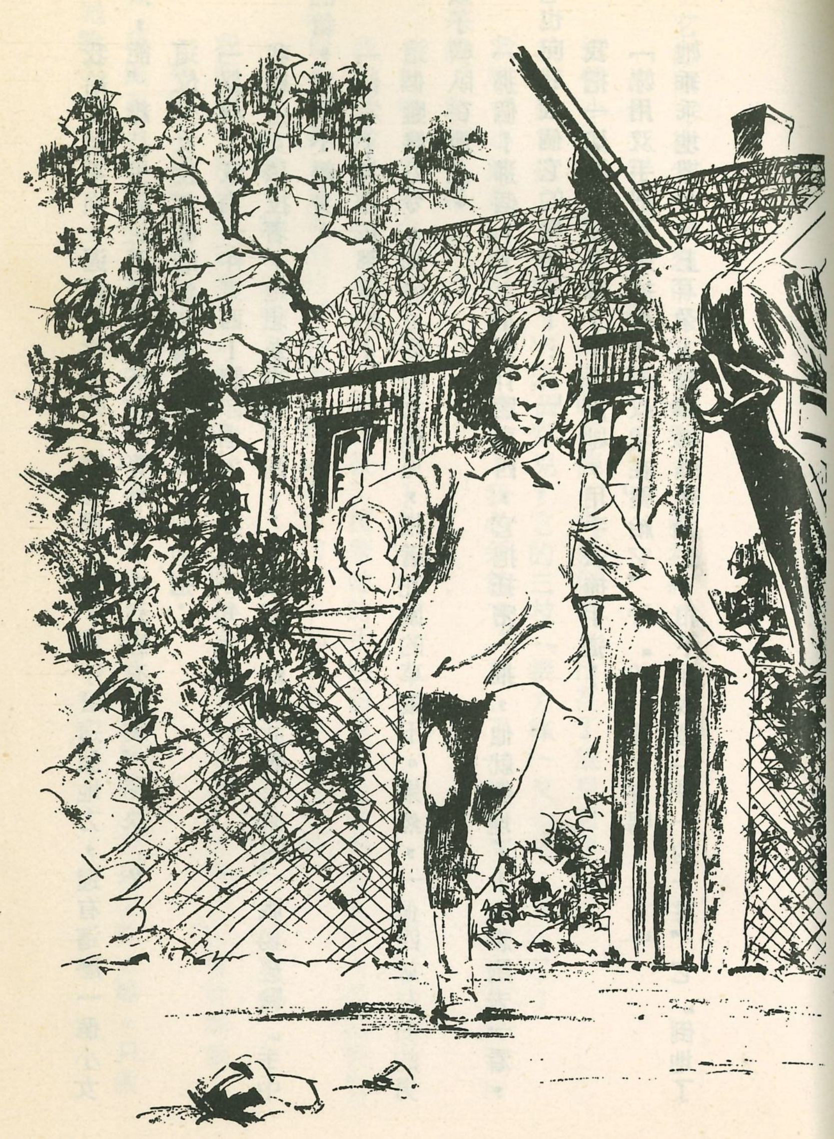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

我的車子要穿過村子的時候，有個小小的〞人影〝由院子裏那邊衝出外面來……而且向我揮著双手，高喊什麼似的……我的〞第六感〝裏，想「他」一定要我幫忙……

我爲了警惕自己，把車子停下來，同時我的〞防禦本能〝及時去抓住〞鎗〝把四下給警戒一下，是不是有得利非德，這個東西埋伏著。我爲了防止〞不測〝下車同時把鎗的〞扳機〝按上，小心翼翼的等著事情的演變。

我定神一看，是個〞女孩兒〝大概九、十歲左右的女孩子，那棕色的頭髮，大概多天沒有梳了，幾乎是〞蓬頭垢面〝的程度，但是已可說〞髒兮兮〝的地步，臉上，似乎因流淚而擦拭它去而留下的痕迹，……在這世界裏，他是〞難得一見〝的女孩兒了！

他的身上著有長白襪，鞋子是涼鞋，木棉的洋裝，很合身，……那個女孩兒，似乎陷入恐怖一般地，一口氣跑到我的身邊來，毫不思索地投進我的〞懷抱〝中。



我給這個場面，逼得胸膛感到一陣疼痛，想，爲什麼這個地方，還有這麼一個小女孩，能“維持生命”至今日。不知不覺地想，她到底有什麼“秘訣”？

這位少女投進我的懷抱裏之後，哀求似地道：

「叔叔！我有一件東西！請你看看！托密不知怎麼？」

我給這女孩拉著，她想去的地方跑，……在這時候，我幾天來的“戰場經驗”手中的鎗，已經不離身。

「你看！托密在那裏呢！」

這個雖髒兮兮，却滿可愛的女孩兒，指著花園的草叢下。果然，一個四歲左右的男孩子橫臥在地上。

「那個！那個！……不知什麼東西，它把托密一抽，他就倒地了！我想跑去一看，它也向我抽個它的鞭子來！……」

我把一切情況都了解了，告訴她，用手去掩手道：

「妳用双手把耳朵掩住，叔叔現在要給它“砰”的一聲，好嗎？……」

她乖乖地把手掩上耳朵，我擧鎗瞄準過去，扣下了扳機「砰」的一聲“它”倒地了

，它的頭，被我的一顆得利非德鎗彈，一彈打碎！

「叔叔！它這樣就死掉了嗎？……」

這個小女孩放開了手，把眼睛打開，很怕似的，抬高了臉兒看著我。

我想回答道：「是呀！」這個當兒，它的三枝「接力棒」又卡啦卡啦叫了！

我要“小姑娘”再把耳朵給掩住，我必須爲它“補”了一鎗，使它完全致於死地。

它果然“動彈不得”

「好啦！它完全死了！不必擔心了！……」

我爲了給她安心，再一次強調之後，拉著她的手跑向那男孩子的身邊去。成鐵青臉色的他，被刺上那可怕的“毒刺長鞭”射出的毒，那個痕跡，太明顯了。

「啊！托密！已經無法可救了！」

我說著，把手給放到她的頭上去……她的眼淚立卽奪眶而出。以顫抖的聲音問我：

「托密！他眞的死了嗎？……」

我處在這個情形下，不知以什麼話來安慰他，說“節哀順便”用辭恐怕太難。只敦促她說：

「托密是無辜的！可憐的呀！我們爲他給埋葬他，好像埋了死的“小狗”“小鳥”這樣才可以使他死也得於瞑目！……」

這個小女孩，只還我一聲：

「是！……」

我這個旬日以來，已經看過無數的死屍，但是這一次才爲了死屍給“埋”了！自己做起“掩埋隊”工作來。

我們倆人，把托密給鄭重地埋於「花圃」旁邊，是個小小的塚。這個少女，似乎在日常生活裏有個“看”的經驗……邊擦著眼淚，邊去摘了些野草，立卽給成花束……跪下來，把花束，放於墓邊，叩了頭！顫抖了聲音道：

「訣別了！托密！……」

我看她哭夠了！叫她揩揩眼淚，上車，趕路去！

我們爲了避免“勁敵”的襲擊，把窗子給關得緊緊的……沉默的一刻—約半小時光景過了！她的「話匣子」開了！她問我：

「叔叔！你要到那裏去！……」

我爲了穩定她的情緒，不從正面回答她：

「喔！郊遊去！順便找朋友去！……」

「叔叔！你要郊遊，找朋友……爲什麼載了這麼多的東西……又帶著鎗……」

我想沒有從別的角度回答她，恐怕勾引了她的心思，我就問她：「小姑娘！妳叫什麼名字？……」

她却把一切“煩惱，仇恨”都給忘了似地！

「我！我叫斯仙！……我……我的爸！媽！在流星墜落的那個晚上，眼睛給瞎了！

我和弟弟，在一天的遊戲，疲憊不堪，很早就洗澡，上床睡覺……根本不知道什麼事，我起來的時候……爸！媽！都瞎了！

我的爸爸，在隔一天早晨，我想上學，我的爸說“不必”上學了，世界大混亂，大家都眼睛了！我到外面請醫師來看！“但是我爸爸，一出去就沒有回來了！

到第三天的早晨，我的媽媽說“要出去一看！”但是她也一走就沒有再回家來。我媽，要出門的時候，一再叮嚀我說，不要出去，出去的時候一定有可怕的事發生！

我們聽了媽的話，不敢出門一步，在家裏，等著媽媽回來！一天……兩天……看媽沒回

來，我和托密弟弟兩人，把冰箱裏的東西，菜橱裏的東西……給"挖"出來吃。

但是，五天……六天過去，這些東西，都給我和弟弟弄光！四歲的弟弟好頑皮呀！

我叫他要聽媽的話……幾次，聽了我的勸誡，我勉強"拉住"他！但是……

到了第七天！就是今天，家裏可吃的東西，沒有了！我弟弟，一直喊了肚子餓，我不得以，違背了媽的"約束"從媽的衣橱裏找出幾個錢，一把抓，向外跑！跑到村裏的小店舖，威爾頓叔叔那裏，想買些東西來充飢……店裏是開開，却沒人在！

我餓極了！從橱裏，搬出些"餅乾"來了！決定改天再告訴威爾頓叔叔！我生來，頭一次做了"小偷"似地心裏很不安！但是我有機會一定還他錢……

跑到家裏的五十公尺前面左右地方……忽然看到那個東西……到處走動……

我起初並沒有介意，它是什麼東西，但是，到"它"的旁邊，它忽然把"鞭子"似的東西，向我拍過來，我向前衝去！因爲和我相對面，它並沒有把我抽上，拍打在地面上……我拼命跑回家了！

我把可怕的一場經驗，告訴弟弟，托密也聽了我的話不敢到院子裏去！和我在家中

，玩著！吃著……」

我想插嘴，講了幾句，她講了太久……

「斯仙！妳說，妳的弟弟，很聽你的話，爲什麼最後又跑出院子來呢？……」

她很感慨似，淚珠又滴下來，道：

「我沒辦法，他只有四歲，家裏的東西，全都沒有了！他說要到外面走走，拉也拉不住了！……他一出去……竟被那個"壞東西"打中！……」

我看她的"不幸遭遇"梗概都講完了！勸她不要哭了，因爲世界上幾乎全滅了！我們很幸運，給留下來，而且，眼睛是還好好的！

"斯仙"似乎很快地領略了我的話，不再說了下去！我們向"目的地"的途中慢慢地談，不如說，我聽了她的「演說」我看前面，四下漸漸地被夕靄暮嵐包圍住了！肚子也覺得餓了！決定下車去吃飯，住宿一夜……

我們要選擇一個最安全的地方來住。這所謂"安全"就是房子的周遭，沒有草叢，樹木的地方……這才是"安全"的地方。不然，在它的隱藏下，得利非德是隨時隨地會襲擊我們而來。

我們找個適合我們條件的房子給進去，我勸“斯仙”盡量吃，說吃，也只能吃些“餅乾，罐頭”之類，如吃雞筋似地，但是斯仙，却如餓狼一般狼吞虎嚥！

難怪！她幾乎一個星期，沒有好好地吃了一“頓”。

吃飯之後，我雖然沒有帶過孩子的經驗，但是看她的頭髮散亂，臉兒髒兮兮的，決定為她“梳洗”一番，時間又充足，並沒有事可辦，我費了半個把小時的時間，為牠作最好的服務！

斯仙，給這段“溫情”感動似地……我為她梳洗的半個把小時，諜諜不休，把過去的事兒拋去九霄雲外似地。

我們兩人，說了很多，她把她的幼兒時代，學校生活的鱗爪……一一告訴我，我因身心俱疲，有時只為她「嗡！嗡！」一聲回答她。

十一時過了！我勸她，該上床睡覺的時候——我把她帶到二樓去，找個有床的臥房，要她好好兒睡，我為她蓋了棉被，向她道個“晚安”……我就下樓去。

下樓之後，我也找個地方睡，躺下來不久……我聽到啜泣聲……聳著耳朵聽聽，無可置疑的，那是由二樓傳來的，斯仙的啜泣聲……

我為了安慰她，跳下了床，跑到二樓“安撫”她。

「妳不要再哭了！托密，他死了，已經不知道疼痛了！妳也跪下來為他求瞑福了！……」

我說了安撫她的話，她却“嚎啕大哭”邊哭邊道：

「不僅是托密的死，他死了之後，我感到世界都沒人了！我再也沒有同伴可玩！……我怕！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你的意思呀！叔叔也和大家離開了！變成自己一個人的時候，感到又寂寞，又怕！我也一樣！……」

斯仙聽了我的一段話，忽然抬頭，瞪大了眼睛向我道：

「叔叔！你這樣說，現在就不怕了！是吧？……」

「當然呀！妳也是吧！因為我們倆個人在一起，沒有什麼可怕的了！……」

她——斯仙也立即回答我：

「是呀！和好心的叔叔在一起，我就不寂寞也不怕！」

看“斯仙”的臉兒是一本正經的，向我點點頭之後，打個“大哈息”躺下來，把我

的手握住之後就睡了！

再會合的晚上

「叔叔！我們今天，要到那裏去？……」

我正忙著收拾的時候，伶俐，可愛的“斯仙”向我問話來。我告訴她，要找個女人去。

聰明的斯仙，立即問話來，我只好把“姆蕾恩”的一切給“混淆”其詞，但是她却鍥而不捨地“追問”。

「叔叔！那個人住在那裏？能不能找到她？……」

我只好囘答道：「大概？……」

她聽了我的囘答，似乎不太滿意，再問說：

「叔叔！那個女人漂亮不漂亮！……」

「喔！好漂亮呀！……」

我不由得給囘答她，這個囘答却感到“驕傲”。

斯仙，對我的囘答好像感到很滿意，拍手叫道：

「這！好極了！……」

——

經過了四個把小時的“行車”到中午時分，四下被濃雲籠罩著，過了一會兒，下起毛毛雨來。

我不能管這些雨，不管如何艱苦的路程也得“克服”因爲“姆蕾恩”在那“薩克斯”地方。

把車的窗子關得緊緊的，以時速五十公里馳騁於馬路上，……到旁晚五時時分，看到了“薩克斯”的里程碑。我在直覺裏感到，這個地方就是“姆蕾恩”曾經提起過的“巴爾波羅”地方似的。

外頭的雨，愈來愈大，……這個陌生的地方，要晚間行車，是一件極危險的事。我乾脆來個停車，把精神給集中起來“恩索”一番，我把車子停住的剎那！

斯仙又問：

「叔叔！怎麼停車？我們要到那裏去？……」

我對這個天眞無邪的女孩兒，無意欺騙她，直截了當地告訴她：

「問題就是在此呀！我也未曾到過這個地方，依照她的話，大概就是這個附近？但是……」

我把囘答給丟下了〝一半〞我又勉強指著南邊的方向：「大概，那個丘陵地帶，現在給雲霧籠罩著，沒有辦法指出正確方向來呀！……」

我自己也陷入「五里霧中」想給囘想姆蕾恩告訴我的地方。但是沒辦法給想起來：……許久，許久，才想起那丘陵的北邊有個〝農家〞

今天來到這個〝巴爾波羅〞地方，是個東西綿延幾十公里的〝丘陵地帶〞向北延伸的丘陵，更是難以數計。

我不覺地自言自語道：

「我想：最好上了丘陵上去，看看有沒有炊煙或燈光，這樣才是辦法呀！……」

我的自言自語無意說給〝斯仙〞聽。她却立卽道：

「在這煙霧瀰漫的雨中，要找出煙或燈光是很難的！」

我並不是不知道，這件事〝殆不可能〞是出於要〝安〞下了斯仙的心爲前提的。聽了斯仙的囘答，我安心多了……帶著斯仙回到車子裏去〝吃晚餐〞邊吃晚餐，邊看看外面的雨，是不是會歇下來。

吃完了晚餐後，三十分光景過去了吧！我們走出〝卡車〞走到最近處的丘陵頂上去。我把〝双筒望遠鏡〞給取出來，把四下的丘陵給一一細查……

我把望遠鏡交給斯仙，看看是不是有煙或燈光，但是她銳利的眼光也無法找出任何〝東西〞來！在走動的，只有在牧場裏或農場裏的得利非德，旁若無人地……

看了一會，又下起雨來，我們的心情，和這個天空的情景一樣，暗淡下來。

「啊！……我好餓了！……」

我從後頭搬出糧食來，給斯仙吃。在這個當兒，我想，該如何做，才能把姆蕾恩找到，不僅如此，如果，給對方能〝顯示〞我的〝位置〞最好沒有了！

要這樣做，到底要怎麼做，才能做到！

這時，在我的腦子裏，閃出個〝辦法〞來！爲了實現這個〝找人〞的目的，得走到有〝民屋〞地方去。

村子裏的情況，我是很明白，想把她帶去，心底下十二萬分的不願意，但是把她留一個人在此地，更不是好辦法，決定帶她一同去。

我們走了一段路，進了村子裏，但是，斯仙對村子裏的情況，似乎「司空見慣」了！沒有一點懼怕的表情，爲了幾天來的恐怖情形”嚇壞“的倒是我，心底下忐忑不安，戰戰競競地對付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”突然事件“。

斯仙，爲了這件新奇的情況，瞪大了眼睛，放著奇異的眼光……很高興地參與這冒險工作。

到了民家之後，她發見了一件”女孩用外套“她雀躍不已，穿上來，雖然尺寸大了一點，不太合身，她却已”愛不擇手“了！

我來到這個民家，終能達到我的目的，這個房屋的主人，過去也是一個過著”豪華生活“的人吧，在屋角上裝有小型的”廻轉式探照燈“這是我正想要”入走“的東西，我很快的拆下來，帶囘來卡車。

我把車子駕到丘陵的腰部，能夠眺望的地方給找好位置，把車子停下來，我把帶囘來的探照燈給裝於車頭，給旋轉，把電線繫上”電池“。

但是，雨還是不斷地下著，只好等著夜的到來。

四下漸漸昏暗下來，雨也歇了，……我把”探照燈“試用看看！電鈕按下去，一束強烈的光線，射進黑暗中！

我把「探照燈」向左右搖幌一看”效果“很好，一來囘即熄它，……我心底下，很想立即有「反應」數分鐘之內，一亮一滅，在黑暗中凝視著，但是……經過十二、三次，耐心地給忽明忽滅，……一旦熄了電源，四下的漆黑，令人恐怖。

在這當兒，又來了一陣大雨，我把燈光給直射出去，囘到駕駛臺上……大雨點，打在”屋頂上“聽了音樂，只好耐心地等著放晴。

斯仙，這個可愛的女兒，不知不覺地依偎在我的身邊睡著了！我也被睡意侵襲，不覺地睡下去！

我們倆，不知睡了多久，忽然醒過來時，雨點也不多了！我再把「探照燈」給照射出去，給左右探視。

我這樣做了”六下“完畢的刹那！剛醒過來的斯仙喊道：「你看！你看！那邊！有

燈光呀！……」

斯仙指著我正斜對面的方向……我也把眼睛轉過去，定神一看，果然有一個“光點”。我想留神去看它，討厭的雨開始下了！四下又給煙霧包圍住，望遠鏡，完全失去了效用。

我只好等著雨歇的時刻，我抑制自己的心懷，坐下來，以一“刻”千秋熬煞著這“疼苦的一刻”。

大約一個把小時過了！雨點小了，我把「前燈」給熄掉，凝視黑暗中。斯仙很興奮地道：

「還是不錯！那邊有人家的燈光呀！……」

我在此時才認得出這「光點」所在。這樣，前面有「燈光」已無可置疑的了！

既然確定了，我爲了取得對方的“回信”決定送個「摩爾斯“信號去。我所知道的是“V”字信號和SOS的兩種摩爾斯信號吧了！

大概五、六分鐘過了！果然，對方也放回信號來，也許也屬於“摩爾斯信號”的一



種，但是我這個學然後知不足的人，完全不知道，對方的信號是什麼意思。

我為了尋找的方便，把那個“發光地”給畫於「地圖」上，不過正確度就不知道了！

「叔叔！那邊住有叔叔說的那個女人嗎？……」

斯仙問話過來。

「是呀！一定是她！一定是她！……」

我出了力氣，很肯定地回答她。再一秒也不能等下去，……外面的雨，還是下個不停！我決定不待明天才“找”人去，願冒著風雨，立卽動身。

——

要到那邊的山丘，必經“低地”再爬坡，才能到達那邊去，要到那邊，這一段距離是個艱鉅的「旅程」道路既窄又滑，路上不僅坎坷不平，而且積著水，……

在這種“艱險”的路程，如果沒有小心翼翼地，集中精神駕駛，一旦陷入泥澤，這就不能自拔了！

下到低地，又跑到丘陵下，終能脫離“浸水”之境，我循著“路”向上爬，但是把

近燈開一看，泥濘不堪，而且是“急促連續轉彎”如果東張西望，車輪就給陷入路邊的水溝……弄得不堪收拾的局面來！

我把全精神給集中，徐徐前進！沒法兒開足馬力！

在這艱苦的旅程是向“發光點”“那邊去的……我以為”這條路“是向前走的，必能可到目的地，……但是兩次弄上”礦山入口“三次弄到山壁，都得退回原路才再前進！

……

這樣，計費了兩個把小時，全部的精神給集中灌注，這種緊張的駕駛，終於精疲力竭了！……我不知不覺……失去了自信……也許沒辦法了……

在這個當兒，坐在我身邊的斯仙高喊道：

「啊！那邊！你看！叔叔！……有燈光呀！……」

斯仙雀躍拍手道：

我向前看去，右手的樹枝間透出光線來！再循著崎嶇不平的道路走，拐個一次彎，就開始上丘陵之坡了……順著坡道一直上去，約走了一公里的泥濘路……前面出現了”四角窗“由裏面透出光線來。

我的這輛“重型”卡車，這種馬路是承擔不了似的，左右搖幌不已！

又過了幾分光景，路的盡頭，有個人把“蠟燭”的火緩緩的揮動成圓圈，向這邊示意而來。我向著那“揮火示意”的方向把車子徐徐前進……終能到「大門」我把車子穿過大門，到了一所大邸宅的大廳前面。那個“信號者”也把蠟燭火給熄了，我也熄了車子的火，跳下地面去。

在這個當兒，忽然來個手電筒的強烈照射光線，我被這不意的一射，用左手去遮在我的眼前，凝視前面去！在這光線的後面，浮現出一個穿著“大衣”的人影！

「啊！比爾！好久沒見了……」

這個說話聲，若無其事似，沉著……但是略帶顫抖的聲音……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！只兀立在她的旁邊，如木雞似地……

我不覺地伸出双手去，那個人向我撲過來，投進我的懷抱裏，……喊道：

「喔！比爾！……眞的比爾！我也想！你一定會來的！一定不遠千里找著我來！……
……」

我在這一刻，不知怎麼說話了！眼前有健康的姆蕾恩……我在心裏頭喊道：「我嘗

了千辛萬苦，走了艱苦的旅程才找到了妳……絕不再離開妳了！……」

從車上有說話聲……我在這一刻，把斯仙的事全給忘了！

「叔叔！全都濕了！爲什麼不到裏面去親親她！……」

第三章　植物時代

夏寧克農場



我把斯仙給抱下車子，走進他們的廳堂裏去，他們所住的地方是“夏寧克農場”二十五年前是一片農場，但是近幾年來就大部分被倫敦的大富豪給「買」去蓋別墅了。在這薩克斯或附近的州，這類的別墅，小住宅，到處散佈著，使都市人遠離塵囂，作個休養之地。

這些屋子，從外頭看去，和普通的建築是沒有兩樣的，但是，裏面的設備却不遜於倫敦一流的「豪華住宅」以前的主人來看，他也沒辦法辨認出其“原來的面目”了！這裏有“自用發電機”“汲水用風車”等設備，看樣子，水電都不虞缺乏。

農場的中院，小倉庫……都倫敦郊外的住宅一般，整理得很整齊，大概幾年沒有“帶進”動物了。雖然還稱之為“夏寧克農場”但是已經沒有“農場”氣息了！外面的院

子，如高爾夫球場，鋪滿了朝鮮草，而且修剪得非常的漂亮！

農場周圍的田園，都被農家耕得很好，成了綠野田疇。但是農具室都被整理得一絲不苟。

依據他們的說明，得知這個農場的“主人”布連德先生有個很好的構想，他想把這個地方恢復“原狀”在限定的土地上，作有限的耕作。

——

我們到農場的時候，農場裏的人口四個人，那是姆蕾恩及三個人，這三個人都眼睛了！這三個人就是布連德和他的太太——瑪莉，一對夫妻，及瑪莉太太的密友，蒂拉小姐。

據他們的自訴，流星降下的晚上，他們都到外頭去“欣賞”那「可怕的美景」”，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，却什麼都不見了！最先想用電話叫醫師來……但是試看了幾次，都無法叫通……

在事到臨頭的當兒，渴望著家裏的“臨時傭工”來到，但是，過了一天，兩天……三天……都陷入絕望了。

蒂拉，看情形不對，想到外面探個“究竟”

蒂拉，這樣“自告奮勇”把双手伸在前面，摸索到門口去，在這刹那，左手給大大的一把“鉛綠”打中一般……她喊了“啊”的一聲倒地了！

蒂拉，不用說，這是給“得利非德”攻擊的。所幸，布連德先生本身懂得“治療”方法，而且被打中的也是在“左臂”……雖然還沒十分治癒，但是一命總能“保住”

布連德的太太，肚子裏，已經有“小寶寶”將是臨月的時候，大腹便便……身不由己，蒂拉的傷也未痊……在這種環境下，我怎麼好意思，帶著“姆蕾恩，斯仙”兩個身心健全的人，走出這個農場去。

當然，我的意思是想回到“帝夏姆莊”或尋找“必得利”一行去，看情形沒辦法了！

依據姆蕾恩的說明，我才得知她別離後的生活。

姆蕾恩，被科卡，那個壞蛋捉去之後，和我一樣過著同樣的命運，她的「一群」人也被得利非德打死的，瘟疫而死的……全給死翹翹了！一群人全沒了！她首先回到大學去看看！

但是，那廣大的大學，已經人去樓空，自己在這走頭無路的當兒，心想，此後一個女人的力量，能躲過這個空前危機的唯一地方是在曾被招待的「夏寧克農場」吧了！

她主意拿定了，駕著車，到這「夏寧克農場」來，她說，這個地方也就是她，曾經向我提起過的地方……還存著一線“希望”在有朝一日，希望“我”—比爾找到這個「地方」來。

這樣說來，姆蕾恩，並沒有到過“帝夏姆莊”去，她說，回到大學裏去，看情形不對，大聲喊了十幾下，但是喊得嘶啞了！也沒有“反應”她掉頭就“走”了，那“黑板上的字”，當然沒看過。

由此推斷，我到帝夏姆莊之前，帶著三個“不幸的瞎人”那個人並不是姆蕾恩，已得了證實了！

姆蕾恩紅著臉說道：

「我到此地的那一天，把我嚇壞了！

這裏的主人“布連德先生”從二樓的窗戶探出頭來，提醒我，要小心四下情形，不要被“得利非德”突擊，

我把四下細察一看，果然有五、六棵得利非德向我這邊走來。我靈機一動，立即跳上車子，把車門，車窗都關緊了，把車子發動……

向著“它們”猛衝過去，果然有效，把它們一棵棵被我“輾碎”給碎屍萬段！……

」

她說著似乎心猶餘悸，但是接著又告訴我：

「我到這裏的幾天，都爲了打死“得利非德”而忙碌，緊張……布連德先生，從農具室裏，取出「噴霧器」裝上“汽油”給噴上得利非德身上，然後，點上了火「趕走」它們，得利非德，這些傢伙，說也奇怪，很討厭汽油這個東西……

我們這樣做，竟奏了奇效……它們好像有“智能”不再來侵擾我們……

但是，這也只不過數天之內有效，我們一方面怕汽油給用盡……我在心底下想，你如果能早一天到來多好！一日千秋，等著你來援救……」

姆蕾恩的說話撒驕著……她說完；

我把“歷經艱難”的一段生活告訴她，她的臉上時予浮現著無限感概，恐佈……

我跟姆蕾姆提議道：

「我想，就目前的情形而言，我們必須留在這裏一段時間……但是……現在的“人口”已經增加到六個人……要維持一家六口的生活……就目前的環境下，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！……」

因爲有看見東西的是我、姆蕾恩跟斯仙三個人，斯仙又是一個女孩兒家，該分擔那些工作……這也有自然區分了……

姆蕾恩，擔負起家事，雜務……而且得照顧受傷的蒂拉，懷孕而將臨盆的瑪莉太太……其他的一切“家務”就由我來擔當……

這個斯仙就請她擔任“看守”得利非德的事。

此地的“得利非德”意外多，比其他地方多了，在早晨時分，一定一、二棵得利非德走了進來。

從第一天起，我的「工作」已經上軌道了，最先是先把來襲的得利非德的「頭」給粉碎，去除工作上的阻礙之後，才能進行其他的工作！

聰明伶俐的斯仙，第一天，只能看守得利非德的來襲，但是她看我把得利非德打碎之後，要求自己也想“扣扳機”試試其滋味。

應她的要求，我告訴她如何射擊，她很快就領略了！加上為父母，弟弟的仇恨，她的「射中率」是百發百中的，敵愾同仇，她很快地成了優秀的「狙擊手」。

每天打碎了十來棵得利非德，但是看樣子，有增無減，這也許因死了一棵，另外的就能接到〞通知〝似的來為它們同類復仇般地……

我們為了自己的安全，在住宅的周圍，給圍起堅固的「木柵」這樣就安心多了！

經姆蕾恩悉心的照顧下，蒂拉的病，日漸有起色，過了五天，她就能下床了！……

蒂拉是個堅強的女人，雖然眼睛不見，但是看她堅毅的意志，不管大小瑣碎的事情都自己〞親手〝練習操作，不願假於他人之手。這偉大的生活本能，怎叫人不欽佩。五、六天之後，能跟著我們，到處去，搜括糧食去，而且能背負〞重物〝回來。

我們來到〞夏寧克農場〝的第十天早晨，我們這個〞小社會〝裏，再誕生了個〞新生命〝－瑪莉太太，生下了一個又白又胖的小寶寶。

我們聽到瑪莉所生的是個〞女孩〝大家雀躍三丈。

雖然瑪莉太太，生下一個女孩，這個意義是重大的，這無疑是表明，這世界是還沒徹底給改變的，這個世界是還可救的！……

已經證明，我們的世界是還有傳宗接代的能力呢！

變得狹窄的世界

這樣……打〞得利非德〝……搜集食物……吃、喝的無意義生活……反轉著，一天又一天，……不覺地過了四個寒暑……這樣枯躁無味的生活，就平時而言，令人生厭，但是就目前的情形而言，沒有時間給考慮這些了！

起初的日子，每隔一天就到附近的鎮上去〞搜集〝些我們日常必需品的衣著，藥品，廚房用具，工具，石油…等，盡我們的能力去搜集它。

我們知道，這些都不是一勞永逸的辦法，因為這種搜集的方法，生活的資材是「取之可竭」的，竭澤而漁是很明顯的，為了有補充的來源，我們一家六口，不！不！和新生命，一共七個，開了一次家族會議。

決定要來個〞自力更生〝。

在這自力更生的方案中，我們首先計畫建築了兩道防線，這兩道防線，無疑是擴大

木柵工作。在這計畫中的木柵內耕耘田地，飼養家畜……得過著魯賓遜式生活。

首先被考慮的是，爲了合乎我們的人口與消耗之間必需的面積了！我們把木柵給分成”兩道“換句話說有內層，外層之分！外側一層，我們則立下了粗大的木材來做”椿木“再以大鐵絲纏繞它。

內側則再以一道籬笆圍住，使靠近的得利非德，無法發揮它的攻擊威力，即是那”毒刺長鞭“給不予發生攻擊力量。

爲了建築這個兩道防線工事—如萬里長城—的這工程，足足費了半年的時間……在工程未完之前，時有得利非德來偷襲，但是都被我們優秀的狙擊手—斯仙—一一擊斃，保護我們的安全。

我不得不因需要研究”農業“這一門學問，我從來是研究生物的，忽然要轉變爲農，沒有下個功夫，當然收成是無法可預卜的。

爲此從街上尋找來的農業用書，它所載的內容，都以有「農業知識」的人爲準所寫的，所以念起來，感到非常吃力，爲了念一句”術語“還得查個字典。

所幸，我們已經有十足的糧食可供我們自己食用，所以如果失敗，也得以趕上我們

的消耗。

在一年之後，我這個門外漢的農夫，逐漸變成「半內行」的農夫了！在餐桌上，有時可看到新鮮的蕃茄，甘藍（包菜）佐饌……而且也有溫牛乳可供應。

我建議姆蕾恩，我到倫敦一趟，看看”歷史“如何地演變。一年了，我駕著車到倫敦去，我認爲一個年頭過去，曾經猖獗一時的瘟疫，一定自個兒「退去」決定動身就道，看看變後的慘狀。

我費了一天半的時間回到”倫敦“來，街上一片荒涼，在街頭的汽車，日曬雨淋，已經生繡了！到處散亂著白骨，骷髏，這種有如人間地獄的，幾乎成了廢墟的倫敦，看在眼睛，不得不令人鼻酸，但是……有一種微妙的感覺，襲擊了我，……「有著一天，一定有恢復它活力的一天……一定……」

我看了倫敦的情景，酸在心頭，另一面湧起了微妙的感覺來，反而充滿了”信心“

我把倫敦”巡禮“一番，不覺地回到現實世界來，必須”搜括“一些生活必需品回到夏寧克農場去。

進了一家大商店，店裏的每一個角落，蜘蛛結網了，沒有先給清除，寸步難移，不

管是櫥上，商店上，被一層厚厚的塵埃覆蓋著……

我趁著這“遊覽”的機會，努力搜集這些“免費供應”的東西，舉凡得利非德鎗及子彈，布連德用的「點字讀本」，小寶寶用的玩具……只要想取之，隨心所欲，能取到它。我最喜愛的是一家工廠裏找到燒死得利非德用的「火焰發射器」了！

因爲它是保衞我們的“利器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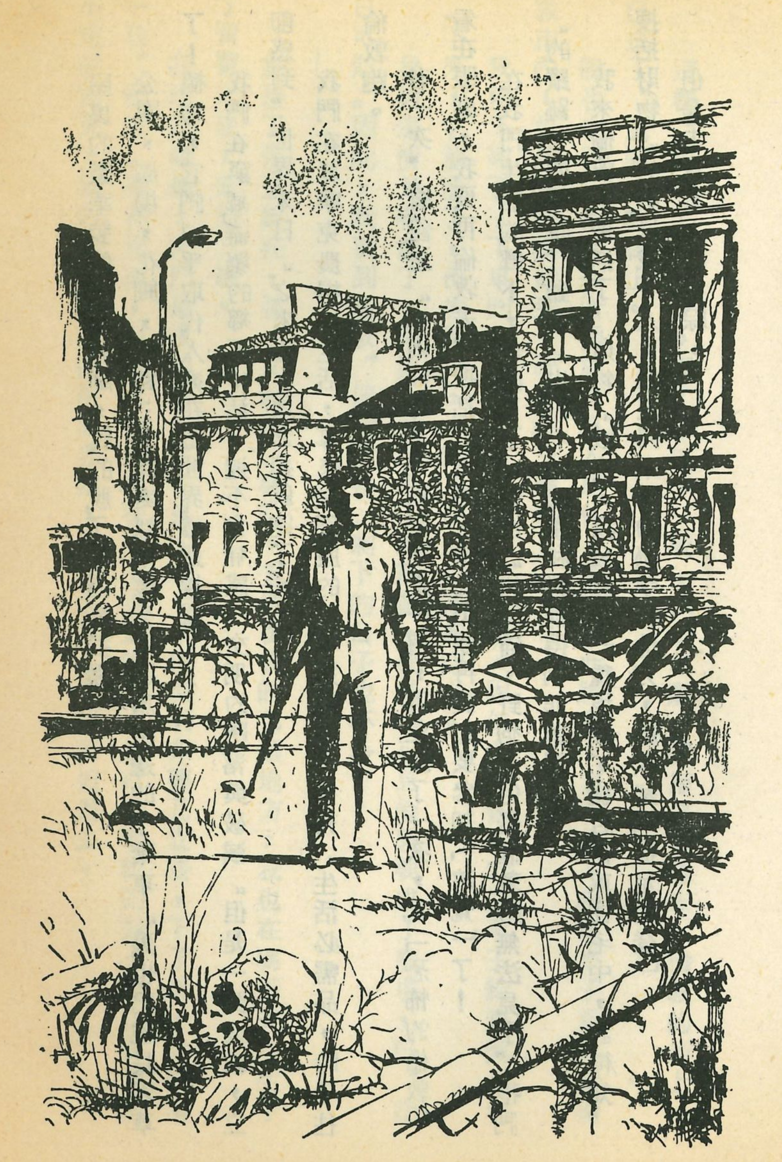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第一年，遊歷倫敦的“收獲”給大略划算一看，如果去年的價錢而言，必須化了一筆龐大的錢去買它。

回到夏寧克農場，受到“家人”英雄式的歡迎。

一年之間，我們在生活上，毫無擔憂，過著美滿，快樂，無欠缺的生活……

一幌，一年又過了！我爲了探求歷史，爲了“搜括”一些生活必需品，再做一次“倫敦”之旅。

這第二次“倫敦之旅”把我楞住了！街上，幾乎成了廢墟，曾誇稱世界第一大都市，人口上千萬的大都市，成了斷垣頹壁的都市，煙窗斷了，馬路上的水溝，填滿了沙土，長著靑草，建築物的上面，覆蓋著不知名的蔓草，幾乎不能看出它的“餘韻”



屋裏的豪華裝飾，斷的斷，脫的脫了！濕氣很濃。

公園，廣場，花圃，馬路……到處雜草叢生，連馬路邊的“棄車”裏也已經長著草了！植物，它們似乎取代人類在這世界耀武揚威……

我們在窮鄉僻壤的鄉下生活，還不會痛感“文明的墜落與破滅”但是一到倫敦，立即感到“世界末日”之來臨，而想掉就跑了呢！

我們在夏寧克農場的生活，算來是舒服的，不過爲了“補充”生活必需品，時予往倫敦跑。

有一次“姆蕾恩”也因好奇，要我帶她走一趟，但是去了一次，把「恐怖的倫敦」看在眼裏，我要再倫敦去“搜括”財物，她就不敢再提起要參加「遊覽」了！

在我們生活的鄉下，偶爾見了“野性”的野猫，野狗。但是倫敦則無法見了“牠們”的蹤跡。如果說“動物”也只有些麻雀和幾棵得利非德吧了！

我來倫敦，搜括了“財物”數次，我發見了一種現象，從店舖或住宅中，我得知“搜括財物”的不只我一人，我記得未曾動過手的地方，給人家「捷足先登」

但是未見其人的行踪。

這樣“混飯”的日子，過了十年，一幌，四個年頭，彈指之頃過去，倫敦的街上，已成了“脆弱”的街上。

說也奇怪，如果一所房屋，沒人居住，竟是如此脆弱。有一次，我把車子馳騁於倫敦市內，忽然在後頭聽到“砰”的一聲響……

我停下車子，下車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一家房屋，因年久失修，我的車子給震倒“它下來”，它崩潰了，倒塌下來，一陣“白霧”揚起空中。

我給這情景嚇壞了，房屋，竟因車子的震動，倒塌，可見倫敦要成了廢墟，已“指日可期”因此，我要到倫敦“搜括財物”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！

——

提起了帝夏姆莊，那“女教師”樣的，曾挽留我的那個地方，我也在瑪莉夫人生下了寶寶之後，去過一趟。

我到的時候，大門是敞開的，院子裏，有十來棵得利非德兀立著，下了車，立即有一種“怪味”撲鼻而來，我爲此進退維谷了！進去的好！或打退堂鼓的好！我正在舉棋不定的當兒，我的後頭，有棵得利非德，侵了進來……我被迫進去。

把我四周的得利非德打”碎“之後，進去裏頭一看，沒有一個人在裏面……但是裏面的情景，那蒙塵的程度來推察，大約半個月前，一定還有人在此生活著呢！

把裏面的四壁給看看，並沒有爲”後人“表示行方，我只好掉頭走了！

在我到”夏寧克農場“的四個年頭裏，除了我們一家”七口“之外的人都未曾”見面“過，但是在第四年的年底裏，我在一次”搜括財物“的時候，到過”布萊恩鎮“去，這時候發見了一件怪異的事。

我把車子駕到布萊恩鎮的村頭，左右牆壁用兩行黑大字寫道：「請勿入內」

我看了這個”旅客警告牌“被裏住了！想，爲什麼不歡迎人家”入內“正發呆的當兒，忽然來個鎗聲，子彈掠過我的耳邊，射擊相當準確！

但是那位射擊先生，却不顯身說話，……我在第六感裏，立卽感到，他們把我當做”搶刼者“呢！我認爲這”批“人無法給他們打交道了！立卽駕著車走了！

這種”遠“人的態度，使我”悲“由衷湧上心頭，我緩緩地駕著車前進，爲了他們祈福呢！往後，取之可”竭“的糧食，如果不加以生產，豈不是倒了嗎？甚至必須到”鄰村“去搶刼。

在這時候，我深深感到，得利非德的”危害“之外，另一個”危機“正襲擊了我們。

戰爭的世界

這四個年頭裏，我們對得利非德的”戰鬥“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一件事，這是每天必須做的課題之一，因爲每天一大早起來的第一件事是”打倒“它們之後，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我們的生活上，有個要到農場耕田，必須戴上「鐵絲網口罩“和特製手套，以防萬一。

有個晚上，大夥兒吃過了晚餐，在大廳裏”聊天“天南地北都說盡了，姆蕾恩，忽然把”得利非德“的事兒上口。那個晚上，在遠遠的農場外，聽來了”卡啦！卡啦！」的棒子碰擊聲，這本是一件”平常的茶飯事“但是，不知怎麼的，今個兒晚上，姆蕾恩却繫念在心頭道：

「奇怪！那些傢伙，最近愈來愈多……」
「我並沒有感覺到呢！……」
我爲了主持這一家，必須沉著應戰。
姆蕾恩却接著道：
「雖然沒有什麼變化，但是數量却一直在增加！」
姆蕾恩的臉上，浮現出一片愁雲，我只好爲給“她們”吃顆“定心丸”道：
「我們明天再看看情形，才來採取對策呢！」
——
隔天早晨，我起得特別早，從二樓的窗戶，眺望出去，果然不錯，姆蕾恩的話，不幸而言中了！在我們的萬里長城—第一道防線—的木柵外頭，有無數的“得利非德”群集著，爲數可觀，令人恐怖。
在早餐時候，把話題轉到“它們”身上，斯仙嚇壞似地道：
「叔叔！還沒感到這件事嗎？它們在最近增多了！」
「我忙著做別的事兒，無暇顧及這件事！……不過不必憂慮的呀！我們把“定根”

木柵內外的得利非德，給“修理掉”就不構成威脅了！」
爲此最擔心的是姆蕾恩，她聽了我的一段話，還是沒有袪除她恐懼心理，焦立不安地道：
「你看！那邊群集來的得利非德，令人可怕呀！不知爲了什麼！……它們一直向我們這邊“進軍”來呀！……」
這時候，斯仙的臉上浮現出一種“訓誡”的臉色—
「這是“比爾”把它們帶來的，比爾“引狼入室呀！」
「沒有這回事呀！那有帶敵人進來的道理！」
「這是這樣的，比爾發出了聲音，它們就會循著那個聲音的方向來的呢！……」
「這到底怎麼一回事……是不是我在睡覺的當兒吹了“怪笛”把它們引來的呢！………」
我聽了“家人”—姆蕾恩，斯仙—的對話，幾乎要冒火了！斯仙也把兩頰給膨著…
「叔叔！沒有把它當一回事，吃飯之後，我可以把那個事實證實給你看！……」
吃完了早餐，斯仙立卽到裏面去，取來了一隻來福鎗和雙筒望遠鏡來。

我們一家人，走出院子，斯仙把這裏望望，那裏望望之後，遞給我望遠鏡，而且“叮嚀”我特別留意觀察“得利非德”移動的情形。

「快！叔叔！您仔細觀察看看！……」

斯仙說著，向空中放了一鎗。

過了二、三秒……得利非德，竟轉了方向，向我這邊進軍而來。而且說道：

「叔叔，這樣就可得證明了！是吧！……」

這樣被“證實”之後，我好像忘却了得利非德的習性了！它們對於“聲音”是特別敏感的。

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「意外事件」在木柵附近的得利非德，發著「卡啦！卡啦！叫的聲音……這個聲音，很快就傳達到前面的那一群去，相互呼應。

他們之間，似乎已傳達成一個“集中命令”不知要採取什麼行動似的，我們可以察覺得出呢！

斯仙看著道：

「它們，這些得利非德，好像對音響特別敏感……它們會循著聲音的方向，一直走

來……好像“耕耘機的聲音”最敏感，聲音又大，而且在長時間裏吼叫……」

我再把木柵的那邊給看過去，不知幾百棵得利非德蠢動著，把身子一搖一擺前進，有時把身上的“棒子”給「卡啦！卡啦！」叫著……

我已感到事情的危險性了！我決心利用它們的這種習性—對音響敏感—來撲滅它們不可，否則我們是會死在他們手裏的……為此首先想到的是利用“風車”了，我決定試試看！

在距離木柵約一公里的地方，我去“建”了一架大風車，我的意思是利用風車發出的聲響，把它們“引”來，而進行“集體屠殺”的。

我和斯仙驅車而去，趁著它們集中的時候，利用“火焰放射器”給向它們猛噴過去。果然，我們的方法和武器奏了“奇效”全給殺死了！

這樣，一個星期之間，算來相安無事，但是第八天的早晨，說也奇怪，風車的“鈎子”脫了，自個兒轉動起來，我和斯仙也帶著火焰噴射器去，又把將“變亂”的得利非德征平了……

又成功，但是到第三度……這是又過了十天之後的事吧了！看它們又集合來，我把

“風車”放了，但是沒有一個”聽從“風車的聲音而合攏來。

這樣的情形下，我們不得不再想辦法，風車下的「集體屠殺」法，已不能應用，我就想利用“發電機”最先把發電機旁的「木柵」改造成一凹形的，然後發動了發電機：……果然，這新的玩藝兒，使它發生了興趣似的，很快地合攏了幾百棵得利非德，我們又來了一次“集體屠殺”的大勝戰。

但是，第二次就又無法發揮它的功能了！

我們的“戰爭”永無時日似地，不知多久才能完成了「討平」得利非德呢！……

我們被弄得黔驢技窮了，此後只有採取“零星戰鬥”利用火焰放射器，把走到我們木柵外頭的得利非德，給殺掉。

但是這種工作，夠辛苦了，時間又多，手續又麻煩，而且加上“貴重”的燃料，幾乎要告罄了！

我們就目前的情況而言，火焰噴射器是最好的對抗武器，但是這個“燃料”的做法，我們就沒有辦法了。如果說，有了原料，我們也沒法兒給做出來。

為了準備於一旦的時候，我們盡量少用它。

我們深知“得利非德”這個“傢伙”具有植物的“繁殖力”如果砍了它，一時可減少，但是一個星期過後，它們又湧上來似地，又集合來……

所以，在日常生活裏，我們得一面耕田，又得一面防禦他們來偷襲……

這樣過著不安的日子！……不知多久了！在一日早晨裏，又來個大轉變。

被追窘了!!

「比爾！起來呀！起來！你看！得利非德，打壞了我們的木柵，衝進來了！……你看！……」

姆蕾恩把我搖起來，我從夢中驚醒之後跳下床一看外面，……姆蕾恩道：

「早上我起來之後，到下面去看，四下還是一片漆黑，把電燈打開一看！哇！窗戶上都是被得利非德的身子黏住，我馬上發現，這些東西是“得利非德”！」

我把姆蕾恩的話聽了一半，跑近窗戶邊去一看，屋外全是“得利非德”似乎向政府示威的群衆一般群集屋子四周。





我知道，這些〞大軍〝以得利非德鎗或來福鎗來對抗，這是沒有辦法的。只有火焰放射器才能「奏效」這個利器，平時是爲了安全，放在前面的倉庫裏，但是沒有給取來，又不是辦法，房屋會被推倒的，或被挖洞了！

在進退維谷的當兒，我決定〞衝出重圍〝去，要衝出重圍，必須穿上得利非德也得以「無動於衷」的裝束不爲功。我把較厚的皮夾克給穿上，脚穿長統馬靴，套上皮手套，頭上戴上鋼盔，又帶上防塵用眼鏡，最後又戴上鐵製防敵—得利非德—的口罩。

我爲了去倉庫裏取了〞火焰放射器〝全副武裝，已經妥當了！我認爲這樣萬無一失，但是沒有把〞利刄〝拿在手裏，奮殺出去，沒辦法把它們推開，造成〞出路〝。

我從抽屜裏，取出一把〞海軍用刀〝向門走去。我告訴姆薔恩，我衝出去的刹那，必須把門立卽關起來，以免它們侵襲。

到外頭的我，一直揮動了海軍用刀，這個利刄，向前猛衝過去。

得利非德，看我〞勇敢〝地衝殺過去，有的發呆，有的則向我猛抽它的「毒刺長鞭」。

「嘗咻！嘗咻！」從四下向我猛抽，如雨的鞭撻聲，毫不留情地，向我打過來。

毒液噴撒在我的〞鐵製口罩〝上，那個液體，噴上我的眼鏡，我沒辦再看上去。我渾身解數，向前衝，揮動海軍用刀，似乎要轆轉般地向前衝……

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跑近「倉庫」打開了門，立卽給關上來，……這個時候，我有如疾跑百公尺賽跑似的〞氣喘如牛〝幾乎目眩神搖了！

我把口罩取下來，擦去〞毒液〝用說！

把鏡上的毒液給擦拭之後，從架上取下「火焰發射器」到倉庫門口來，小心翼翼地，不要把火燃上屋角，向它們的下方給一放。

「喔！……」火焰發射器發著怒吼，在我眼前的那些得利非德開始燃燒了！在其後方的得利非德，看樣子，危險了！自個兒退去！

我利用它們退却，殺開出路來，向庫外衝出去，跑進家的方向，終能毫無阻碍地回到家裏來。

我馬上跑上二樓，打開窗戶，把群集院子裏的得利非德給用〞火焰〝掃射了它，被火焰掃射的得利非德，應聲而倒……毫無抵抗似地。

它們好像有〞智能〝看前仆了，不敢〞後繼〝，其他的不再做〞犧牲〝了，掉頭退

却而去。我和斯仙，看攻擊成功了……開門猛追而去。把〞殘兵〝一個個地燒死它。

我看，農場內的得利非德死的死，退却的退了！得去看看，被弄壞的木柵處。被破壞之處，立即發見了，約二十公尺左右的木柵，被毀壞，它們就是由此處侵入而來的，它們所以能進來，這是因為「木材腐朽」是一個大原因。

我先攻擊在眼前的得利非德，把火焰噴射出去，它們就全給停住脚步，兩側的得利非德，給放火過去，以外的就立即掉頭紛紛向原路逃竄了！那個步伐相當快。

我們費了大半天的時間，清理得利非德，敉平，趕走之後，趕緊修理「木柵」以防它們再來襲擊，我想，它們在此次的攻擊，蒙害甚大，也許不敢再不擧來攻。

但是，我的想法錯了！

約四個月過去！它們又組成個〞大隊〝來犯，它們以人類戰爭一般，先派來「先譴部隊」毀去木柵的一部分，給決潰之後，才再派上「大隊」湧進來！

這次，我親眼看過他們的毀牆法，結成一大群的得利非德，利用壓力，把木柵給推倒，後面的得利非德就不管如何，踐踏它們的同伴，如洪水般地湧進來。

因為，眼看他們的〞一股洪流〝立即採取對策，終能很快地打退它們，保全我們的

生命，財產。這一次，算來也是〞成功〝的一次。

姆蕾恩看了它們不斷的攻擊，不得不說了，道：

「得利非德，非把我們置於死地，似乎不死心！」

「我也不太相信，不過看樣子，沒有把我們滅亡掉，可能是不歇手了！……」

我回答姆蕾恩，一面也告訴自己！

這樣，我們四年前設計的兩道防線，好像已經不再是〞銅牆鐵壁〝，不再想辦法已無補於事。

我們一家人，再經過一番〞家族會議〝之後，決定以通電方法來防止它們的入侵。

我的想法是希望在鐵絲上，給整天通了電流，這樣，得利非德就不能靠近了。汽油，重油，是我們生活上的必需品，如果把它用於攻敵之用，往後要去〞搜括財物〝就會發生了問題，要回到〞原始生活〝是不可避免的。

我們的結論是這樣的，在木柵的周圍通了電流，但是為了節約電流，在一天之內只通了〞幾分鐘〝作「間歇通電」工事也費了三天才完成它。

第一次，又有得利非得來襲，效果是滿好的，它們觸電而死的不計其數。

但是日子一久，吃驚的又是我們自己了！它們很早就發現，通電的時間是"間歇"的，發電機在響的時候，正是通電的時候，它們把我們的秘密解開了！這樣，我們所付出的心血，又枉費了！

由此可推斷，得利非德，這個傢伙，的確具有「知能」而且由經驗得"新知"我們又因此陷入恐怖的深淵去。

但是沒有想辦法，我們要死在它們手裏，這又是無庸置疑了，一家人坐困愁城裏去！

到希望的地方!!

這樣，天天緊張的日子，一年又在白駒過隙般地過去，我們和得利非德的死鬥，還是不斷的繼續著，對付它們的事，是我們"生活"之一。

這繁殖力極強的得利非德，與日俱增，毫無減少的趨勢，甚感辣手而筋疲力竭了！

在這毫無意義的日子裏，有個夏天，酷熱的中午，萬里晴空，我帶著姆蕾恩到海邊

去。

燦爛的太陽，炙熱大地，四下沒有濕氣，到樹下休息，令人感到心曠神怡。

「比爾！這樣到海濱來，幾乎和以前，沒有兩樣呀！」

爬在沙灘上的姆蕾恩，懷念昔時的世界一般。

但是，瞭望四下，顯然和以前是不一樣，這個地方，原來到了夏天，很多很多的遊艇，賽船群集此地，……五花八門的日傘下，有無數的人們，到此享受大自然的新鮮空氣……浸潤於碧波盪樣的海水中。

但是，這些都是往事，提起這些事，徒然增加懷念，勾起了心思……我的心奧，姆蕾恩，似乎察覺了！

姆蕾恩立即反應道：

「我們眞地到末日了嗎？……比爾！……」

「我呀！我到沒有這種想法，凡有生命就有希望的呀！也許不太大，但是上帝是會給我們機會的！如果說，這個機會是短暫的。但是要恢復原狀……那必須費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……

問題的關鍵，在於能否想出一個得利非德，該如何來殲滅淨盡，這樣，我們才能穩操左券……

我現在的情形而言，我們為了保護自己就費去全部的精力，無法再做到“想辦法”了！在“戰場”上疲於奔命，那來研究時間？……

長此已往，我們到頭來，會死在它們毒鞭下，這幾乎是無可置疑的了！……」

「比爾！你這樣說，到底如何去尋找這個方法？……」

「所以我們要自個兒想辦法呀！為撲滅它們，必須有一個專門研究機構……我的現在，所有的時間都被農田的工作，雜務的料理所佔……豈可騰出時間來做“研究”工作……為了研究攻擊得利非德，我們必須有個研究所和必要的設備……人員……

我為此，從早就著手了！到倫敦的機會裏，我盡量蒐集了「生物化學」的書籍回來！……

我想一定有個“方法”輕而易舉的方法，能對付“它們”撲滅它們！不過要想出一套“撲滅得利非德”必須經過一段複雜的研究不為功……這是無庸置疑的呀……」

「比爾！這樣說來，照如今的方法，我們是沒有什麼希望的，是嗎？……」

姆蕾恩的聲音很沈重！又接著道：

「但是，窺其它們發生的源流……得利非德是人類自造的孽，如果沒有那可怕的流星的話！……」

姆蕾恩瞪大了眼睛，看著我來！

「姆蕾恩！妳想，這個是流星所造成的“天災”嗎？妳如今也是這麼想嗎？……」

「比爾！這到底是什麼意思，依你的看法，那些“流星”是“人造”的嗎？……」

「我起初也以為這些流星就是“天然災害”所成的，我們可以仔細地想一想……如果說，它是“天災”我們地球上的人們已可測得它了！

但是那些“流星群”是突然“冒”出來的呀！……」

「這樣說，它們是什麼鬼東西！」

姆蕾恩變了臉色追問我：

「天空的那邊……有……」

我指著萬里無雲的天空道：

「有無數的人造衞星被打了上去，而且是“衞星武器”這些衞星，不斷地把地球旋

繞著……也許現在也是……不過我們的肉眼是無法看見的……

在這個世界裏，僅有少數的野心家，政治家，科學家……才知道衞星裏到底裝有什麼？那個裏面，有核子武器，無數的細菌，比爾斯……等……其他有我們不知名的化學武器也裝在裏頭，給打了上去！

在這些我們不知其眞面目的”東西“中，一定有人類的眼睛耐不住的”放射能“，這個放射線一射出，看到這個的人類，不是把視神經給燒了，就是眼睛的功能起了障碍……

如果不是這樣說法，我們可以說，這些衞星不知何故，在飛行中炸開了！這個威力造成了”流星群“……」

「喔！比爾！你這樣說來，這種事，太恐怖了！……」

姆蕾恩抓住我的手，顫抖著聲音道：

「我也希望，我的想法，不要變爲事實，……但是不管如何想，那個晚上發生的事，沒有這樣說明，好像沒有比這個還好的說法了，妳說，還有比這個好的立論根據嗎？妳也知道，六年前發生過的瘟疫，它的眞面目是什麼？我們到現在還是一無所知！

我們倆人……在談的當兒，從遠遠的那邊聽來很低的吼叫聲，那個是機械聲，不如說”引擎聲“……

那個”吼叫聲“愈來愈大，不到幾分鐘光景，我們的眼前出現了一架”直昇機“這架直昇機，好像沿著海岸向我這邊飛來……

這多年不見的”珍客“我和姆蕾恩，不約而同的站起來，把双手盡力揮動。

如果依著它現在進行的方向飛來，一定可以看到我們的……但是這架直昇機，再我們的兩、三公里前，忽然掉頭走了！……正向我們的夏寧克農場的方向飛去。

或許把我們的農場給發見了！

我們倆，趕緊跳上車，回家去！

到農場的半路了吧！姆蕾恩喊道：

「啊！那邊！冒著煙呀！……」

我們農場的方向，果眞冒了一道煙，我看了這個煙，不覺地呑下一口水”說不定！失火了！“我們在此這個年頭，看的失火，都在酷熱的夏天發生的山林火災。偶然地，和姆蕾恩的視線合致，她的臉色是鐵青的，幾乎沒有血色。

我把車子，開足馬力，馳騁於坎坷不平的馬路上……我幾乎瘋狂地駕著車，向農場〝飛〞，車子大搖大擺，我們倆不知幾次，把頭撞上車頂！

但是，將到農場的時候，我發見，正燃燒的並不是建築物，是堆積在院子的一些〝物質〞我放下了心！把車速給緩下來！

聽到了車子的引擎聲，斯仙從裏面跑了出來，不知喊著什麼！但是她的喊叫聲卻被吼叫似的引擎聲抹殺了，我們無法聽得進去，斯仙，又手指著屋子左邊，喊著：

我們看手指的方向，一架直昇機降落在草坪的正中央，我心驚肉跳……過了整整六年，今天才再「看」到我們七個人以外的〝人〞！

我看見堆在院子右角的〝柴堆〞還冒著黑煙燃燒著。一定是斯仙放的火，來做〝烽火用〞的吧！

我們下了車，一個個子高高的男人，從屋子裏走了出來，他穿著皮夾克，短褲……皮膚卻被曬得成了赤銅色，令人一見就喜愛的青年……現在的我們，不管什麼，只要遇上〝人〞這樣就高興！豈有暇顧及選擇益友，損友！

這個青年滿面春風，伸著手來！

「您是”比爾·美遜“先生！是嗎？我叫”愛·辛普遜！……」
姆蕾恩聽見他自稱”辛普遜“大聲喊道：
「喔！你是和必得利一行一起的人？是嗎？……」
「是！不錯！記得好呢！六年前的往事了！您是喬謝夫·姆蕾恩小姐？……」
「不！不！我現在叫”姆蕾恩·美遜“……」
我們為了能再會晤而歡呼，一同走進屋子裏去！
我們和珍客—辛普遜先生—在客廳裏坐下來，辛普遜先生把”話匣子“打開了，道：
「必得利先生，時常提起你的事，他讚賞你有先見之明……希望將來能有個機會向你道歉，自己的魯莽……」
「向我呀！……」
「他說，最先發見得利非德的危險性，而主張的時候，他却唱”反調“……」
「這樣說，辛普遜先生是和必得利先生在一起的？」
「是呀！我們現在，在英吉利海峽的”威德島“上！」

辛普遜先生說，大夥兒在倫敦分散之後的事兒，一五一十地告訴我們，據他說，大家走散之後，又一度回到大學裏，然後到”帝夏姆莊“去。
看情形不對，再折返到”牛津莊“……這裏又不太安全。除了得利非德之害以外，瘟疫太猖獗……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，為了求生存，想出來的辦法就是隔離這些害的島嶼“了！
他們看中的是”英吉利海峽中的威德島“
辛普遜先生接著道出他們的”滄桑史“
剛到威德島，也有為數不少的「得利非德」但是以海水隔著陸地，先把現有的給治了，即成人類生活的樂土。不過在春天，還是飛來了些”得利非德“的種子，但是他們同心協力，徹底檢治”它“以免發生後患。
這樣，必得利、辛普遜一行，在這”威德島“上建立一個”新生社會“在目前的情況下，他們已進入下一個階段的工作—尋找人類—
他說：今天是搭著直昇機，到處尋找”人“的時候，巧遇我們。
辛普遜先生說，威德島上，目前的人口已有三百人之譜，都依各人的能力，辛勤地

工作著。

「我們目前的工作而言，尋找僅存的人類，這主要的目的是要殘存的人類，各自貢獻其所能，研究出殲滅〝得利非德〞的工作……我記得您是〝生物、化學〞的權威，是嗎，美遜先生！……」

「我在生物方面有些造詣，但是生物化學方面則只知其十之一吧了！還得多多研究……」

「目前，我們這樣就夠了！我們希望你參加我們的研究機構……時間很充足，你可以專心從事這方面的研究……這種研究工作，一定能貢獻人類的！美遜先生！您有什麼想法！……」

誠如辛普遜先生所說，這是一件有意義的事，說也奇怪！我剛和姆蕾恩正談這件事，現在就實現了！

我們〝一家人〞——姆蕾恩、斯仙——都一致贊成轉到〝威德島〞去。

這個夏寧克莊，已經沒有希望，這是無庸置疑。

——

辛普遜先生和我們約定來接我們的日子，他回去了！我們得收拾各地方，打算向〝希望的威德島〞動身就道。收拾停當，在夕陽反照的旁晚，我到院子角隅的木板凳來歇歇！……

在此地可以把下界一望無遺，夏天，夕陽的紅霞，把大地照射成黃金色。這大地還是〝美麗〞的。雜草已經長得過人，牧場已被埋沒，那些得利非德也……

姆蕾恩把工作做完了，在圍裙擦擦手，向外頭我這邊走來！她走到我身旁坐下！

我把手放到她肩膀上……在此時此刻是和平，快樂的一刻，深深地嘆息道：

「在這個地方，六年多了！全都是辛酸的事，沒有片刻的安樂……但是，一旦說要離去，不覺另人感到依依不捨的呢！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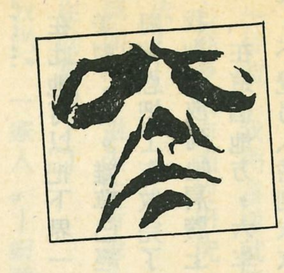
「這種〝情〞是人類所有的共同心理，這裏不僅是布連德先生的家！也是我們的家……但是……姆蕾恩，我們在此地，永遠是沒有希望的，除非奇蹟出現……長此以往，我們會變成得利非德的俎上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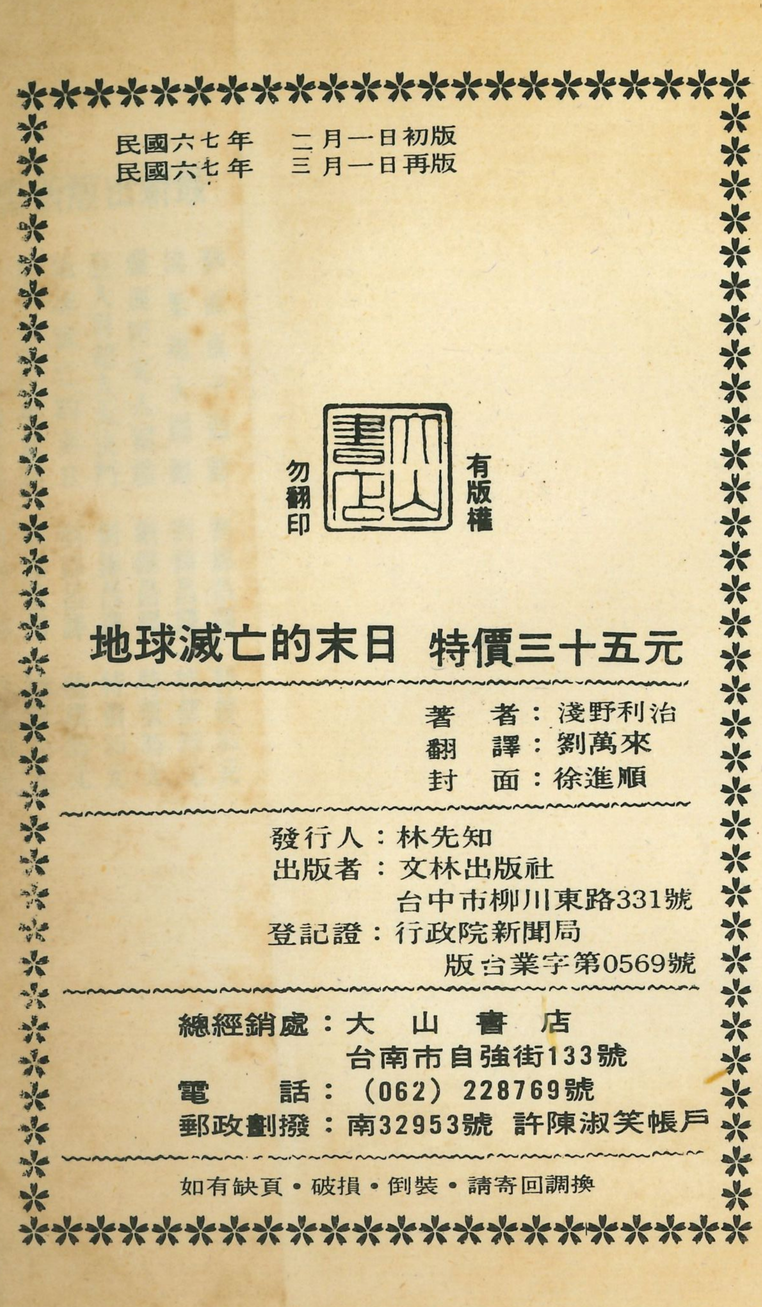
那〝威德島〞才是我們的希望，全人類的希望……我一定要發見殲滅得利非德的〝特效藥〞拯救人類爲己任，而且有著一天，把妳帶回到這個農場來！……」

我把姆蕾恩的手緊緊握住！

「我相信你的”誓言“！比爾！」

我們倆不知不覺地站起來，凝視著將下沈的夕陽，這個夜幕，不僅是為了黑夜，同時也是來迎接燦爛的早晨的光芒而來的……黑夜過去將是黎明……我深深地感覺到。





民國六七年　二月一日初版
民國六七年　三月一日再版

地球滅亡的末日　特價三十五元

著　者：淺野利治
翻　譯：劉萬來
封　面：徐進順

發行人：林先知
出版者：文林出版社
台中市柳川東路331號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
版台業字第0569號

總經銷處：大山書店
台南市自強街133號
電　話：（062）228769號
郵政劃撥：南32953號　許陳淑笑帳戶

最新出版新書

書名	譯者	價格
獅面童子圖鑑	劉錦昌譯	特價35元
流里超人圖鑑	劉錦昌譯	特價35元
覆面閃電人圖鑑	劉錦昌譯	特價35元
巨人對超人大決鬥	劉錦昌譯	特價35元
地球滅亡的末日	劉錦昌譯	特價35元
世界心靈科學集錦	劉錦昌譯	特價30元
環球超能奇聞特報	劉錦昌譯	特價30元

